

此

續

足本
曾文正公全集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會文正公批牘卷一

咸豐三年正月，起至八月長沙行轅。

欽命幫辦團防查匪事務

安福稟到任日期，並查明地方現在安靜，容俟體察情形，

辦理保甲團練，以靖盜風，由

遠賊必有近窩，清查戶口，團練保甲，此爲治盜第一要法。惟保甲之法，不經書役之手，必須責成紳耆辦理。當切商訪紳耆中之公正而肯任事者，令其認真舉行一二處行之有效，則他處皆取則矣。快役以獲盜之多寡定功過，亦有流弊。若非實指某處某賊，令其前往擒拏，泛泛海捕，恐有誣拏平民之患，不可不慎！

安化稟報朱起鳳上控一案，現又續獲搶犯謝位政等，隨

後起解，由

據稟已悉，仰卽於日內解到。其謹德聰謹廷雲二犯，尤須認真緝拏，務獲究辦。此案必應斬決之犯，究以何名爲最要，何名爲次要，仰該縣細心訪查，於原告被告之外，另傳紳耆再三推求，密行稟聞。本部堂亦旁詢博訪，互相研證，以期不枉殺一人，不寬縱一人。想該縣能體我苦衷也。

常甯縣稟復遵辦情形，並齎分給信函各紳士姓名，由紳士如此齊心，則該縣之能得民心而作士氣，已可想見，本

部堂現苑有鄉團執照，族團執照，鈐用關防。凡紳士來行轅，其領卽可用爲約束鄉族之具，使不肖者不得藉口報復。庶公正者得

以放手辦事。該縣可傳諭各紳耆，令其自來領取。

常甯訓導稟請查教匪盜竊賊，外更請通飭查窮民尾粵

賊行槍，由

據稟已悉三等匪徒情形洞悉，顯末窮民尾從，本是乞丐之子。從賊稍熟，卽是不軌之徒。雖其父兄亦有不能約束之勢。而遠出未歸，卽父兄亦不知其何往。今概向其父兄追究下落，責問歸期，恐強之所以難，而於事仍無益。惟清查戶口，責成各團團總，各族族長，於冊內記出某戶某人，遷出未歸字樣，以便稽查。庶他日歸來，得以分別究治。仰該學裁酌辦理！

衡清稟報紳商損贊募勇，應否專竣後准予獎卹。前雇鄉

勇，一時難以裁撤，仍請留防，由

衡山攸縣等縣土匪，既已次第剿滅。道州車頭山何賤苟茲事，亦已捕治多名。上游四屬一律肅清。該二縣所雇之勇二百名，可於近日全撤，以節糜費。卽紳商捐辦之六百名，亦可盡數裁撤。募勇一事，本利少而害多。各匪業已殄滅，卽宜趕緊散遣，無久畚留致滋流弊。

湘陰稟報到任日期，由

此時急務莫先於查拏匪人，以安善良。匪人難於訪求，確實不得不聯絡紳耆，藉廣耳目。該縣務宜周諮公正紳耆，縱有偶受

欺蔽之時，而受益處究多也。

稟聽擺坐拚等事，瀏陽武舉劉名顯一案：

各處匪徒，經各轅訊明正法者甚多。各團紳耆嚴拏匪犯，解送官辦，皆係歷奉聖諭，屢張告示，假其權於本鄉之良民，以佐官吏所不及。紳耆之拏犯，一以保全地方，一以遵奉示諭，不得已也。若已經正法之人，其父子弟紛紛坐拚，是以王法爲戲事，與官長爲仇，此風斷不可長。仰瀏陽縣飭拏劉文喜到案訊辦，仍詳報備查。

新甯稟到任日期，由：

新甯本邊要之區，又齋匪聚集甚多，若非案案痛懲，時時訪察，則乘間竊發，實爲堪虞。易教諭杜訓導及職員江忠濬皆明練而兼實心任事，團練事宜即可與三人商辦。總以各團嚴立規條，不許容留匪類爲要。

永順稟查明卑縣尙無會匪，其前次訪出盜賊痞棍姓名，分別已未獲辦情形，並遵札認真查拏辦由。

辦理盜賊痞棍，井然有條。其未獲各犯，仍仰認真緝拏，無少疎懈。當此有事之秋，奸民狡焉思逞，不隨時懲治，則恐釀成巨案。斷不拘泥常例，稍存姑息，想良有司必有洞達時務之偉識也。

桑植稟遵照剿辦土匪，以靖地方，由：

地方雖已安靜，仍當不時查察。務期有案，必破有犯，必懲。又該縣與西陽州交界之所，聞萬山叢薄，極爲險峻，難行仰該縣開

一由縣至西路程單，繪一地圖，呈覽以備查核。

嘉禾縣稟現在團練靖匪，由：

現在團練之道，以本處不容留匪人爲第一要務。本境既清，然後練丁習藝，以備鄰境之土匪。處處如此，則匪徒自無駐足之區。本部堂現刻有鄉團執照，族團執照，俾公正紳耆收執，爲查拏匪徒之據。仰該縣傳諭紳耆中有實心任事者，來轅具領。

衡山縣稟上控之謝質彬，實係李耀供伊貢獻，是以差傳，並請就近委員審辦由。

土匪猝起，聚衆至千餘人，鄉民動遭搶劫，實有無可如何之勢。仰該縣細心質訊，如果謝質彬諸人甘心貢獻，資助糧食，則應按律擬辦。若曹李諸犯過境，該民人等實被搶劫，則當恕其可矜之情，寬其不報之咎。該縣訊明之後，趕緊稟覆，暫緩委員查辦。若訪得曹李各逆在鄉搶劫，實多被害之家，竟不必拘傳，亦省株累之法也。該縣酌之。

桂陽州稟團練查辦土匪，實情，貼過奉發告示地方，並分送諭團紳士名單，由：

現在土匪潛藏，乘間竊發，在在有之。而郴桂一帶，去年從粵寇東下者，實繁有徒。今歲飽掠逃回，又或煽誘無賴，蠕蠕欲動。故立團之法，總以不許容留匪人爲第一要義。仰該牧傳諭紳耆，凡有去歲出門，今歲來歸者，各村嚴拏稟究，務絕板株。至要至要，保靖縣稟奉發團練告示，信函，現在遵照辦理，由。

據稟已悉古人謂感人以言其本已淺區區文告何敢遽冀治民之心惟期賢有司進百姓而親訓迪之眞實惻怛之意達於面貌則感悅畏服之忱動於肺腑矣訟事完畢之後當堂誥誡此時最足感人今日之民官可使之立見信從者惟勤於聽訟伸理冤抑則見效甚速即囑紳耆辦團拏匪亦須先使信從然後其言易入聞該縣平日甚得民心故復諄諄商論也

新甯縣稟：遵辦團練並照刊奉發告示，偏貼由：

從前辦理較嚴，此三年內遂獲又安。可見今日爲治，非火烈不能奏功。該縣齋匪聞至今尙多，仍仰嚴懲曲勸，縱不能救已吃齋之民，挽之使歸於正，亦當防未喫齋之民，戒之使不入於邪。該縣與兩學及本道紳耆，尤當設法力圖此事。至切至切！

宜章縣稟：縣差探廣東陽山縣屬之戊王坑地方，有匪徒聚集，窺伺遙界。現已會營派撥兵勇，扼要嚴行防禦，由

久聞該縣樸實明練，遇事有識。觀此稟呈報賊勢，不涉張皇，籌畫防堵，亦甚妥協。足徵訪聞之不謬。現派守備滕遇春、田宗全、把總張萬書、外委鄒臨英，共帶三廳精兵七百廿人，歸前任廣西知州張榮組統領。因桂東桂陽一帶，有江西股匪入楚滋擾，其情形較宜章更爲喫緊。已飭張牧督兵先往桂東桂陽查辦，俟剿捕完畢，再由武至該縣堵剿廣匪。又有一札與桂陽王參將會同張牧妥辦一切。如宜章臨武賊勢緊急，則張牧王參將二人分兵堵禦。張牧到桂東時，必能權衡緩急，相機進止。其未到臨宜以前

即責成該縣及積參將，力禦廣匪，無少疏懈。是爲至要！

署衡永道兼衡州府稟：桂東縣有陰匪竄擾，戕害汛官，已飛咨永州鎮調兵應援由。

據稟已悉桂陽亦有稟報：『有匪千餘人在集龍熱水毗連江西之古亭豐洲等處，私造鎗礮，欲入桂陽滋擾。』等因。王參將調永定營兵一百名，至桂陽防堵，尙非不知輕重，想警報已到衡矣。頃已派守備滕遇春，守備田宗全，把總張萬書，外委鄒明英等，帶三廳精兵七百廿人，歸前任廣西知州張榮組統領，前往剿辦。因江西匪徒業入楚境，戕害武弁，桂東桂陽尤爲喫緊。飭令派員弁等併力先將此股撲滅，然後提兵迤南，至臨武宜章一帶，堵剿廣東股匪。又札王參將與張牧會商，若西匪廣匪須同時並禦，則該二人分兵辦堵事宜，相機分合，此聞不爲預制。張王二人尙有膽識，此路或可迅就肅清。一切籌辦，都以附聞。

江華縣稟：奉到團防告示，并紳士信件，均已分送各鄉，遵照辦理由。

團練二字，宜分看。團，即保甲之法，清查戶口，不許容留匪人，一言盡之矣。練，則製械選丁，請師造旗，爲費較多。永衡各屬從廣匪東去者甚多，現在中途逃回本籍，難保其不再爲匪。練法縱可不精，團規斷不可不講。仰該縣聯絡紳耆，細心辦理。

巴陵縣稟：卑縣拏獲土匪，但其仁等七十一名，業已先後訊明正法，由。

祭獲土匪至七十一名之多，實堪嘉尚！現聞岳州宵小斂迹，幾有道不拾遺之風，可見火烈民畏，乃今日救時之良劑也。更期堅執不懈，訟棍痞匪一例嚴辦，尤可日臻上理。

龍山縣稟：遵奉函諭，稽查土匪，由

凡匪徒構訟，務須隨時懲治。地痞訟棍，與著名之土匪氣類相合，嚴辦數人，宵小自然斂迹，幸勿稍存姑息也。

宜章縣稟：報探明廣東陽山縣屬匪徒，竄至蒲塘地方，經連州官兵剿捕，現竄泉屯聚滋擾。卑縣仍督率弁兵壯勇，在於交界要隘嚴行堵禦，由

現在雖派有鎮守精兵前往，惟業經飭令先剿桂東桂陽之江匪，後堵宜章臨武之廣匪，急切尚不能到宜。仰該縣督率兵勇團丁，嚴密防禦，如有警急，一面通稟，一面函告帶兵官前任廣西知州張榮組，分別緩急，相機辦理。積參將勇敢明練，本部堂早有所聞，該縣布置周妥，不涉張皇，亦於兩稟具見平日之能得民心，不特宜章恃二人以固吾圉，即臨武一路，亦冀該將該縣細心籌畫，無分畛域。至要至要！

衡水道稟：郴州桂東縣稟報，被匪情形，甚為危急。轉請迅即發兵援救，以全地方，由

昨已派前廣西知州張牧，統帶三廳精兵七百餘人，前往剿辦。茲准來稟，又加派夏署道添帶兵勇，即日前去督剿。借守隘為名，先期出城，此最為近來惡習。玉參將統兵二百，應足以資堵禦，

郴州匪徒亦極多，俟張牧與玉參將會晤後，梅牧即宜速還本任。興甯縣稟：雇募壯勇，堵截桂東賊匪，由

堵截要隘，須聯絡本邑紳耆，情形較熟，又須令紳耆廣覓的實探卒，時時報明大營，并稟省垣，以期息息相通。是為至要。

鳳凰廳稟：卑縣遵辦團練緝捕，由

據稟詳悉，團練二字，須分看團，即保甲之法，清查戶口，不許容留匪人，一言盡之矣。練，則簡兵請師，製械造旗，為費頗多，故鄉民不肯舉行。本部堂每與各州縣道及宜鄉團團而不練，城廂練而不多，庶幾有益而易行。來稟所稱募勇，無事緝捕，有事堵剿，即城廂宜練之說，但不宜太多，恐經費無出，轉難持久。惟賢有司酌裁焉！

永州府稟：奉督札，飭肇東安痞棍唐國華，業已先期誘獲，現發零陵羈收，飭令東安召告，容俟差旋，提審錄供，稟辦，由

去此一毒，則東安無復生變之患。凡巨案既成，屢年干戈而不能靖者，其初則一力士縛而有餘。此痞既除，東安士民積憤為之一舒也。第久羈獄中，仍恐其徒黨生心，致滋意外之虞。仰即嚴刑審訊，一面正法，一面齎送供摺，不必拘守常例，是為至要。

永州府新田縣訓導李傳敏，首先奪獲道州謀逆首犯何賤苟，現已獲解到府，嚴行收禁，由

何賤苟就獲，甚快人心。訊明後，一面齎呈供摺，一面正法梟

示不必再行解省。昨未陽肇獲尹安恆，批令解省，途次扭斷錄簿，大呼朋類，幾乎誤事！旋在途自斃，到省戮屍。此等元惡，長途恐有不測，不如就地正法爲要。近日該府獲唐華國，何賤苟，未陽獲尹安恆，永興獲劉大統，劉高明，皆極要之犯，暗中消弭幾巨案。李教諭博學能文，本部堂夙所知聞，又能擒拏劇賊，益徵有用之才，候會商請獎。

永興縣稟：桂東土匪潛由鄱縣安仁小徑竄入卓境之十九都三河洲獅子寨，屯札由

據稟已悉。桂東范令來稟，則稱賊分二股回竄：一竄上游鷺形，一竄龍泉，大汾墟。該縣所稱獅子寨之匪，不知卽係江匪分股來竄，抑係吾楚有另起匪徒，仰更查明稟復。紳士劉茂庭之子劉紹堂，本部堂正欲保奏，茲又有此事，該貢生父子正可大爲効力。其劉長松、李燮南、陳步元，亦可傳諭令其努力殺賊，不惜從優獎敘，並令多雇偵卒，一面探聽賊情，一面迎接大兵，隨地嚮導，是爲至要。

前廣西知州張桂陽參將玉稟：奉委督帶兵勇，同剿江廣賊匪，由

據稟已悉。該匪竄回大汾墟鷺形墟等處，應卽無分畛域，追過江右境界，直抵賊巢，掃穴擒渠，斷不可稍存畏難之見。中道而返，致江匪或留餘孽，又成不了之局。又聞永興有土匪竄擾十九都之獅子寨，已飭夏道管帶湘勇，在彼剿辦。該牧等但將大汾鷺

形之匪盡數撲滅，不必兼顧永興之匪。此閒遙擬如此，倘有不便，仍由該牧等酌量時宜，相機進止，此閒亦不掣制也。

攸縣稟：暫留郭令幫辦保甲團練，由

郭令既爲士民愛戴，應允其暫留該縣，幫辦團練，以期該紳聯絡。該縣北鄉天都有陳湖春控張仕湖一案，郭令現在離任，各鄉皆可周履，父老兒童皆可聚談，仰卽傳知該令，前往天都地方，細訪陳湖春一案始終本末，究竟如何，密行稟覆，以憑核辦。無得漏洩風聲，亦不可稍有含糊，是爲至要。

常德府稟：卑府親歷各縣巡查情形，並現辦緝匪各事宜，由

民所以不樂從團練之說者，以其斂費或多，恐經手者有侵牟之弊，徒傷財而乏實效耳。但用其人，不費其財，則貧富皆樂於從事，可期漸收實效。

永興縣稟：探得未陽地方廠下大河灘等處，土匪聚衆滋事，由

現經派委教諭劉長佑，守備李輔朝，生員王龔等管帶楚勇五百，湘勇三百，前往進剿。仰該縣協同兜捕，並探明賊首蹤跡，進兵途徑。一面遣人至未陽清泉一帶，迎導大兵，一面飛稟省城。又給永興武舉陳步元，貢生劉茂廷，各札一道，卽行飭差送往，令其出力堵截，以期迅速撲滅。

衡山縣稟：現有土匪勾結滋事，請趕調官兵剿辦，由

前派楚勇湘勇共八百人，往常甯嘉禾剿辦土匪。頃聞常甯事已解散，兵勇即可撤回。已於初五日，由六百里札飭教諭劉長佑生員王龔管帶湘勇楚勇馳往衡山，迅速剿辦。該教諭等由常甯嘉禾一帶折回，不過四五日，即可直抵衡山，無難即時撲滅。該縣惟當遴派親信丁役偵探的確，賊首果在何處，進兵應由何路。一、探明一面遣人至衡州一帶迎接大兵，一面飛稟省城。其該處鄉團有公正紳耆，亦由該州設法聯絡，令其多覓眼線，無令首犯逃竄是爲至要！

衡山縣稟會營親往四鄉，查拏土匪情形，由：

前稟云：『初二酉刻探得賊在霞流站地方。』此云：『初三早又探得在霞流站。』該縣會營親往，即應徑至霞流站迎剿。若不能迎剿，即應固守縣城，慎無往四鄉無賊處，反令城內人驚惶也。

衡陽清泉稟衡山縣之道字號，有土匪滋事，由：

劉長佑所帶之楚勇五百名，須全數同至衡山進剿，斷不可留三百在衡郡防守。蓋土匪初起，即宜以全力撲之。若兵力一分，難期一鼓成擒，反非善策。該二縣接此批，立即傳諭劉長佑，令其全赴衡山，迅速勦辦，不可稍有遷延。至切至要。外與劉長佑書信，若已前往衡山，即專人送往。

衡山縣稟請趕緊加調重兵來縣剿匪，由：

據衡清二縣來稟，於楚勇湘勇八百人中，以五百赴衡山剿

賊，以三百留守郡城等語。頃已批迴，令其全數來衡山進剿，不可留一人在郡，由六百里諭知該帶兵委員矣。土匪初起，有八百精兵，足資兜剿。楚勇乃百戰勝兵，想可迅速撲滅。如果更有蔓延，本部堂即統帶兵勇親往進剿。該縣惟當多覓眼線，探明賊巢所在。匪徒實在人數若干，飛稟省城，慎勿稍涉張皇，致使人心搖動，是爲至要！

教諭劉長佑稟帶勇折回衡山，剿捕土匪，由：

初六日申刻接衡清二縣來稟，請以湘勇三百楚勇二百，往衡山剿賊，留楚勇三百在郡城防守等語。即於戌刻批回，令其全數八百人同赴衡山，無留一人在郡。並有書信與該教諭，令迅至衡山追剿，由衡清二縣轉交，想近日即可接到矣。茲於初七日辰刻，接該教諭來稟，業已全往衡山，甚合機宜。深堪嘉尚。湘勇未經戰陣，宜令楚勇當先，昨信亦已慮及此層。土匪初起，究屬烏合之衆，不難於攻剿得手，而難於拏獲首要各犯。總須細探該犯姓名，巢穴及起事之由。擒賊擒王，則一戰可以成功，不致逃竄紛紛，又成不了之局也。

衡陽清泉稟衡山土匪滋事，請速發大兵防剿，由：

王龔所帶之勇三百名，須令其與教諭劉長佑所帶之勇同往進剿，乃能得手。不可分而爲二，愈形單薄。其何處要隘宜堵，何處宜設伏，均由劉長佑調度。該二縣不得自行調留，以期事權歸一。至於添兵之說，據稟府城尙存兵丁一百名，又經募勇八百名，

足資防衛，暫可毋庸派往。

衡山縣稟，現在探賊蹤，由：

同日又據稟，教諭劉長佑等官帶楚勇湘勇已到吳集。又據稟，楚湘各勇於初六日午刻與賊交戰，斬首數十級，殺斃數百名，生擒數十名，投河淹死者不計其數。等語。土匪烏合之衆，經此次大挫後，無難立時撲滅。惟首逆唐、李躍等未獲，急應聯絡地方公正紳耆，多覓眼線，以期擒獲渠魁，庶不致別滋事端。又成不了之局。教諭劉長佑人極精細，慎重有謀，著該縣傳諭該員，令其細探首逆所在，或用聞，或懸賞，總期用計擒獲，無以戰勝賊潰，遂以爲功成奏凱也。

寶慶府稟：防堵出力員弁紳民，據實開呈，懇賜察核保奏，由：

賊之由長沙北竄，自稱回撲寶慶，不過聲東擊西，狡賊慣技，防守尙易爲力。惟自粵匪竄出之時，西寶東永抵瑕而入。卒之由永州東路下竄寶慶，各境得以安全無恙。則該守督同官紳防禦之功，自不可掩。俟與地方大府籌商核辦冊底存。

教諭劉長佑稟：初六日帶勇迫勸土匪，打仗獲勝，由：

分三股進，一抄賊後，一趕向賊前，一徑上嶺。卒收抄後一股之功，可見奇正互用，兵家一定之法。該教諭調度有方，而稟報無一浮套語，可見篤實人做事，無一處不踏實也。得此一勝，無難迎刃而解。仍希嚴飭兵勇，無稍矜驕。帶兵各員，亦皆加倍慎重。約束

兵勇不許妄取民間一紳一毛，再三申諭其受傷之勇四名，卽好爲調養，無令受風。陣亡湘勇一名，先給大錢四十千，優卹其家，令同隊兵勇領去。如查明例應增添，再行補給。仍令買備棺木，好爲安置，以慰靈魂！

湘鄉縣稟：衡山土匪滋事，生員謝邦翰等帶勇前往堵剿，由：

防堵迅速，足徵平日訓練有常，任用得人，故臨時措置裕如。現聞賊匪竄往衡山之東南一帶，在茶攸交界地方。湘鄉堵剿卽可少弛。

衡水道稟：查辦土匪滋事，將次安靜，由：

據稟委曲周詳，不啻晤語。衡山募勇千六百名，諄諭裁撤，想次第撤散矣。衡清二縣前有稟來請添兵勇，本部堂業經批駁，另單言竄至草市地方，請飭茶攸上緊堵剿等語。現在張榮祖尙帶勇二百在茶陵查辦土匪，卽當札飭令其加意防堵，以期四面兜截，淨絕根株。

華容縣稟：地方安堵，加緊巡防查緝，由：

巡防嚴密，有備無患。該縣自蒞任華容以來，盡心民事，晝夜不輟。清風兩袖，萬民愛戴。本部堂回籍以來，卽有所聞。觀兩次稟詞，皆腳踏實地，無浮夸語，可見才無定域，誠至而才自擴也。

前廣西知州張牧——署茶陵州會稟：遵奉札委，會同查辦茶邑土匪。聞安仁會匪滋事，立即督率弁兵，馳往

勳賊並生擒首從各犯，奪獲旗幟馬匹器械，及搜出逆詞等件。現在地方安謐，先行稟報。由

得此一戰，衡山安仁茶攸一帶，庶可漸就肅清。初六吳集之戰，十四日簡峽山之戰，此二役者，想不逞之徒，亦可震懾而稍戢其逆志。潛涉小淵，出其不意，得手全在於此。所有生擒之要犯羅興等，審明後即行正法，不必解省，以省解費。大黃旗幟，回環逆詩等件，仍解省一觀看。

益陽縣稟覆陳佑武綽號陳晚擊，素行不法，並乘機兇搶，現經盡法處治。由

陳佑武既係素行不法，又經搶劫拒捕，立斃杖下，自足大快人心！惟前批有先行稟覆，再行嚴辦二語，即應稟覆後，再行處死。茲先處死，而後稟覆，稍嫌與批不符。際此頹弛縱奸之候，急於懲治，尚不失為賢者之行。本部堂不以其後稟而加斥也。陳世梧仍須嚴拘究辦，已革武生王傳高、姚化純，即當提轅審明，立行正法。

祁陽縣稟遵奉札飭，會同紳耆團練。由

聞該令在祁陽甚得士民之心，稟中『殫竭精誠，力圖整頓』二語，能如是，天下何事不治哉！大抵此時求大有益於民，勢必不能。但求力去害民之人，俾良民得以安生，則利即在是矣。欲去害民之人，必須訪求真確，以一方之藥治一方之病，非誠心密察不能也。該縣尚與紳耆細體其意行之。

甯鄉縣稟奉發告示，業經遵照刊刷發貼。由

現在辦理團練，重在團，不重在練。蓋練則製旗幟，造器械，請教師，養丁壯，為費較多。團則合志齊心，以一方之正人治一方之匪類，雖不能大有利益，而匪類淨則地方肅清，而人得安生矣。本部堂書函告示，尚是文告之常，無關實政。仰該縣將此意時與紳耆告誡，務須去匪而不擾民，則善矣。

新田縣稟復頒發團防告示，函諭紳耆。由

除惡之法，總須訪查明確，既確，則斃杖下。不過一二案，則法立而民知威矣。不可草率，尤不可留獄也。聞該縣辦事認真，故特以是告之。

張愼之稟

劫搶之風，固宜痛懲，而誣良為匪，尤可痛恨！此稟『分別涇渭，毋令仇噬差擾』等語，極為切要。仰長沙縣嚴飭差役，嗣後各搶案，若非事主及團眾指控要犯，不得妄行擒拏，以杜驚擾，而靖閭閻。

零陵縣稟奉發團練告示，及致各紳士信函，分別發貼送

交卑縣地方，現無匪徒拜盟結會，仍當隨時訪查，認真擊辦。由

現在辦理之法，重在團，不重在練。蓋練則需錢較多，恐經手不得其人，不免擾民。團則齊心合力，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辦一方之匪徒。匪類去盡，則善良安生，乃所以為團也。稟中稱有犯必懲，不敢稍存畏難苟安之心，慰甚。望甚。今

日疲敵瘡痍之民，吾輩居官，勢不能別有撫摩嚙噬之術。但力去害民之人，有案必究，無察不確，則造福於居民多矣。聞該縣平日實心愛民，故暢言之。

衡山縣稟：卑縣差役羅吉等，並地痞張紹，一現已提案管押山。

此案前已札交劉教諭，就近查辦。免其解送省轅，頃據該教諭來稟，已面商該縣矣。即行交出，傳諭劉委員，嚴行審訊，不得因其堅不吐供，稍事寬縱。審明後，立即正法，梟首新贛地方，以懲惡差而安良善。

龍陽縣稟：遵札督飭紳士，籌辦團練緝匪情形，由：

現在辦法重在團，不重在練，即保甲之法也。清查戶口，不許境內容留匪類人，一言盡之矣。練則養丁壯，請教師，製器械，造旗幟，爲費較多，恐捐贊不易，民不樂從。再三斟酌，以爲鄉村宜團而不宜練，城廂宜練而不宜多。該縣稟內稱團丁以年壯有力充之，似宜妥商，並不設立團丁名目，亦息民之道也。又稟內稱十月赴案呈報一次，亦是虛文。團內稽察匪類，本鄉民自爲之事。若一一報官，則事事與書差爲緣，不免擾累地方。其肯呈報者，必勾通胥役，出入公庭，誣詐生事之徒。若公正謹厚者，必以呈報爲苦。二者該縣其細心的而去之。

甯鄉縣孫義甫稟：

本部堂現在辦法重在團，不重在練，即保甲之法。一鄉互相

稽查，不許容留匪人而已矣。練則養丁製械，請教師，用費較多，往往因這勒捐贊，激成事端，大傷和氣，是因團而致大不團也。此案張義方等因孫義甫團費未經交出，輒將練勇數十人，除夕前往孫家，坐排逼索，殊屬不合。義甫家竟持強拘留，反勒取錢九千，情同勒贖，亦屬刁悍。仰甯鄉縣即將在押之孫家三人，詞證周加元，熊朝炳，二人一併釋放。其應出之團費五十一千，除已交三十四千五百文，下欠十六千五百，即勒交出，以輔團而息事。仍仰該縣分別申飭勸諭，造行稟覆，是爲至要。

郴州稟督同紳士辦理團練，搜查土匪。現在地方安靜，謹將各紳士姓名開具清摺，呈齎查核，由：

現在辦法重在團，不重在練。團即保甲之法。一鄉互相稽查，不許容留匪人，不勞民，不傷財，是團之益也。練則製器械，養丁請師，爲費較多，捐集不易，不得其人，勢輒擾民。該州紳耆如陳首二家，本部堂素知其公正可恃。此外尙多端人，仰該州與紳士細心講求，務期城廂鄉里聯爲一氣，有除暴之益，而無擾民之弊，則善矣！

衡永郴桂道稟：覆現在查辦土匪，由：

據稟已悉，惟現在奉旨著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帶親信練兵，前赴大營。其楚勇自應即遣往湖北，由江臬司統帶東下，追勦昨已飛札令劉教諭帶勇回省矣。陶臬司現帶兵三六百人，前往茶陵攸安鄒一路搜勦土匪，可期得力。飭即與之會商一切，以期

盡絕根株，一律肅清！

留辦軍務張牧——茶陵州貴令，稟遵札委會同查辦金

蘭會匪先後擊獲各犯正法，開摺稟請察核，由

四種人犯，羅華捆縛前州土娼，勾引西匪，尤為可惡，其逆詞回文詩句，亦可見蓄謀已久，非倉卒所辦。此次勦辦一役，而四案凶犯並就殲滅，實為快心。其前札所謂楊林草市一帶土匪，亦即此醜類，業已勦辦，不必再往矣。惟據永州鎮咨道州又有土匪滋事，現在陶臬司前往查辦。該前廣西知州張牧，應即折回至攸縣一帶，隨同陶臬司南去，相機進勦，不必遽行回省。

留辦軍務張牧稟奉委查辦醴陵攸縣茶陵土匪事竣，所

有隨同出力之千總熊興柏等，可否奏請獎勵，由

所敘醴陵攸縣茶陵安仁各路之案，歷歷如繪。署千總熊興柏，把總張萬書，庠生陳宏之功，自不可掩。而該牧之相機調度，六轡在手，尤見確有把持。即當函商署督，面商署撫，奏請獎勵。

補用府張稟報續訊從逆匪徒三十六名，業已正法，由

安仁之犯十八名，仰即處決，酌解首級至安仁梟示。其二十餘名訊明，並無從逆不法情事者，即可保釋，不必拘繫。定讞了結，速行回省，自是不易之理。聞此次衡山縣募勇之費，供億之煩，極為苦累。該委員等早歸一日，則該縣早清靜一日也。前札交唐萬明一案，若人犯不能速行拘齊，即可無庸查辦。轉飭衡山縣令其從容擊犯，待本部堂四月駐紮衡郡時，再行提訊究辦。

平江縣稟查探湖北通城土匪滋事情形，及辦理堵防，山改裝易服，查探明確。遇事既不張皇，兩路防守各官皆駐小路，尤見布置有方。現已派朱協裕，帶兵五百前往防堵，益足以資守禦。該縣惟當多募偵卒，時常至通城探實，不時稟報，以慰懸

安化縣稟縣民朱起鳳上控，謹德聰等，督匪抄燒炕斃一案，業已獲犯多名，因供未審定，致未詳報。容俟勒拏未獲各犯到案，提同現犯，另文解審，由

據稟已悉，仰即將現獲各犯，彙派幹役，押解行轅，以憑嚴訊。沿途加倍小心，無令稍有疎虞。其未獲各犯，仰該縣明查暗訪，擇其尤為是緊者，指拏數人，並現獲之犯，須拏三十餘人，一併解轅，以憑歸案審辦。其隨從各犯，不關緊要者，即行開釋，無庸概拏。恐差役在鄉滋擾，激成事端。本高堂另有告示，曉諭該處公正紳耆，及護氏族內正人，令其將要犯捆縛送縣，免致驚懼猜疑，致生聚眾拒捕之患。本部堂辦理重大案件，但於各犯正法後，開單彙奏，並不將供招隨時咨部，亦不將各州縣隨案附參。刪一切之繁文，假州縣以便宜，以期無案不破，無犯不懲。該縣惟當至設法力，拏要犯，慎勿存迴護規避之心，勿存化小為大之見，是為至要。若不認真，負我諄諄至意，則當從嚴參辦，亦不能稍事寬容也。

甯鄉舉人張銳等稟

據稟孫華甫收各戶團費數十串，尚未交出，又續傷練勇身

勸書字約，又勒贖錢票，尙未繳清。如果屬實，兇橫殊出情理之外。仰南鄉縣差拘孫華甫、孫又一、孫繩祖，到案嚴訊。其前經羈押之五人，如未釋放，一並實訊，抑強安團，務得其平。如再抗不到案，即據實速稟本部堂，親行拘提究辦。

瀏陽縣周泰初稟

昨據晏永森具控周泰初清產等情，批令長沙府提訊。茲據該生稟稱：查產未與其事，備陳此案本末，尙屬秉公辦理，無庸提訊。晏永森一犯，是否危詞聳聽，仰長沙府再行研鞫，務得確供。至逆產一節，除首犯數人外，不必多爲查封。晏奉密既經該紳等稟府開釋，似不得因其子波累，沒其家產。現在征義堂一案，將次完結，仰長沙府將各逆產再行悉心經理，出示刊碑，共見共聞，免致紳士交涉嫌疑，以期永杜物議。

武陵稟請飭禁回兵逗留生事

據稟已悉：責成帶兵官約束，頒發告示，及飭沿途州縣嚴擊通稟，俱屬可行。惟收繳軍器一層，礙難獨定新章。現在長沙並無調來之外弁兵，下游亦無回兵渡湖而南者。俟有兵旋時，再行安商嚴辦。

平江稟探聞湖北通城土匪有聚衆圍城之說，請兵堵剿

初八日圍城抗拒官兵之說，斷不可信！凡賊匪開仗，未有約定日期，此皆無知浪傳之詞耳。既有初八之說，該縣卽不應初九

發稟，待至初十早則得初八果否來城之信矣。凡探聽賊情須擇稍有膽者，直逼賊地方，乃許稟報。前初五日，已遣江忠濟帶楚勇五百由平入通，十三日又遣朱協帶兵五百前往協辦。該縣惟當多覓偵卒，探明各情，時時報知朱協，並報省城，是爲至要。

未陽學憲勸諭團練，未便擅專，懇賜德教

清水鋪煤窑夫役數百人，劫搶拒捕一案，尙未據該縣稟到。此等夫役，若概行誅戮，未免過當，且恐激成事端。若優容不問，又恐釀久生變。仰該教諭與該縣唐令熟籌妥商，傳各窑主，令其仍舊開挖。下河路通暢，儘可運售。夫役有不法者，責成窑主嚴加約束。其公然搶劫者，以土匪論。人少則處以極刑，人多則發兵圍剿。先期告示曉諭，但論其果搶劫與否，不論其是夫役與否，勿以其爲夫役概目之，以匪也。唐令精明細練，必能於衆夫役中分別良莠，設法妥辦。該教諭惟當聯絡紳耆，探明窑主之賢否，藉以究悉夫役之良莠。與該州協同查晰，仍仰傳知該縣，卽日稟覆。是爲至要。

龍陽縣稟：遵奉憲批，傳諭紳士，實力辦團，稽查匪類情形

所以不敢力言練者，恐其擾民也。苟不擾民，則能練豈不甚好？辦理不善，雖專清戶口，編造牌冊，而民已覺其煩。辦理妥善，則既清戶口，又選丁壯，又教武藝，又製器械，而民不以爲苦。有治人無治法，是在賢有司之善設方術耳。於該縣有厚望焉。

平江縣稟：通城賊勢猖獗，請飭前委帶兵文武，星速督兵來縣，以便會同堵剿。由

朱協裕倅已於十三日帶兵五百人前往。十四日接江臬台告警稟報，十五日早又命即選教諭劉長佑，守備李輔朝，管帶楚勇五百，星夜前赴通城應援。想日內已經過該縣矣。其朱協裕所帶之兵，亦有札令其徑抵通城，直衝賊巢，不必株守平境。但事防堵禦賊者，必於門外犂通城之巢穴，即所以保平江之藩籬也。聞該縣簡練壯勇，督率鄉團，甚為認真。務期時時發探至江臬台營內，與之聯絡聲息。專丁告省，纖悉畢陳。是為至要。

新化縣稟：遵諭督辦團練，並嚴擊土匪。由

本部堂辦理土匪痞棍，亦不能向鄉間無故海捕。但有訟事到案，或搶劫重情，即立予嚴辦，決不稍寬。該縣惟宜勤於結案，遇痞匪則立斃杖下。不過數案，則宵小斂戢矣。

甯鄉縣稟：奉頒發團練告示，業經遵照發貼曉諭，信函亦經分給各紳士具領，益加勉勵查辦。由

兵役恐妄擊無辜，轉滋騷擾，不若紳士查擊，較兵役更為可靠。此為目前辦土匪者，必不可易之論。飭紳士協擊諭單，勸土匪改惡告示，詳明痛切，大似王文成、呂司寇二公文告。近時那得有此安得如終輩數十人，布滿天下賊，何足平哉。其所用之紳士，究以何人為首選？必有澹臺蓋公相助為理。前所致代發之紳耆信五十封，即仰開單送轉，就五十人中擇其就為可倚者，附稟來告。

是為至要！此外，文告並仰鈔呈，不特為他州縣之法式，本部堂當取則焉。

沅州協朱——同知直隸州裕稟報：會帶兵勇行抵平江

日期，及遵札籌辦情形，並恭呈圖說。由

平江鄉勇得力團防可靠，固宜帶兵前進。即鄉團不甚可恃，亦可直破賊巢，以剿為堵。軍中情形，且夕不同。若該匪尚在何萬墩，負隅抗拒，抑或被剿他窺，仰即相機設略，總以與江臬台聲息相通，首尾互應為要。

平江稟：請飭令續派楚勇星速來縣，即由小坳一帶赴通

會勦。由

屢次稟報，備陳小坳一帶為禦賊尤要之路。兩次繪圖，請飭兵勇由此路進逼，以剿為堵。具見該縣胸有成竹，迫切精到，惟恐有失。洵堪嘉尚。惟續派楚勇於十五日起行，兼程前進，計十八日抵平江矣。不知該縣與帶楚勇之劉教諭面商，果勸之東出小坳否？二十日，又派勇解火藥鉛子等，前赴北臬大營。該縣亦當籌度，宜由何路，乃免疎虞。派差赴解，以昭慎重。因來稟言路徑及此。

靖州稟：現辦團練情形。由

歷敘四等辦法，具見經畫慎密。王訓導樸誠明練，與該牧協恭共濟，宜其周詳若是。靖州在本省西南一隅，向為會匪卯育之區。本部堂擬於秋間駐紮寶慶數月，搜捕洪江一帶土匪，得該牧相助為理，尤可首尾互應，呼吸畢通，不虞伏莽之竊發矣。

平江縣稟：先後雇勇五百名，及李文蔚自行捐雇六十名，分守隘口，繪圖稟呈由。

大界各勇，盡行撤歸小界，扼要堵禦，控斷徑路，布置均極妥善。均用本縣紳士管帶，尤見平日能得士心。現在通城兩股土匪，及崇陽一股，均經江臬司於十六、十七兩戰剿平，地方一律肅清。江臬司已於廿一日起行赴鄂，留江忠濟劉長佑二人，在通搜捕餘匪。該縣當飭各紳，於防禦之餘，仍購練往平通兩界緝拏各匪。其首逆羅基仁、何田俊，不知該臬司已懸賞購拏否？若無賞格，該縣即可出示賞格，俾兩縣士民皆可縛獻，以期速就弋獲。

郴州稟：鄰境土匪未盡，與所屬永興地方緊要，必須練勇巡防，未便全撤。並懇飭發銀兩，以資濟用由。

永興所稟各節，亦係實在情形。惟鄉勇不難於招募，而難於訓練。鄉勇孱民，怯於抽丁，憚於戰鬪，故良民有職業者，皆不肯應募。其應募者，皆游手浮滑之徒，無事則坐領工食，有事則聞風潰散。一有征戰，見賊則怯退，擾民則勇往。在官既久，惡差與驕兵之氣習，皆經漸染日深。兇悍譎詐，習慣成風。故鄉勇利少而害多，有識者所共知也。萬不得已，稍為招募，以資彈壓。亦宜在一二百名以內，尤宜時時訓練，未收其利，亦且先去其害。練則武藝稍熟，不使見賊奔潰。訓則去譎詐之風，懲騷擾之習，不可不痛加整治。本部堂現在募勇，自辰至申，無刻不練。親與訓誡，有擾民者，立即正法。或可稍改積習之萬一。夏閒移駐衡州，與郴州聲息較近，該州

縣有警，剿辦可速至也。發銀一節，已飭局核議。

興甯縣稟：查勘封禁埧頭壠，私開銀鑛由。

郴州匪徒聚眾開鑛，既有掘墳砍樹，挖田據糧，私設刑具，懸掛虎牌等情事，自應嚴行封禁。惟鑛匪多係強橫兇悍，愍不畏死，難保不復行糾衆，意圖抗拒。該縣督率團練鄉勇，恐尚不足以資剿辦。現派前廣西知州張牧，在桂東剿捕江匪。俟剿畢後，仍留張牧在郴州一帶，搜緝各處匪徒。仰該縣將此稟並批，移知張牧遵照。如鑛匪須用兵剿辦，即仰張牧查明搜勦，仍一面稟聞，不必再俟札飭，便宜行事可也。

宜章營參將積稟永興縣屬獅子寨等處，匪徒現仍屯聚該處，肆行搶劫。飛飭由桂東撤回弁兵，馳赴永興會審剿辦由。

前調赴桂東之兵，既由該州牧特參將具移撤回，即飭馳赴獅子寨剿除土匪，自是正辦。聞該參將平日訓練有方，能得士心，仰即督飭備弁，剋期搜捕，不留餘孽。是為至要。

興甯縣稟：桂東沙田匪徒竄入縣境，業已剿散，並拏獲多名正法由。

桂東匪徒分股鍾壬仔，潛出該縣上蓮地方，欲截大兵後路，前後夾攻。經該縣督同把總、外委，帶領紳士團勇，兩路兜剿，轟斃騎馬二賊，傷斃賊匪數十名。辦理尚屬妥善，惟查竄入桂東城垣之江匪，業於初二日竄回上游龍泉矣。何以約同夾攻之鍾壬仔

等初七尙未上連。此股土匪分股，恐非江匪，或係另起新聚。仰查明稟復。獅子寨之匪，頃聞業經撲滅。桂陽之集龍熱水，聞亦無匪蹤。該縣毋庸撥兵，惟督飭團練搜查餘匪，不可鬆懈。

桂陽縣稟探報桂東克復城池，大股賊匪逃往鷺形墟。並卑縣會同營員督率兵勇，勦洗股匪殆盡，生擒三十六名，大獲全勝。由

三十日，魚王村之戰，經巡檢把總督同紳士黃鼎等奮擊。初二日，藍洞之戰，又經守備千總督同兩路紳士邵廷楨、黃鼎等奮擊。可見團練壯勇，未嘗不得力在地方官善用之。耳生擒各犯訊明後，一面後齎送供摺，一面正法。該縣聯絡官紳撲滅股匪，辦理迅速，深堪嘉尚。

署鹽法衛水道稟會商將永興縣擊獲解衛土匪劉大統、劉高明、馬從彪三犯，先行訊供正法。由

前於永興擊獲三犯稟內，批令即日正法，並令將批錄送衛。永遠遵照，不知何以尙未送到。此等著名匪犯，早正法一日，即免一日之患，斬刈惟恐不速，尙何拘文牽義之有。

前廣西知州張牧、桂陽營玉參將會稟奉委會勦剿東之江廣賊匪，於十一日統帶備弁兵勇直搗上游鷺

形山，迅用火攻，焚燒賊巢六十餘間，燒斃匪徒二三百人，生擒九人，立即正法，並現擬紫桃坪、洪楊梅壩、江桂分界各要隘，嚴密防堵，以待相機進剿。由

焚燒賊巢，足快人心。軍機一日數變，想夏道到後，近又另有一番布置也。該匪尙據龍泉左安一帶，且有戕害二官之事。自應不分畛域，無論江境是否來兵會剿，我兵總宜擊穴擒渠，淨絕根株，惟不可輕進，固守吾邊，伺隙而進。第一在哨探動確耳。玉參將僅有兵丁三十名，太覺單薄，不能出隊。如必須兩路進兵，則張牧所帶之三廳兵，酌量分與玉參將管帶，若不須兩路抄進，則玉參將仍回桂陽辦理本營防堵事宜。其出境攻勦江匪專責成張牧一人。仰該二員和衷熟商，相機辦理。

攸縣稟辦理保甲團練情形。由

據稟甚屬詳晰。棚民一項，較之攸縣土著之民，差爲强悍。不知所謂棚總者，亦能如土著牌甲之純良否。仰該縣隨時查察，若非其人，而加以總之名，是授以武斷之柄，亦不可不防也。團練之法，甚爲核實。不多斂錢，則人人樂從，亦可經久，不懈其功。牌匾額俟稟到，隨時賞給。

永興稟桂東竄入匪徒，復由獅子寨竄至永安交界之團坊上棉花壩山坳內，業經親率弁兵紳勇攻剿，已將首要各犯擒獲，並將全夥一鼓殲除。現仍分勇進剿，懇請飭司迅賜寬發銀兩，下縣支應。由

據稟極爲欣慰。前因戴正洗、石全安、郭用和等犯未獲，深恐其竄入安攸一帶。此次三路密布，將三首犯及大夥全行殲除，又將前在衡山首逆曹戴擒獲，此後漸無遺孽矣。該縣善用紳耆，想

見幸得民心其前後二戰亦俱得奇正互用之法。口糧短缺，可見稟夏道，仍飭局籌發。

湘陰稟遵札設立下游水路偵探賊警，隨時稟報。並懇飭巴陵縣派撥渡船，在於新牆三眼橋河岸守待接渡軍報，以免稽延。由

前因該縣辦理防堵諸事紛煩，故以投遞探稟事件責成署典史事之賴巡檢。頃因該巡檢已回新市，張典史驗看回任。已令長沙縣莊令傳諭該典史，經理短探事件矣。本部堂設有水探小船四隻，以二隻探至湘陰止，責成該典史爲坐探，以二隻探至靖江止，另派一人爲坐探。該縣又雇備船隻，祇在營田土星港下游梭探，則水路可期無失矣。至於陸路，卽於該縣專差健役齎省，不過四役，可以循環遞送。新牆三眼橋二處，卽札巴陵派撥渡船守候，以速軍報。

另單稟禦賊於郊，設卡堵截，宜於土星港城陵磯等處，結營編筏，嚴爲防緝，等語。誠爲不易之論。惟用兵之道，知彼尤貴。知己現在我兵惶怯，若設卡僅駐數百，或成千之兵，則望風先潰，徒挫軍威。若駐兵數千，又募撥有所不及。現擬先固省城根本之地，然後東陸北水，再行量力議堵。該縣若有卓見，仍望及復陳辨，以廣忠益。鈔企鈔企。

江西袁州府稟請可否將楚省防邊兵丁移駐袁郡山，據稟深中機宜論湖南之事勢，則禦賊當於門外，扼袁正所

以保楚。論江西之形勢，則西而袁瑞，東而廣饒，均應有重兵防禦。此間日日籌維，亦思出境剿堵，以援鄰封之急。惟所撥之兵，新募之勇，尙俟十日外，始可到省。而人心搖動，紛紛遷徙，須先有重兵堅守省垣，根本稍固，乃可言堵隘出援之事。目前實有未遑，想該府亦能諒之也。現在派人往醴陵瀏陽嚴查團練，並探賊情。若有事端，差持護票至袁，尙須該府將緊要軍情寫付探卒齎回。此間兵力稍厚，庶能赴援，亦必視同一家，斷不區分畛域。

瀏陽稟探聞逆匪竄入江西，攻撲省城，請迅撥精兵數千名，馳往防堵。由

駐兵太平關，扼賊自江入楚之要隘，自是上計。連日來轅獻策者，亦多持此議。惟近來兵惶將怯，礮聲未近，全軍先潰。若非有堅不可撼之勁旅，駐守其間，則望風而逃，全省挫威。若借各鄉團之聲勢，以助我軍容，而鼓我士氣，則凡鄉中團練，僅足以彈壓土匪，開粵匪之名，則偃旗閉戶。當路者畏而先避，有團者毀而不居。斷不足以資以資。本部堂再三籌維，與其有防隘之虛名，而臨時逃潰，不如持守城之定志，而根本完固也。現在省城中，守備粗具。調募兵勇，次第到城。若八千人全到，而江省尙未解圍，則當以五千人留省，而本部堂自帶三千往瀏醴一帶，守邊防隘。若兵勇單薄，守省不足，以固基本，堵隘不足以資要截，徒挫先聲，無益實效，亦不爲也。昨札派紳士四人，往瀏醴二縣邊境，一以哨探軍情，一以履勘形勢，一以督勸團練，亦預爲將來大兵前往防邊之計，但

此時不能輕發耳！

衡陽黃登釐等稟，懇苦害極事，一案：

設立保甲之意，原以編造戶冊，經理門牌，稽查匪類，不使高盜棍徒，得以託迹。以耳目最真之人，察里閭近習之事，專為除莠安良起見。此外公事皆非保甲所宜干預也。近來屢奉諭旨，舉行團練，若保甲平日認真稽查，則境內之匪無處容留，加之以操練而外，侮可禦。是團練之法，正須藉保甲為清查根本，初非有二事也。衡陽以催徵錢糧，責成保甲，殊失國家立法之意。保甲弱者則花戶藐抗，賠墊辛苦，累及親族；強者則勾引蠹棍，魚肉小民，措票勒折，弊端不可勝言。現在團防喫緊之際，衡州各屬，去歲不無從賊之徒，尤須嚴查蹤迹，以絕勾引。其衡陽保甲人等，即着專查匪黨，不許干預糧餉催徵之事。倘敢干預錢糧，反置查匪於不問，即將該保甲等嚴擊究辦。至衡陽錢糧如何改歸保甲催徵，始自何年，何任會否，具詳批准，抑由該縣自定章程，仰衡陽檢抄全卷齎呈，確查稟覆，以憑核辦。

署鹽法道稟據委員張丞稟報，江谷山潛匿匪徒，先經官兵剿滅勝由。

二十七早，江谷山之戰，三路抄進，而以健勇二百為游兵，巡哨之用。該匪逃竄不及，遂獲全勝。東南一隅，足紓懸系。現因省城防堵喫緊，業經飛札帶勇回省。其桂東一帶江匪，仍責成張丞剿辦，務期殲除淨盡。

永州府稟：廣西恭城縣現有匪徒，焚燒衙署，及東安縣稟報籌辦興安匪徒滋事由。

興安全州方籌防禦，而恭城又報失事。該府所屬，在在與粵西接壤。現飭署衡永道馳往督辦，該府與之籌商一切，當可遏土匪北竄之路。酌給各屬銀兩，已飭司核辦。張牧剿捕桂東事畢，即將三廳精兵七百餘人，全行駐永，以資防禦。

平江縣稟：探聞粵匪竄撲江西省城，請派官兵，並發餉銀，下縣防堵由。

木瓜及金雞排兩路，以何路為最便？仰即訪求熟悉地形之人沿途履勘，由平江至章門，共程途若干，中隔河水，須用船筏渡過者凡幾處？師行日不過六七十里，何處可以紮營？途次應宿幾夜？一一查明。不特賊來必由之徑，必住之站，可以懸揣而知。即我兵或往江省赴援，亦可預為籌畫。成竹在胸，臨時不至周章迷失。該縣素講求軍事，故特以此詢之。仰查明後，速行密稟，撥給餉項一節，已飭司迅籌酌發。該縣屢次防堵，所費不貲，人所共知也。

興甯縣稟：鄰匪竄入縣境，殺斃多名，並生擒曹貽加等八名由。

此次勦捕尙得手，以後仍須嚴防餘匪。聞紳士袁振文、臆識過人，仰該縣傳諭該紳，令其前來長沙行轅傳見。現在多事之秋，需才孔亟，一有所聞，即當甄采，儲為楨幹之用。仰加知該紳，速行就道，以慰若渴之懷。

新甯縣稟與安賊匪起事情形及卑職交卸由

土匪初起，不過數百人，可以撲滅，殆其蔓延日久，勾結日多，器械日備，詭計日熟，則勞師糜餉，尙難勸辦。該縣定計帶勇出境討賊，不獨膽識過人，即能使紳士捐錢壯勇效命，其平日能用其衆可知矣。現已由藩司飛札該縣暫緩卸事，仰仍用前謀，一鼓進勦，以立勳績。

平江縣稟：捐雇鄉勇五百名，馳赴江西，會勦賊匪，由

慷慨從戎，有終軍請纓，祖逖擊楫之風。忠勇良可敬愛，惟省中大憲方欲倚爲北門鎖鑰，未欲以資鄰封。此聞於十八日遣湘鄉縣朱令帶勇千二百餘人，由醴陵路前進。十九日遣江臬司之弟江忠淑帶勇千人，由瀏陽路前進。廿三四夏道帶勇七百餘人，末起前進。其援兵六百，月底亦可進行。共帶勇三千六百，足以助江省之聲援，而固吾楚之藩籬。又接江臬司函稱：『江省防守甚固，賊屢戰屢挫，可保無虞。』該縣暫留爲楚省東北屏障，俟時再駕。

平江縣稟：設卡雇勇，盤查奸細，由

盤詰奸細，自是最要之務。第不知所派之安人，紳民乎？丁役乎？人少而寬，則不服稽查多而嚴，則恐擾行旅。難得明練者，晝夜更代爲之，此事求核實，蓋未易言。然能如此，賢於漫無稽查者十倍百倍矣。

湘潭縣稟：到任日期，由

該丞精力過人，不辭勞瘁，以之治劇，自無不了之事。特當升騰之際，處腴潤之地，尤爲衆目所瞻矚，惟當勤於結案，嚴於治匪，以結民心，庶獲上信。友皆從此可以逆推而得之。泛泛毀譽，不必深惜，然即是亦止毀之道也。

宜章參將積拉明阿，宜章知縣王宏謨稟：風聞粵匪圖搶鹽埠，督帶兵勇捕散，復竄至臨武滋事，由

此股匪徒，究有黨羽若干，頭目何姓？仰查明再稟。該將該縣素稱幹練，能得人心，么魔股匪，諒不難於收拾。若須兵力較厚，乃能勦辦。本部堂前派湘勇三百六十，駐防郴州，即可就近稟知，鄰牧調撥。若兵勇團丁可了，即不可輕調發也。惟該縣該將與鄰牧及帶勇之王縣丞權衡輕重，相機籌辦。

零陵縣稟：黃沙河駐紮兵勇，往全州協勦零星土匪，由

以黃沙河之勇，出境協勦，移柳子廟之勇，守卡堵禦，辦理尙合機宜。惟東安土匪較多，恐勾結全州餘匪滋事。頃已札飭前廣西知州張丞帶兵前往彈壓，相機勦辦。即可令伍化蛟等與張丞密約熟商，何路追勦，何路堵截，內外夾攻，以清本境。即以協助鄰省，不可稍事敷衍。至東安尙留未了之患，仰該縣即錄此批，與張丞及伍化蛟、黃春元等遵照。

新甯縣稟：卑職親赴北鄉，調撥壯勇，巡查各隘，由

該縣與武岡葆牧、邵陽邵令，皆禦侮之材。仰即會同熟商，督率兵勇，前往東安，以勦爲堵。其永州一路，前已專札派調廣西知

州張牧帶領三廳兵勇，馳往東安勦辦。想日內已到矣。若得該縣及葆牧邵令四面兜勦，自可一鼓撲滅。仰卽錄此批，知照武岡邵陽遵辦。

平江縣稟：七月十一日探報，並懇派兵撥餉，由：

禦賊當於門外，守隘防卡，自是不易之理。惟醴陵、瀏陽，及該縣三處防隘，每處至少亦須兵勇六、七百。若僅二、三百人，則望風先潰，徒挫軍威，而餒士氣。現在省垣兵勇五千餘人，除分派壕口外，紮營城外者，卽不滿二千。明知嬰城固守，出於下策，亦實恐守隘者之易潰，故環擁一城，猶足壯虜兵怯將之膽也。瀏陽勸團募勇，聞已千餘人，此間擬發兵數百助之，該縣及醴陵現尙審慎未發，撥餉一節，已飭局核辦。

平江縣稟請發火箭五百枝下縣，以備防勦，由：

火箭本屬利器，惟製造多不得法。平放則不能及遠，仰空施放，則越過敵營，漫無中準。卽偶然倖中，而由高處盤旋而下，火力已微，撲滅極易，亦屬無濟。今年省城所造火箭，遇陰雨天氣，則潮溼難然，施於時間有倒退之弊。茲據該縣請飭局酌發，亦將不甚得力之處，預爲告明，臨時慎重用之。

江華縣稟：連獲勝仗，殺斃生擒賊匪多名，奪獲鎗礮、藤牌、

刀矛、旗幟多件，並訊確供正法，由：

廿二日下流橋之戰，廿三日大路鋪之戰，俱能遏逆匪之兇鋒。廿四日木宅村之戰，奪獲軍械、大礮，生擒逆匪多名，殊堪嘉獎！

廿八日該匪又由廣西壕界墟市，弔發碼子，聚集多人，欲來撲嶺。東營周守備稟請發兵助勦，自因衆寡不敵起見，惟現在省城防堵喫緊之際，兵力難分，會留三廳兵數百駐防永郡。該縣就近請調，黃署守當能度量緩急，分別辦理也。

永興縣稟：續勘被水衝淹田廬，及捐資撫卹，由：

據稟情形，實堪憫惻。兵燹之後，繼以苦潦，永民何辜，罹此凶災！仰卽親履周勘，擇力所能及者，曲加體卹。庶斯民窮於生物之天，而不窮於牧民之吏也。於良有司，有厚望焉。

平江縣稟：萬載等處探報情形，及派兵撥餉，來縣防堵，由：

江忠淑所帶楚勇千人，卽其兄湖北江臬司之部曲。曾經戰陣者，亦不乏人。本部堂派令管帶由瀏陽、萬載、瑞州一路，探明赴江應援。會派千總張登科帶二十人先往放哨，以便逐日哨探詳明，迎接大兵。不料行至瑞州，忽改由水路，並不放哨，致倉卒遇賊，軍裝口糧悉以資寇，實堪憤懣。現在江忠淑雖在義甯，想其兄江臬司必設法迎之入省。而此間餉項支絀，勢不能再齎數千金，馳解義甯，以供江忠淑之匱乏。該縣函商義甯令，楚勇駐紮彼中，自是最善之計。第恐江臬司急於迎援，終不久駐該州耳。撥餉一節，已飭局籌辦。

益陽縣稟：卑職任內節次審辦土匪，由：

除暴安良，爲今有司第一要務。否則弱肉強食，粵逆不到之區，亦爲土匪蹂躪不堪矣。該縣所辦，深得救時之要。其未定供之

痞匪文隆佳等四十名，仰即諄致後任，研訊確情。如有爲害地方情事，卽行置之死地，不可稍事輕縱，並將此批錄移後任，遵照辦理。

委辦義甯防堵葉一義甯州知州李牧稟報江委員帶領楚勇退駐卑州駐紮另探旱道赴省，並請湖南撥借銅礮火箭應用由。

楚勇自奉新歸退至義甯，深賴該州護惜。睦鄰之道，卹難之誼，猶其後耳。收合諸勇，鼓勵士氣，以解省會之圍，此該州之通籌全局，深明大義。尤堪嘉尙者也。所稱火箭，現在南省製備無多，發去五百枝，以濟急需。銅礮楚中所無，至火箭匠人俟選擇良工，卽日齎送。

常德府督同武陵縣稟：武陵縣編保練團由：

辦理一切，俱合機宜。古人云：斯民如魚耳，見網則驚奔。今日凡立一法，行一政，先防吾民之驚奔。稟中民情不堪驚駭六句，實爲親切有味。團練之道，不外清內匪以禦外侮。果能親公正之紳耆，禁胥吏之譌索。有犯必懲，無案不破；則境內之匪復從何處匿迹？本部堂刻有鄉團執照，族團執照，茲各發二十張，交新任景守轉交該縣收領，擇紳耆之尤可信者付給一紙，令其收執爲查拏匪類之據，仰卽慎選妥辦。

清泉縣稟報訪聞縣屬之粟江地方有土匪勾結拜會情事，現在馳往查拏由。

該處煤籠人夫甚多，如有土匪滋事，務須分別查辦。若以拜會之匪與挖煤之夫混淆不分，則良民自生疑懼，奸民轉得藉以裏誘。辦理恐致棘手，不可不慎！

郴桂稟到任日期由。

郴屬最爲遼闊，而東南半壁處處與江廣毗連。匪徒卵育峻嶺，防不勝防。惟當嚴飭各屬，以按捕本境土匪爲第一要務。內奸既清，則外匪亦漸可除矣。

前廣西知州張一桂陽縣稟：會同審辦桂陽縣擒獲賊匪廖樽沅、羅會蛟等三十名，並卑職榮組由官章臨武一帶星馳赴永由。

桂陽各匪立即正法，足快人心。永州一帶粵匪現已漸次肅清，惟全州餘匪未淨，東安土匪蠢蠢欲動。頃已有專札交張承飭令前赴東安勦辦。又於批零陵胡令稟內，令伍化蛟等帶勇往全州協勦。當與張丞之辦東安內外相應。想次第均已接到。至王奎帶勇駐防郴州，亦有專札令其分辦郴州一路土匪。該丞並無統領王縣丞之責，何得擅用札調，以致號令歧出。

永州府稟奉撫憲札飭：『東安縣小江口一帶聚有匪徒，置造鎗械，查明據實飛稟。』由。

誘擒唐國華，實爲該府一大功。卽後將唐犯徑解省城辦理，亦極妥善。東安仇殺仇搶之風頓息，其理是自可信。惟聞蔣瓊案內逸犯劉興財、邵天府、蔣筠等逃回滋擾各鄉，抄殺良民被害甚

多。是以前開清單會札前廣西張牧馳往查辦。昨又據新甯趙令來稟，札飭該府及張牧嚴密勦辦。省城去東安較遠，虛實緩急未能洞曉。惟慮事不可不密，不得以唐國華一犯業已就擒，遂謂合縣安謐，更無他患。或將匪逃回陽，借報仇為名，陰圖勾結煽惑。或唐氏之勇未散，見國華被縛為戮，且夕誅及唐黨，遂懷反側之志，先肆抄殺之行。是二者皆未可知。即本地土匪與興安餘匪相結，影射唐將仇殺之事，以遂逆賊搶掠之私，亦未可知。仰該府再行細查，如治絲而理其緒，並將此批錄移張丞、張丞轉飭東安縣，以憑核辦。庶要領既得，權衡斯當。

廣西知州張甯遠縣稟：卑職等會同拏獲卑縣差役鍾全等，經另文解省審辦。未獲匪黨，現在移會營汛嚴密查拏。務獲究報。卑職榮組即於初七赴江華嶺東勦匪，由除此巨蠱，曾不費一縛雞之力，真足大快人心。惟甯遠惡差實不止於樂鮮鍾全、周圭、李班數人。此外尚有剗標、鼠、楊得金、轟有曾信、易詳、張益、歐喜、諸人，皆稔惡殃民，亟宜翦除，以靖地方。現在張丞已至嶺東一帶，勦辦粵匪。仰該縣再行設法密拏各犯解贖。如恐道遠疎失，即在該縣審訊監禁，齎呈供摺，以憑批飭辦理。此稱集蠹鋤一惡，即足以快萬衆之心，幸勿稍存姑息，久遏民怨。該縣刻有公啓一件，茲鈔發備查。事有輕重權衡，未可拘於匿名揭帖之例，或置之不究也。

平江縣稟：七月十四探報情形，及委員選雇鄉勇督同赴

防，並卑職親往查點，由：

鄉勇果有若干名，事否見賊不至驚潰？尚有幾分把握？否？仰該縣細心體察，再行稟聞。此間所以不輕發兵守卡者，正恐其望風奔潰，先挫軍威也。該縣素諳兵事，尤望加意究察。切切！

前攸縣郭世閩署攸縣馮文燦稟會議條款，由：

各條俱為妥善，惟四鄉設立卡堡寨樓，土木大興，為費較鉅，恐捐集不易。鄉民憚其滋擾，工程廢於半途。凡團練之法，以清內匪為第一要務。境內無盜賊，匪類外匪從河勾引闖入，仰該縣細心究察，如非匪徒出沒之區，一概無庸設卡。籌備經費，勸該一事最易擾民。須擇公廉紳耆經手，不許書役一人屠屠其間。至要！至要！柵民一節，稽查甚難。仰郭令親行履勘，擇柵民之略有資產，實實可靠者，即在該處另為柵總。庶耳目較真，而事無虛文，是為至要！

益陽稟：報到任日期，並查辦地方情形，由：

前任李令親近紳士文希范等，凡鄰團呈送盜痞，立即嚴辦，訪拏土匪，審實立置死地，皆今日救時之善收。該縣可踐其成規，以收事半功倍之益。

新田稟：奉撫臬札飭團練堵防，嚴拏土匪，遵辦，現在情形，由：

該縣教諭陳洪鈞，訓導李傳敏，皆學行素優，又能實心任事。紳士中如有公正可靠之人，該學必能聯絡一氣，團練之事當可

收其利，而不從托諸文告，轉滋流弊。至四門各派鄉勇百名分守防堵，現在新田並無寇警，儘可裁撤。永郡業已派兵駐防該縣，軍火器械亦不必多備。

甯遠縣稟選充保正甲長，詳請給予頂戴榮身，使其樂於効用，及編造牌冊一切刪繁就簡，期於便民。是否可行，請示祇遵由。

陽湖張編修亦有此論。地保牌甲之名，正人君子之所不屑居者。茲改爲鄉約首事，鄉約總理，庶冠帶禮樂之士亦樂就之，仿照軍功品級之例，給予頂戴，事屬可行。惟須檢舉任事之後，擇其稍有事功者，詳請獎敘，庶幾慎重名器之道。近日功牌冒濫已極，有心者正當權衡至當，森起凡例。該縣想能深明此義，故可隨時詳請，他縣尙不得援以爲例也。至於編造簡冊，刪繁就簡，實爲識體之言。究竟瑣瑣開載，於編查何嘗有裨。簡易規條，仰卽妥速擬定，本部堂將刊刻頒發各屬一體遵辦。

平江稟擬捐雇之勇五百親身帶至茅竹山地方，會同義甯州防堵，並請委員代理縣事由。

該縣忠勇奮發，實堪嘉尚。惟平江通江西之路，不僅茅竹山一處，前六月十五，該縣來稟稱縣之東北可通義甯，稍東可通銅古營，東南又通萬載縣。又十七接該縣來稟，並繪呈地圖，開送清摺，亦稱有兩路可達銅古，一路可通萬載。今若專堵茅竹山，則東南兩路，須代理之員，另籌防堵。事權既非專屬，人地又復生疎，必

難期得力也。仰該縣仍留本境，將所練之勇，堵禦義甯一路。其銅古萬載各路，常川哨探，有警則移營往堵，庶防守更爲周備。

辰沅永靖道稟訪獲拜會搶犯唐告化等，遵照通飭辦理，由。

唐告化正法，足示懲儆。其老石吳立貴等七犯，隨同搶奪，結盟入會。當此土匪滋擾之時，卽鎖禁致斃，尙不足以蔽辜，著卽處斬，以明重典救時之義。其未獲之甘老四等，在逃之滿現子等，續邀得之鄭小滿等均著嚴拏究辦。至匪徒聚集多人，差役往拏，或歧路四竄，或恃衆拒捕，恐有不勝。密點練勇，最爲因時妥善之法，應如所請辦理。

前廣西知州張一郴州直隸州會稟：拏獲首犯沙老七等二名，又獲斃多人，並審實已獲匪犯文烏流等六名，分別辦理。及現擬飛會龍猶兩縣夾勦，齎呈供摺，由。

要犯拏獲，足慰人心。惟張牧於初四日已到桂東，僅於十一日在鷺形一炬嗣後卽退居縣東，不復出境追勦。但以飛會上猶龍泉爲辭，若必待江省兵來會勦，則近世用兵，皆藉此爲逗留地步，貽誤事機不少。該牧平日膽勇過人，豈不能破除此等積習，仰卽刻日進勦，無再遷延，至要至要。

永州府稟：廣西興安匪徒滋事，焚署戕官，現在永郡籌辦防堵，由。

各處咨稟都涉張皇，惟該府布置周詳，而詞氣猶見鎮定。現

在安遊擊之兵將次還永，又另調前廣西知州張榮組，酌帶弁兵五百，由桂東折至永州，想已足敷堵勦，仍仰多設偵探，不時稟報。永州府稟將前奉訪拏，稟明誘獲收禁之東安縣痞棍唐華國，交委員解省審辦由。

據稟已悉，以本部堂所聞唐華國之於蔣家，實係同類揀戈，懷惡而討，其捕拏蔣黨，實亦有著名匪徒在內，未可沒其微勞。而所帶之勇，動輒抄殺，瓜累無辜。唐華國廣買田土，構造華屋，又難盡問其所由來。以是鄉鄰切齒，遠近側目。今誘擒唐華國，其徒黨因而煽惑，糾衆劫囚，自是情勢之所必至。然因此而遂疑該犯爲公正君子，拏之而邑人稱冤者，則非情理之所可信也。解送省城，以絕唐黨糾劫之風，博採輿論，摘提要證，平心研鞠，以求該犯至當之情。自爲妥善辦法，仰該府鈔錄此批，通稟各轄，以憑商辦。

鹽法道稟據委員張丞稟報，直抵江西，上猶縣營前掃平賊巢，肅清賊黨，及撥營回境，順道查辦情形由。

該處山箐邃密，爲匪徒卵育之區，概與焚燬掃平，剖巢燼穴，自足以寒其膽，惟沙老九胡志堯未獲，尙有遺患耳。

善後局詳明委赴醴陵劉陽督辦堵堵由。

劉陽醴陵，可通江西之路甚多，不止插嶺關，招關，爲要隘也。

前經札飭前知縣鄒之翰候選主簿夏家豫往劉陽邊界，舉人章瑞醴舉人黃式度往醴陵邊境，一面督勸團練，一面履勘路徑，偵探賊蹤，恐竄入境，而省中尙茫然不知。其平江一路，有林令在

彼，必能哨探明確，是以未經另行札委。惟防堵要隘，須有重兵專駐，又須有遊兵分防，乃克有濟。本部堂札該紳等，勸團之舉，終恐無益。現在發勇三千赴江救援，已諄屬賊勢窮蹙，猶須嚴防竄楚之路。並致書江臬司，令其預防西竄，或可無虞，其驕忽突入。

安化縣稟奉飭拏會匪，現又續獲三十五名，解省審辦，由親赴拏獲土匪二十一名，跟交差拏十名。未奉札之先，拏得三名，單內無名，訪拏一名，辦理尙屬妥善。惟親屬跟交，流弊頗多。親族善良者，不善緝捕，徒受波累。其刁詐者，不上緊緝犯，反借此以科累犯人之親屬，或勾結差役，朋比爲奸。該縣務當多見紳民，廣通耳目，以察前項流弊。又此案近日來省取保者頗多，本部堂訪察，難以徧周，而供招亦或有一二難信之處。該縣如有所聞，或的係大夥，或尙屬小膏，仰隨時稟聞，以備參究。另單稟胡太珍張合忠二名，訊係搶犯，卽就地正法，深得威猛救時之宜。

衡水道稟行抵永郡，查探全州土匪，已折回靈川，並會商鎮府堵勦江永竄匪由。

現在興安收復全州，大創西路，已可無虞。江永境外之匪，亦已解散，兵勇無庸加添。惟前議將張丞所帶之三廳兵，駐四屬扼要之地，以便隨時調遣，誠爲良策。張丞近日計已到永，仰卽會商駐札之地，移兵前往。該丞令歲在安仁有簡峽山之戰，在桂東有江谷山之戰，皆以少擊多，出奇制勝。留防四屬不虞之匪，必能取效迅速，辦理裕如。仰將此批鈔錄，行知該丞遵照。

安福縣稟辦理團練保甲各條款底冊門牌結式齎呈查核由

其報竊案不拘日期不論何色紙張事事義爲經理不許書役從中阻隔如此則無不親之百姓無不破之盜案治理可期蒸蒸日上仰更堅持不懈勉爲循吏庶惠政及民尤深遠也

新甯縣稟接辦防堵大概情形由

新甯鄉勇天下共知若能出境會剿粵匪自是上策惟預覓二千石口糧亦不易給捐集費資殊難踴躍尙宜與紳士熟商現捐錢之多寡爲募勇之添減胸有成算乃不至臨時勒派

衡水道稟永郡邊隅漸靖安遊擊並已帶兵回營現聞衡

郡清泉潭潭湘司一帶地方被匪竄擾當令孫鎮將前調來永之衡州協兵一百名飭令爲伍卑署道亦即起程回衡由

興安全州一股既經開城出勦收復城池靈川海洋坪一股亦在桂林城外受一大勦零陵東安已可無虞江華有鋪田嶺東兩營設防永明團勇尙屬得力黃署守與安遊擊辦事結實且甚和協張丞所帶之兵七百餘名即日可以全數抵永該道起程回衡永郡自可放心衡山草市土匪近亦肅清惟當嚴飭各屬勤辦盜案細擒餘匪則根株可期淨盡

安化縣稟

藍田一案經兩次查拏之後據該紳士等面稱可保無事當

尙足信惟前札匪犯姓名甚多跟交之家亦復不少該縣簽差拘拏不特土匪畏懼卽案內無名者亦且互相驚疑重足而立惟恐瓜累及身今既可保無滋事端不釀巨案該縣卽可將票撤回毋令差役在鄉滋擾使該處掃蕩羣醜之後得以休息一番庶合寬猛互用之道其著名匪犯必須拏案者目前想已遠颺稍與憐弛一二月待其有蹤可躡而後緝之亦未始非以縱爲擒之法龍彪果無可殺之罪卽不必押解來轅以省拖累若實有可誅亦不得輕信人言欺蔽行轅仰該縣再行查明詳細稟覆朱起鳳一案本部堂未嘗須臾去懷其謹德聰謹延雲二犯迄未拏獲餘犯亦多漏網仰該縣認真緝拏切勿鬆勁至要至要

新甯縣稟卑職接代任事日期由

新甯士民借寇之意甚殷此次慰民之望重蒞彼邑當思所以酬百姓殷殷攀留之雅其間各大憲亦悉聽賢聲矣

華容縣稟遵札會同營員嚴率兵勇扼要慎密防堵盤查並雇覓快船健夫偵探由

西湖占地遼闊該縣爲塘汛所不經之區而能選派丁役壯勇常川訪查不特可以偵外來之匪蹤卽本邑宵小亦無處潛迹是今日循吏之要務也

武岡州稟奉永州鎮飭調官兵一百名赴東安縣防堵遵

卽應付前進惟鄰氛未能迅掃卑州形勢可虞請示飭遵由

據稟具悉語語真至於切直之中仍寓樸誠之意時調時留既不勝其擾領款籌捐又兩無可恃自是實在情形粵匪兩股雖節次報勝難保其不復滋擾東安土匪又蠢蠢欲動永寶南路本部堂深以為慮該牧及新甯趙令素稱明幹東安之東則以勦賊事責之前廣西知州張牧東安之西則以堵禦事責之該牧及趙令二人仰即將所添之勇認真訓練障此半壁東安果有他耗隨時訪查稟報尤為至要

前廣西知州張稟奉委督帶兵勇馳抵江華會同周雲耀賀縣招丞岸獲嶺東壕界一帶土匪四十九名現在地方安靜擬馳赴錦田查辦由

該牧帶兵勦辦所至如神鷹盤空搏擊立盡飄速勁健實異他師周守備之賢省垣共知之方倚為西南鎖鑰耳

安福縣薛湘稟到任日期並查明地方情形由

該縣素有文名胸富積軸古人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事必有所濟況以好古之儒膺民社之重又值擾攘多事之秋能存一分心殆不僅收效十分耳

候補縣丞王龔稟奉札調湘勇回省聽候差遣探據廣東

樂昌江西萬安賊匪糾眾離近桂東團勇未成餘匪不盡暫留防堵謹候示遵由

據稟已悉札調之後旋有札止之想日內早經接到彼中不可一日無兵自是實在情形現在湘勇駐札該縣無事之時仍可

認真操練務須講求分合之法千變萬變行伍不亂乃可以少勝多以靜勝動該承紀律嚴明頗近程不識之刁斗而士卒樂為盡力亦有古人遺意惟以久履行間不得養靜為慮則尚有所未達須知千軍萬馬金鼓嗶聒之中未始非凝靜致遠精思通神之地諸葛武侯王文成之氣象至令宛然在人心目彼何嘗以勞乏自汨其神哉此間往援江西之湘勇朱同知羅教諭及各營均札營永和門外惟康祖成一營經江臬司調入城內守前日缺口並於十八九二日到江其江忠淑所帶之楚勇千人於二十日到江西省城因便附及

候補縣丞王龔稟奉札飭留湘勇桂東搜捕餘匪並據聞廣東樂昌江西萬安土匪滋擾請添勇協堵並請火藥火箭由

樂昌匪徒滋擾如果竄近桂陽境界仰即督帶湘勇前往勦辦至泰和萬安二縣雖與龍泉毗連然該處土匪擾及廬陵安福其勢順而易擾及龍泉崇義其勢逆而難郴桂所患者贛州南安之匪非吉安之匪也如使鷲形大汾餘孽復滋死灰再然仰該員及孫府經多設謀略趕緊撲滅如吉安之匪乘虛西竄則楚省設防當在攸醴一帶此間自當另派兵勇往堵不僅責之左營湘勇耳

宜章縣稟與廣東乳源樂昌等縣交界情形繪齋輿圖請咨明廣東督撫憲轉飭乳源縣設法嚴拏匪犯朱朝典

等務獲究辦並飭該縣與樂昌縣於五陽司坪石村各處交界地方隨時偵緝匪徒由

圖繪昭晰有聚米山谷之觀西而水東泗溪既爲腥羶趨附之場東而五陽坪石又爲奸宄出沒之所南路峻嶺亦屢有匪徒肆擾鄰封防不勝防賢有司成竹在胸庶時時有備無患耳圖係何人所繪幕下當有閩百詩顧景范一流人抑係該縣手稿仰即稟知

衡山縣稟

甯遠差役鍾全等四名係本部堂飭擊解省審辦之犯何得聽信差役以風起舟覆失落人犯爲辭且據稟云甯遠家丁及長解營兵簽派解役與所解犯人爲一船譚科等爲一船譚船雖覆猶並回縣稟明犯人所坐之船相距料亦不遠初未聞有覆沒之事卽同時俱覆亦未有甯遠家丁與兵役水手無一救免而譚科等獨得生還之理其爲差役串同賄縱無疑似此朦混具稟殊屬狡詐仰該令將解役譚科唐亮等押責監追仍派幹役緝擊鍾全等四名到案本部堂移駐衡州務期將要犯解到行轅歸案懲辦該縣不得以失事在湘潭境內藉端推諉除札飭湘潭令一同查緝外爲此切切嚴飭母任狡展縱逃

委辦團防偵探事舉人章瑞醴黃式度稟移駐萍醴交界插率盤查聯團防守由

移駐界上聯絡鄉團盤查奸細清境內勾結之匪自是妥善

辦法李守備會來行轅一見知其公正素爲鄉里所服與之共謀團務必可得力募本處壯丁十名晝夜稽查亦不可少惟設探一層不特臨江坐探可以不必卽袁州長探亦恐無益屢次接醴陵探報多屬捕風捉影之談或卽一併撤去亦可少省經費現在省局極力節省昨寄去五十金後不復能續有所寄希卽樽節安辦總以能除本境奸民勾引爲先務耳

咸豐三年八月以後衡州行轅

東安縣稟到任後察省地方情形及現在辦理唐蔣二姓

仇殺一案緣由稟請示遵由

唐蔣仇殺已非一日現雖據蔣筠等呈繳器械而唐麟輩猶抗不交出已繳者未必冰消霧釋不交者猶恐伏莽乘塘現聞粵西被獲賊目蔣邦光係東安縣人供出夥匪蔣忠炳等多名查擊無獲可見匪黨潛伏伺釁不無蠢動該令曉諭雖極懇切仍須成算在胸陰雨綢繆民莫予侮宜深念之

管帶湘勇監生鄧壽璋稟奉委帶勇赴瀏陽防堵駐札隘口由

所陳瀏邑與江省毗連形勢瞭如指掌現已擇要扼堵與陳文耀等犄角聯營兼有附近團丁數百人聲勢聯絡又挑撥壯丁百人赴營操演帶以激厲其餘辦理悉臻妥協現在粵匪勢將四潰防堵宜刻刻嚴緊君家兄弟多材好義足與有爲茲者共事一方一切便於商榷東方保障吾直倚賢昆仲如手足也勉之

署澧州張稟秋成後，編查保甲各據實團防由。

該牧前曾在擊土匪多名，並獲有名巨匪，辦理已有成效。惟各屬鄉村團練，恐未能一律認真。現在農事將畢，正當講武之時，其務一律團防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之情也。毋畏圖始之難，必有觀成之樂。該牧其勉爲之。

安仁縣稟擊獲從賊逆匪，訊供正法由。

顏建朝自應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但此等從賊逆匪，必無隻身招黨之理。雖訊無夥伴，而黨羽固自有人，但堅不吐實耳。該令仍須購線躡緝，無令潛煽滋孽，致有疎虞。

前清泉縣屬稟違查帶勇官紳請領帳房數目，開具清摺，並檢齊墨領呈核由。

湘勇營制定爲三百六十人。一營出征時，添用長夫一百零八人，合帶勇官之僕從、轎夫，約共四百八十人。前刊刻營制時，定爲帳房六十架，蓋按八人一架計算也。厥後各帶勇官面稱『子藥須另用帳房，營官及幫辦者，須略添帳房，不能概符八人一架之數』等語。經本部堂面諭，可着添數架。茲據單開謝邦翰、楊虎臣等照營制多領二十餘架，已不無浮領。易良幹一營，至百架之多，尤覺濫用。該員現已陣亡，應免查究。鄒壽璋除代領及繳還外，亦係八十三架，照各營則相等，照定制則已浮。嗣後軍裝局存記湘勇帳房，每營不得過六十架，以符刊刻之例，而杜濫之弊。清摺存，墨領發還。

卽用縣章醴陵縣紳會稟現辦團防勸捐情形，由。

據稟四端，皆切要之務。惟團練一事，鄉民多不樂從。本部堂常常苦口諄勸，分團與練爲兩層團，卽保甲之法。清查戶口，不許容留匪人，一言盡之矣。練則養丁，請師製旗，造械爲費較多，故各鄉難以徧從。今年每與各州縣面議，謂鄉民不願練者，不必強勸。惟團則斷不可不舉行。該縣既有雇募鄉勇一條，足資防禦，則各鄉之練，可擇人而行之，得其人則教之，善辦練丁，無其人則不强之以練。惟團則須處處徧行，不宜有漏耳。

清泉生員姚容廷等稟爲達示強劫事。

現在賊氛未靖，淮鹽不能運至兩湖，卽奏明借銷粵引，章程亦未議妥，不得不聽商民販運粵鹽，以免衡湘一帶官民淡食之虞。前二月間，本部堂曾經出示禁止兵役卡阻粵鹽，目今淮綱尚未流通，粵鹽過境，尤應嚴禁卡阻。除再行出示及札飭各州縣外，仰衡山縣卽將船戶吳永與立子開釋，並將此案鹽斤全數給還，毋令胥役措扣分毫。

醴陵縣稟請將捐輸防堵經費，准照何例議敘之處，迅賜批示，以便張掛，由。

省垣捐輸照籌餉新例，略議變通，局核尙未定妥。各州縣捐輸防堵，應由局酌核推廣，卽當函商，另片稟請紳士章瑞體回縣幫辦。該紳現留衡城，督帶練勇，難遽回醴。茶陵事總無確實探報，仰該縣移知塔將將賊數之多寡軍情之緩急，卽日專差稟告。

行轅該縣若有準實探報亦即飛稟慎勿輕聽浮滑之探差並未親達賊所造言惑衆也該縣精細穩練必能履覓誠實之人仰更留心至要至要

塔副將稟卑職分撥兵勇馳赴船灣地方防勦由

聞安福土匪初至茶陵不過三百餘人數日內勾結地痞恐襄脅漸多該將務須統帶兵勇全數赴茶痛加勦洗惟該匪窮蹙則分散逃出東竄三十西竄五十不可不預爲之防總宜多覓眼線廣設偵探該將膽勇過人不患臨陣之不勇特惠分布之不密也至要至要

衡山縣稟據探報安仁縣被匪徒竄入該城距卑縣較近

請飭撥兵勇前來防堵並酌給銀兩以資口糧由

草市最爲要害之區現在郡城僅有湘勇數百本日遣往安仁勦賊其前廣西張守之兵尙未到郡又有新化新甯各勇皆以軍裝未齊刻難起行惟塔副將之兵自攸縣來去草市最近仰該縣即刻鈔錄此批星夜專人送至塔將行營另行分派二三百人在草市一路守禦即賊蹤稍遠亦須嚴防該處庶四面可以策應此聞兵勇到齊再行派撥前往該將接到此批務即遵照不另行札飭也

郴州稟樂昌廣匪竄入興甯縣業經勦滅並生擒續獲匪

犯共五十四名就地正法五十名開釋四名卑職發稟後起程回川由

此次興甯之捷由王縣承神速趨赴血戰獲全厥功頗偉該署牧所云『勇由義發義激勇生』洵非虛語至於生擒及續獲匪犯訊明後正法五十名開釋逼脅同行者四名辦理俱臻迅妥此次出力人員自應查明保奏以示鼓勵

永州府稟親詣東安查辦大概情形現在地方尙屬安靜及委員張牧奉札起程福倅回衡銷差由

誠使概因唐氏之擇肥而噬抄燒擄殺諸狀致啓他人之報復而前單所開之匪徒果盡係深怨唐家之人於唐氏黨羽外別無一二冤民則此時之東安自應以收復人心培養元氣爲急務若於不唐不蔣之外別有無故劫殺之案則國有常經非一紙悔結保結所可了該署府以儒吏而久習民事於此案本末委折當有權衡不致輕貽後悔也

常甯縣稟奉札飭認真遵辦團練由

該縣前令編就三十二團該令到任後龍門紳士又另立一團經本部堂發給執照諒必鼓舞團練有事足資捍衛該令可隨時勸諭紳士嚴密團防總在稟內所云『行之以實持之以久』八字耳勉之無忽

湘陰縣稟卑職現在選擇董事設局趕辦團練由

賊匪竄踞九江難保不窺伺兩湖該縣爲南省孔道亟應遴選公正紳耆認真團練庶足以靖內奸而禦外侮要在行之以實持之以久耳有其事者必有其功該令與各紳士相與有成是所

望也！

管帶左營湘勇候選縣丞王龔稟廣匪竄入興甯湘勇大獲勝仗殺獲賊匪並奪軍械請示鼓勵由

以極疲之卒當極驍之賊而能盡力苦戰大獲全勝真可愛也尤難在深夜冥行緣石涉水手足並進諸艱備嘗乃能出賊不意奏此奇功帶勇官之平日與士卒同甘苦尤可想見仰即開單優敘以憑保奏

委帶左營湘勇訓導儲政躬稟解交餉銀子藥火繩火包會同勦堵添勇請令候札遵行由

現在軍功魏崇德回鄉添募百人合成一營之數該教諭忠勇勃發深沈不露將來同振義旅揚旆東下必能克復三城掃蕩羣醜也

管帶湘勇右營軍功監生鄒壽璋稟奉撫憲札委調赴岳州防守並在劉獲匪由

岳州為入南省門戶誠使粵逆上竄三四百人斷不足以資堵禦恐相率逃潰徒挫軍威昨已咨商撫部院並札行該軍功飭令仍在瀏陽防守以防微義堂之餘匪乘間竊發計日想已接到折回瀏邑矣湘勇在營經本部堂苦心訓練冀收百戰之用陳文耀之勇亦經本部堂屢次面訓差可驅策惟須揆度時地權衡衆寡乃可及鋒而試不然恐先鋒一挫後即不能自振矣嗣後撫部院與本部院若調該營鄉勇必彼此咨商該軍功若非接到本部

堂札飭不准輕自移營恐各勇面從心違反致誤事也仰即將此批鈔示陳文耀一體遵照

陸用副將塔稟擬賊探正法及賊匪逃竄追勦由

此股賊匪在江西安福被兵勇痛勦逃散復聚止有三百餘人至茶陵後又裹脅三四百人現在實不滿千該副將若趕緊進勦不少停留即在安仁城內外儘可撲滅乃在深田少停不進致令該匪竄出已非兵貴神速之道現該匪在三江舖聞有竄往鄰縣之勢仰該副將迅速進勦慎勿片刻遲延不可因王承未到等候同來會勦致耽延時日有誤事機也本部堂昨已加派王縣丞管帶湘勇由衡往征計初九可抵安仁又派訓導儲政躬千總周鳳山帶領練勇在酃縣永興兩處堵禦亦足以資策應該副將務多設哨探由捷徑前進愈速愈妙不可稍有遲疑至要

乾州廳王承陸用副將塔稟勦滅逃竄安仁賊匪大獲勝仗由

三更開仗兩面夾擊遂得大獲全勝此股賊匪逃逸諒已不多初九以後數日陸續搜捕又已擒獲不少頃札教諭儲政躬千總周鳳山由與寧帶勇前來再加搜捕辦理善後該將該守即可督帶兵勇趕緊回省現在粵逆竄據九江長沙防堵喫緊也生擒各犯訊取名供即行就地正法無庸解省
乾州廳稟卑職馳抵茶陵前赴界首策應并湖口墟獲勝由

此股賊匪初八夜經塔將痛勦大勝之後，不由鄆縣，即由茶陵，大抵總不外竄回江西。仰即越境窮追，無令稍留餘孽。昨有札飭該丞偕塔將速回省垣，籌辦防堵。如正在追賊緊急之際，則不可棄而遽返。俟周千總備教諭到時，有人接辦，始行回省。庶安鄆茶攸一路，可以搜捕無遺，掃蕩肅清也。

醴陵縣稟報：卑縣訪聞石筍坑，有外來匪徒潛聚，業經會督兵勇剿辦由。

函調周金城之勇回醴，辦理迅速，深堪嘉尚！此股匪徒，若非乘其未發先行撲滅，又不知當荼毒幾處。生民周金城之勇奮勇當先，以少勝多，實由操練有素。陣亡二名，受傷十餘名，均應由局優給卹養，仍仰分股嚴防搜捕餘匪，以絕根株。另片稟船上續到匪徒，請添兵助剿。現在塔將王永戰勝之後，本部堂已於十二日飛札飭令回省防堵矣。道過攸醴，該縣即錄此批移知，令其分兵助勦石筍坑一案，必可得手。至舉人黃式度，儘可留醴幫辦公事。該縣情殷繫維，定相得益彰也。

塔副將稟：訊明賊供，分別正法，解省及奪獲賊匪器械，開摺呈核由。

該將身先士卒，遂將此股土匪一鼓蕩平，實快人心。昨已札飭該將及王承趕回省城，籌辦防堵。仰即遵照，迅速起程，以副省垣懸望之念。路過醴陵，如有土匪須勦辦者，仰酌分兵勇在彼勦捕，不必多留。至安仁善後事宜，已派備教諭等前來接辦矣。

衡陽縣民劉義標等，以黨惡聞詐，具稟由：

此案前已批候查辦，張貼轅前矣。該民何云「未奉批示」也？衡清二縣人命油索之案，本部堂早有所聞。總緣地方痞棍勾串惡差，架控陷害，或冒屍屬，或稱近鄰，或改死期，鬼蜮伎倆，難以枚舉。官不准理，則挾制上控。上官謂其玩視人命，輒嚴行申飭。官倘予准理，則一紙批詞，即為若輩取錢之券。鄉愚無知，畏官怕訟，不得不隱忍求和，受其魚肉。中人之產，一旦蕩然無存矣！甚或牽控多人，名曰開花，有錢則准其摘除，無錢則立受桎梏。波及戶族，波及親鄰，展轉株累，連年不休。即本案幸而免害，日後必尋他事加害。蓋不滿痞棍惡差之欲，其禍不休。即其欲已滿，亦不過延擱了事，尚成未結之案。蓋擾累閭閻，腹削民膏，莫有甚於此者。此劉氏之假命案，拖害已三年矣。若不嚴加懲治，此風斷難挽回。仰衡陽縣即擊成宴林、李柏、譚信、劉楚南等解轅，以憑訊辦！

鄆縣稟：匪犯竄入卑縣地界，業經堵剿，並擒獲首要各犯多名，請示遵辦由。

前聞該縣募勇防禦，先有準備，即紆東路之憂。茲果能遏剿擒殺，良用忻慰。所有要犯十二名，仰即遵照通飭就地正法。梟首示衆，其逃回江西各犯，如探得確踪，即密函移知千總周鳳山，諭備攻躬，管帶各勇越境攻剿，乘其不意，或可搜盡根株。但須由該縣雇覓江西探卒，躡緝明確，然後兵不虛出。如其確實，並不必移文會剿，恐致走漏風聲。

善化縣監生張鍾嶽以勒交首惡等事具稟由

觀音港湯德裕被槍一案，並因張鍾嶽有勸捐之事，迹涉嫌疑，欲加懲治，勒令擊交槍犯張晚、王萬義、王萬觀等語。該生伏地苦求，力難獨擊。本部堂特派湘勇前往擊獲，令該生爲眼線。先後擊獲張晚、王萬義、王萬觀等到轅，訊明正法。旋經出示爲張鍾嶽昭雪。言該生並未統槍前則函之囹圄，勒之著交，後則爲之出示，代之剖雪。本部堂初無成見，但求水落石出，不枉不縱而已矣。茲據稟黨犯張德星等，膽敢聳令張王兩姓婦女在該生家吵鬧地痞鄧九又欲設計陷害，均屬藐法妄爲，可惡之至。仰善化縣差拘一千到案，稟明究治。其店夥高二高三，亦著嚴緝，務獲徹究。該夥等既經同槍，是與主人爲仇矣，無庸令事主勒交。

未陽縣稟裁撤防堵兵丁由

此項兵丁如遇賊至，亦未必中用。蓋素稱孱弱，人數無多，又係傷弓之鳥，豈可驅之向敵哉？未陽向有可用之勇，該縣膽識見稱於人，正須精練數十人以備緩急之用，勝於弁兵多矣。

安福縣稟卑職清查戶口辦理團練並巡查水次以靖地方由

據稟已悉團練之法，衆議紛紛，迄乏善規。本部堂分團與練爲兩事，團卽保甲之法，清查戶口不許容留匪人，一言盡之矣。練則養丁請師製旗造械爲費較多。若董理不得其人，則擾累在所難免。故常與父老紳庶定議二語曰：團則徧地皆行，練則擇人而

辦。又與州縣有司定議二語曰：鄉團團而不練，城廂練而不多。蓋鄉團非不練也，擇董事之賢者而後興辦，庶幾有利而無弊。城廂若無一練丁，則一夫倡亂，倉卒夜呼，遂有焚署劫獄之案。近日往往如此，但有練丁四五十人，火藥器械齊備，卽足以彈壓一切，鼠輩無敢跳蕩忘爲也。該縣現在認真興辦，仰卽輕騎下鄉，親行督飭，總以嚴查戶口爲第一要務。其操練一層，則擇人而後爲之，不必圖普律施行之名，反致浮滑者藉端擾累。其城廂練丁，則該縣緩急自衛之備，仰卽親訓勤練。

另單稟擊獲竊匪多名，辦理甚好，就中擇其積賊巨窩，嚴加懲治，置之死地，則小竊知所懲戒，尤易整飭。

湘陰縣稟賊匪現在武昌，恐防上竄，請迅撥派官兵下縣，以便會商扼要堵截，由

賊若南竄，則扼要堵截之兵，至少亦須三千，乃克有濟。且防於陸而不防於水，仍恐其乘風上駛。故嘗謂禦賊門外，本古人不易之論。至今日而望風先潰，徒挫軍威，又不如堅守一城之猶爲穩實也。

宜章營參將積拉阿稟探粵東匪徒竄距交界咫尺，卑職督兵截勦，由

該參將素有膽識，親赴堵截，應可得力。聞署守備楊名聲亦忠勇可嘉，在城策應，想足爲該將之助也。

平江縣稟通城探報，並添勇教鎗，遺書坐探，由

鳥鎗臨陣不足以制賊之致命，自擡鎗而外，惟鎗砲最爲利器。坐探須徑至武昌崇陽大荆等處，仍多譌詐也。

湘潭縣稟探得賊氛竄擾楚境，卑縣兵力單薄，仰乞酌發湘勇數百名，下縣堵禦。由

賊匪若來湖南，分船竄擾湘潭衡州等處，乃意中事。然數百湘勇，何足以資防禦？現在此間造牌置船，以爲水路之備。將來辦成，順流而下，由該縣經過，即可防堵下游之匪。無庸另派練勇往潭分兵力而鮮實效也。

湘鄉縣稟報到任日期，由

聞自朱令去任後，紅黑會中各匪又復回湘聚集。此時總須先樹風聲，威克厥愛。匪徒自知斂迹。若初政涉於水懦民玩，後來雖欲極整頓，亦恐收效較寡。

湘陰縣湘陰汛稟請迅撥官兵來縣，以便會同擇要防堵。由

以今日之兵，即使派一二千防守湘陰，亦必聞風逃潰。且無船無牌，賊以水來，我以陸禦，即使臨時不潰，亦任其揚帆直上，莫能創之。故省垣以數千兵勇，嬰守一城，蓋有鑒於田家鎮之覆轍。爲此不得已之計也。該縣懇切陳請，無以應之，故久未批還。然局勢所在，該縣亦當深知其爲無益之舉耳。

衡山縣稟姚峇廷等具控縣卡弁盤獲鹽斤一案，遵批將船戶開釋，鹽數給還。由

據稟已悉。試問該把總每日自食之鹽，准鹽乎？粵鹽乎？有路照之鹽乎？無路照之鹽乎？自居鹽職，縱下譌索，未弁習氣，如此實可恨也。嗣後有借路照引票爲名，忘擊商民送縣之事，仰縣即送轅究辦。

候補守備陳文耀稟奉札調赴岳防堵，在平邑患病，懇請賞假。由

該世職忠勇奮發，不辭勞瘁，著在平江安心調理，並傳知林令妥爲照護醫藥，待全愈復原後，再行檢點營務，保養精神，以儲有用之才。另單稟劉加和等不服約束，私行逃走，停屬可恨。嗣後各勇有不遵紀律者，仰該世職即行革責嚴懲，不必稟明本部堂。恐耽延時日，反長該勇等之刁風也。

平江縣稟覆現探賊蹤，並辦理情形，由

上塔市小坳等處，該縣於三月曾經繪圖貼說陳告。此次設防更爲熟悉，山路堵截，愈熟愈巧。得平勇數百，益以省城添派之兵勇，賊蹤若果由此路，必不能得志矣。

咸豐五年四月江西行營

請撥浙引用鹽抵餉，咨戶部

爲咨商事。竊照本部堂與塔軍門水陸兩軍，分爲四枝：塔軍門率陸軍一枝，久駐九江甯紹台道羅澤南率陸軍一枝，分勦廣信贛州，本部堂率水軍一枝，駐紮鄱湖，以陸軍二千人護之。李孟羣彭玉麟等率水師一枝，駐紮金口。自武漢再陷，上游運道已斷。

餉項缺乏，日夜焦灼。金口一枝近五千人，每月需餉將及三萬，道遠不能兼顧，深恐無食潰散，幾有鞭長莫及之歎。其三枝之在江西境內者，每月需銀九萬兩，捐輸之銀業已告罄。漕折一項，亦難久支。屢欲奏請大部撥款，以濟急需。惟念東南數省，多係積疲之區，大部亦無可指撥，不得已奏請以鹽抵餉。除鈔稿送貴部查核外，其中節目，原奏中尚有未能一一瀆陳者。茲特分條縷布，懇祈貴部詳察，迅賜核准施行。實叨公便，須至咨者。

一、去年自岳州以下之新隄起，及武漢黃州下至武穴龍坪九江等處，皆食賊中之淮鹽，皆從賊營賤售而來。本年江西見東北各州縣徧食賊中私鹽，以國家之大利，國家之引地，被該逆暗中奪去，殊堪痛恨！此次奏請以鹽抵餉，意在先斷賊中之私鹽。上年江西撫部院張芾陳啓邁先後奏請，浙鹽四萬引，委候補道沈濤赴浙辦運。今已一年，僅運售鹽一千一百五十引。續經委員招商辦運，而運銷亦屬無幾。蓋緣沈濤辦理章程，既納准課，又納浙課，又津貼軍需銀兩。每引成本至十七兩零之多。借行之官鹽太貴，賊中之私鹽太賤，是以行銷不暢。茲本部堂奏請以鹽抵餉，必須一面緝賊，私一面減官價，方可期其暢銷。所有江西借行浙引之鹽，應即奏明停止。雙課之鹽，萬不能行！一經停止，則私販不能借端影射矣。

淮鹽奏定新章，六百觔一引，每引正雜錢糧二兩六錢八分

零，浙鹽分杭嘉紹四所，多者四百觔一引，少者三百七十五觔，五十五觔一引，不等。正雜錢糧多者二兩六錢，零少者二兩五錢，四錢零，不等。若按淮鹽六百觔大引合算，實每引應納課四兩九分有零。上年江西奏明借行浙引，委候補道沈濤辦運，即係照淮綱之例，以六百觔成引。以其行淮南之引地不能不照淮南之章程也。此次奏請以鹽抵餉，仍照沈濤現辦成案，以浙鹽作准引，每引定為六百觔。所有浙課正雜錢糧四兩九分四釐零。現經奏請豁免其淮課二兩六錢八分三釐，即作為大部撥交敵營軍餉之款。如撥三萬引，即抵部撥軍餉八萬兩。在貴部以現無著落之課變為有著，在敵軍於無可籌畫之中，借此一籌。雖難必銷售之暢旺，然盡力督辦，不無小有裨益。

一、鹽法最重引地，此次以鹽抵餉，係照江西上年奏准成案辦理，概行淮南引地。於浙鹽引地，毫無浸灌。惟江西奏案僅行江省境內。此次則兼行湖南境內，擬於江西之樟樹鎮地方設立總局，江西湖南兩省商販，概至總局領運，仿照票鹽章程給與護照。於照內註明准至某處售賣，如鹽與照離，或越出淮南引地一步，即從嚴懲辦。如非此項奏明之鹽，或有他處私鹽侵佔淮南引地者，亦必從嚴懲辦。

一、此次奏請以鹽抵餉，出於萬不得已之計。如稍有流弊，即奏請停止。然江楚兩省淮南引地，縱橫千餘里，皆為賊私川私。

粵私佔奪。今以浙鹽三萬引行之，不及額引十分之一，想斷無流弊也。惟事屬創行，與前明王守仁於用兵而請抽鹽稅同爲一時權宜之計。從前成案無可援之例，鹽務各官無應辦之責。現經奏請前任刑部侍郎黃贊湯總理局務，其由浙運局由局進楚或官運或商運，或盡照票鹽舊章，或略改革程均難預定。如有與定例不符之處，即隨時咨明貴部，務請貴部通融辦理。

以上各條未及瑣屑陳奏。如大部以爲可行，請煩逐條核議具奏施行。

請撥浙引用鹽抵餉，咨浙江巡撫

爲咨商事竊照本部堂水陸各軍現在江西分勸九江廣饒等郡竄匪。所有各勇口糧暨在省河添船募勇等款計已用過江省捐輸漕折兩項銀四十餘萬金。目下江西瀕湖各郡疊被蹂躪本省協勦之需實已搜羅殆盡斷難再供楚軍。疊准咨商另籌請餉已由本部堂奏明每月請撥浙江餉銀二萬兩以資接濟。於三月二十九日奉旨「允准」在案。繼思浙江每月有運解向軍門大營軍餉之款又以偏鄰賊境分道防堵頗形竭蹶不能兼顧情形已准貴部院咨覆茲復於無可籌畫之中擬爲通融辦理之法奏請借行浙引以鹽抵餉並附片陳明請旨飭派前浙江督學部堂萬青藜在浙督辦轉運事宜惟摺中聲明自備成本自行運銷等語成本一項就浙場採辦及沿途腳費均須給發現銀反復思

維實無所出用再咨商乞賜查照即在准撥浙餉項下先行籌支銀數千兩一俟此摺奉旨允准即將銀兩交前督學部堂萬青藜設法試行如果將來浙引暢銷撥款即可停止除將請撥浙餉借行浙鹽兩次摺稿另文咨送查核並此次附片擬請前督學部堂萬青藜督辦轉運之處俟奉到硃批再行恭錄咨達外所有預請籌撥銀兩爲領運成本緣由相應咨商爲此合咨貴部院請煩查照預飭籌撥仍祈見覆施行須至咨者

咨前任浙江學政萬部堂

爲咨會事竊照本部堂水陸各軍現在江西分勸九江廣饒等郡竄匪。所有各勇口糧暨在省河添船募勇等款計已用過江省捐輸漕折兩項銀四十餘萬金。目下江西瀕湖各郡疊被蹂躪本省協勦之需實已搜羅殆盡斷難再供楚軍。疊准咨商另籌請餉已由本部堂奏明每月請撥浙江餉銀二萬兩以資接濟。於三月二十九日奉旨「允准」在案。繼思浙江每月有運解金陵大營之餉又以偏鄰賊氛分途防堵頗形竭蹶不能兼顧情形已准浙江撫部院何咨覆茲復於無可籌畫之中擬爲通融辦理之法奏請借行浙引以鹽抵餉並附片陳明請旨飭派貴部堂在浙督辦轉運事宜惟摺中聲明自備成本自行運銷等語成本一項就浙場採辦每斤場價須九文十文不等由浙運至樟鎮沿途水腳又須九文十文不等均須給發現銀反復思維實無所出用持咨商浙江撫部院即在准撥浙餉項下先行籌支銀數千兩一俟此

摺奉旨允准，即將銀兩交貴部堂設法試行。如果將來浙引暢銷，撥款即可停止。除將摺片兩稿另文咨送查核，仍俟奉到硃批，再行恭錄咨達外，所有預請浙省籌撥銀兩爲領運成本緣由，相應咨會，爲此咨貴部堂，請煩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卷二

咸豐八年，戊午歲，十二月起，江西行轅：

管帶祥字營劉守備勝祥賀年稟：

本部堂在軍數年，常以無益於國，無益於民爲愧。該將等從我最早，總宜時時警省，以愛民爲行軍第一要義。庶爲仁義之師。否則行兵愈久，害民愈深，不可不察也。發去愛民歌五張，新春無事，可與士卒悉心講誦，至望至要。

管帶義字營吳主簿國佐稟：兩次接仗敗挫，難於復振，兼病體難支，懇即撤遣由。

勝負兵家之常，原不因一二敗仗，卽作一宵之掩。惟此次未看明路徑，未穩札營盤，未約會江軍，卽所謂約張道相機進勦者，其約亦未必申訂堅明。凡云少兵以嘗賊，僞退以誘賊二者，皆士識將心，至精至熟者之所爲，非新營所可學也。該主簿屢稱此賊不足平，告請勦辦英夷以自效。本部堂常以平實二字誠之意，此女必能虛心求益，謀定後戰，不謂其仍草草也。官秩有尊卑，閱歷

有深淺，該主簿概置不問，生手而自居於熟手，無學而自詡爲有學。志亢而行不能踐，氣浮而幾不能施之他事，尙不可況兵凶戰危乎？旣據稟請撤遣，准卽銷差回籍，該營一併遣散。卽卽帶赴貴溪，將軍裝器械一點交委員凌蔭庭收報。其該營弁勇，有願立功報効者，卽派凌委員挑選，另立營頭。收集後，帶至建昌老營本部堂親加教練兩三月，再行出征。至公餘銀四千兩，除願隨該主簿回南之弁勇，准酌給行賞，繕單通稟外，餘仰并交凌委員收解來營，以重款項。

統領湘勇張道運蘭稟：牛角嶺與賊苦戰，失隘旋復，由兵法最忌「形見勢絀」四字，常宜隱隱約約，虛虛實實，使賊不能盡窺我之底蘊。若人數單薄，尤宜知此訣。若常紮一處，人力太單，日久則形見矣。我之形旣盡被賊黨覷破，則勢絀矣。此大忌也，必須變動不測，時進時退，時虛時實，時示怯弱，時示強壯，有神龍矯變之狀。老湘營昔日之妙處，全在乎此。此次以三百人紮牛角嶺，已是太呆，正蹈形見勢絀之弊。除夕會函止之，十一日五旂失隘後，再以第三旂紮此，則更呆矣。卽卽熟思審度，不可紮則竟撤之，聚合一處，俟賊至則併力決戰，得一勝而銳氣全復矣。如慮賊抄我軍後路，卽退保樂平，亦無不可，不必定有進而無退也。凡交戰勝負，決於須臾之頃。彼此在八里以外，卽已不能相救。應若雨雪泥濘，則四里以外，已不能相救。應矣。又將卒之精神心血，祇有此數，若刻刻兢兢，夜夜隄防，不過旬日，卽有疲倦不繼之勢。

既疲而用之，則有暮氣，必不得力。譬如水以屢汲而溼濁，必須澄定片時，乃能再見清水也。本部堂前此之不欲紮牛角嶺者，正恐其不能救應，恐其太疲而渾濁耳。他處可以類推。

統領湘勇張道運、蘭稟代吉左營懇請發給帳棚，另單稟約會進剿，由

在柳溪距景鎮三十餘里，途徑歧雜，主客勞逸，飢飽之勢迥殊。行仗實不易打，況屢挫之後，各將領雖尚氣壯，而各勇銳氣未復，必須暗中體察，勉強進攻，徒傷精銳，再有挫失，則不特不能攻，不能戰，并將不能守矣。屢批無庸性急，何竟置若罔聞？劉道遠隔百里，其軍屢挫，所約何足為憑？此後宜歛兵守險，蓄銳養精，以靜待動。一月以內，無許出隊進攻。賊若來犯，俟其近前，然後併力痛勦，必能得手。平江新中營已到涌山，仰即飛調合紮一處，不必令孤駐涌山。祥字營至亦須合紮。凡分紮一路，必須各能自立，其力量足以獨當大股之賊，乃可遠分。若恃彼此救應，則斷不可遠。勝負決於須臾，八里以外，即救應不及矣。此一定之理，雖善戰者不能易也。

統領湘勇張道運、蘭稟會攻鎮賊，先勝後敗，由

鎮賊狡猾異常，又兼地勢散漫，易進難退，打行仗必至失利。該道經再挫之後，堅持定力，銳氣不為少衰。是其果毅過人處。然克復地方，亦有時會稍休息，以待時，固無大害。此後賊來攻我，無論得手不得手，與之拚力一戰。若我再去攻賊，屢次為賊所致，雖

勝亦不足取也。

統領湘勇張道運、蘭稟各路探報賊情，由

該道氣沈力定，堅穩不撓，自是致遠之器。惟蓼賊歸併景鎮，為數過多，止宜固守，不宜輕動。但能堅壁相持，再過一月，春水漸漲，我之戰船可入賊之糧倉，將乏，自可乘機痛剿。目下縱令兩股全逃，固不以未及痛殲為憾也。

管帶義字營吳主簿國佐稟奉諭令留數百人，隨作護衛，

遵照辦理。俟妥貼成軍，交幫辦縣丞劉敷率總哨章榮先帶赴行營，聽候使令，由

該員兩次失利，若冥冥中有使之一挫者。大抵名望愈隆，則物情之詰責愈刻，志趣愈亢，則鬼神之伺察愈嚴。近人落第詩云：『也應有淚流知已，祇覺無顏對俗人。』軍家之一勝一敗，情況亦頗類此。出營以後，除二三知愛外，尚宜謝絕酬應，調養數月，重加整理，以求其是。是非既審之於己，則利鈍可聽之於天矣。

統領湘勇張道運、蘭稟近日賊情軍情，可否添設馬隊，由

鎮賊糧食將盡，仍宜堅扼以觀其變。果能嚴密周防，斷其接濟之路，可不戰而屈之矣。操練馬隊之法，馬上能使鳥鎗者為上，能使弓矢者次之。若僅能使大刀，則技之下者，無能為也。景鎮賊馬，聞僅能使大刀，若我軍陣腳不動，進退有法，鎗礮有準，不過打中數馬，則百馬反奔矣。官軍自臘月十九以來，為賊所懾，士卒之志先怯，是怯賊也，非怯馬也。今欲練馬隊以禦之，亦是要著。但須

操習純熟，控縱如意，乃可試之。若馬劣人拙，為賊所笑，則反貽畫虎類狗之譏。仰就平前寶祥等營中，擇善騎者，試行操習。共得若干名，稟明核奪。俟七月以後，鄂省採買口馬到後，再行認真多操可也。

統帶湘勇王道文、張道運、蘭稟侯攻克景鎮，可否回師

援楚由

侯攻克景鎮後，酌量緩急，再定行止。前接湖南省信，已徵調兵勇二三萬人，將領中如劉道長、佑趙道、煥聯、劉守坤、一王守勳、田鎮興、江守忠義等之陸兵，王鎮明、山、謝游擊、秦平之水師，皆威略素優。又益以蕭道啓江回援之師，當能得力。吳主簿留撫之，四百人，亦令其回援矣。湖南不患無兵，不患無將，所患齊集略緩，不能趁賊之初入而撲滅耳。然此時計已集矣。此賊不能害閩浙，必不能得志於湖南。傳諭各弁勇，安心勤辦，無庸懷內顧之憂也。

吳廷華稟奉委管帶新立之湖北撫標新仁營勇由

該員既奉委帶新仁營，仰即悉心訓練，殺賊立功，以副委任。為將之道，謀勇不可以強幾，廉明二字則可學而幾也。弁勇之於本管將領，他事尚不深求，惟銀錢之潔否，保舉之當否，則衆目眈眈，以此相伺，衆口嘖嘖，以此相議。惟自處於廉，公私出入款項，使闔營共見，共聞，清潔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於小款小賞，又常常從寬，使在下者恆沾得潤膏澤，則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臨陣之際，看明某弁係衝鋒陷陣，某弁係隨後助勢，某弁

迴合力堵，某弁見危先避。一省明而又證之，以平日辦事之勤惰虛實，逐細考核。久之，雖一勇一夫之長短賢否，皆有以識其大略，則漸幾於明矣。得廉明二字為之基，則智信仁勇諸美德，可以積累而漸臻。若不從此二字下手，則諸德亦茫無把握。

管帶平江老中營屈守蟠稟捐修湖口縣城垣，興工大略

情形

修城之法，高倍於基，基倍於頂。如高三丈，則基厚一丈五尺，頂厚七尺五寸；高二丈四尺，則基厚一丈二尺，頂厚六尺；餘可類推。此古法也。今湖口城工，經費不足，且先修一丈高而城基卻須一丈二尺，為將來加高二丈四尺地步。或先修山城一面，亦可能悉照舊基，想城根必未盡壞。該縣燒輓甚難，仰稟商彭道，派船赴南康運石。石之費較省於輓也。未修城之先，營壘必須高堅，以防大股悍賊來撲，仍不許擅離防所一步。

水師中營任星元、賀午節稟一件

該營官現膺重任，務宜勤慎。自將出戰，則奮勇當先，持已則公廉不苟，勉益加勉，定成有用之才。望之！

水師親兵營金世蓮、賀午節稟一件

該營官等均膺重任，果能敬慎持躬，廉明應事，遇戰則奮勉當先，設防則嚴密無間，杜修汰而勉為有用之才，即不啻時相晤對也。

平江右營營官郭承式、源、賀午節稟

歷敘舊事讀之增感該承備營艱險百折不同卒能樹立聲績久而彌芬所謂盤錯足以別利器也。平江勇善戰耐苦是其所長規矩太鬆是其所短。現張令岳齡新立岳宇營屢囑其以規矩森嚴進止盡一爲先務。俟該營日內抵景德鎮仰該丞與張令熟商整頓營規之法。雖係累年之舊營卻振一番之新氣則將來事業正未可限量也。勉之慎之。

統領江軍水師總理饒防事務劉道于純稟連日大獲勝仗各情形由：

該軍連戰九晝夜斃賊多名各營將士實屬用命。惟東西兩路聲息太隔仰設法會商立一通信捷法。或五里設一煙墩一處舉煙則節節皆應。或一處放冲天火箭亦節節應之。或五里十里設一報馬做驛站之法而塘數更近遞換更速。限一時行四十里無論有警無警每日與東路通信一次則消息最捷可互相救應矣。否則西路深入而東不至水師深入而陸不齊恐不免於疏失。至要至要！

統領湘勇張道運蘭蘭職營與吉中各軍擊賊獲勝由：

各營穩札穩打自然立於不敗之地。與悍賊交手總以能看出他的破綻爲第一義。若在賊者全無破綻而我昧焉以往則在我者必有破綻被賊窺出矣。該道身經數百戰於此等尙宜留心細察也。

湖北撫標新仁營吳廷華稟奉委兼轄副仁營事務并探

報賊情由

該員兼轄副仁營責任愈重務須振刷精神力圖報稱。古人云：「勤可補拙。」蓋一勤則不知者可徐徐而知不能者可徐徐而能。已之辦事日穩下之敬心亦日生。勉之！

管帶禮前禮後營楊遊擊鎮勳稟募勇成軍冀蒙調遣由：帶兵之道廉明勤三者闕一不可。廉則銀錢不苟自有以服兵勇之心。明則是不淆賞罰公道。勤則營務整頓在下之人自不敢懈惰廢弛。此三者明字不可強而至廉字勤字則勉強做得到。的該將向爲本部堂所器重今新管一營仰先從廉勤二字學起將來可勉爲好官矣。望之！

管帶長勝營朱洪章稟現在紮營處所并已領到軍械由：軍行稍暇務須查照本部堂舊日營規加意整飭好處二事要操習鎗礮要整齊隊伍壞處二事戒吸食洋煙戒騷擾百姓本部堂諄諄誥誡千言萬語總不出此四事勉之慎之！

管帶長勝營朱洪章賀秋節稟一件：

該營既奉調隨轅近在左右但須實心辦事勿庸稟賀繁文。凡作營官者務以廉正樸誠任勞喫苦訓練哨勇撫馭軍心爲上。諒守備年輕資淺當益奮勉以圖報効正不必講求文飾也。

湘後營營務處何今應祺副後營劉承連捷左營李參將寶賢稟復查明勇丁有無滋事由：

稟覆各情是前次風聞之事非盡無因該營務處營官等所

稟尙無欺飾，便是好處。凡人無過，但患文過不貴無過，但貴改過。此後自當愛惜聲名，愛惜百姓，加意整飭，勿得稍存袒護之見；將領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父兄嚴者，其子弟整肅，其家必興，溺愛者，其子弟驕縱，其家必敗。包攬撥卡之勇丁，既經責革，姑准免究。至民勇爭鬧，多由於采買稻草。該令所擬坐營日派護哨押取，行營酌增夫價，專於運草。此法尙善，仰即嚴督各哨實力試行。如行之果有成效，將通飭各營照辦也。

孫昌國賀秋節稟一件

賀稟閱悉，務仍勤慎辦公，以副塵念。做官之道，惟廉字、勤字、慎字三者終身可行。走遍天下，總無差錯。該將今年獲咎，亦以不慎之故也。以後痛加懲改，自有長進。

湘後營營務處何令應祺副後營劉承連捷左營李參將實賢稟呈收發餉項清冊及欠發薪糧銀數由

據稟呈該營收發清冊及欠發銀數，候飭糧臺查核籌給，並咨江撫院解還歸款。另單所稟各情，固係體恤勇艱。但該員祇知見惠於各勇，殊不思湘後一軍，自調赴撫州以來，口糧並未欠缺一日。何至因羨生怨，公然誹謗，即勇丁無知，亦由該營務處及營官等不善開導約束之故。從前江省欠項，非獨該營爲然。江軍多係半餉，亦豈能偏厚於該營？本部堂平恕居心，以該營艱苦日久，故商調隨轅，加意作養。該員尙嘵叨不休，殊屬不諳事體。李道前帶平江勇屢立戰功，僅支半餉，至三年之久，從未此如絮聒。凡治

軍辦事，須忍苦耐煩，有堅定之力。現糧餉尙係按給，輒連篇呼索，彼忍飢力戰者，又將何說以處之耶？楚軍分布各省，如湘後營不下五六萬人者，其精勁遠不逮他營，而煩聒則遠過之。若專以嘵叨爲得意，本部堂惟咨送回江，不敢引而近之矣。至行營添夫挑草一節，該員稟明有案，自稟之而自駁之，又換出草鞵羊皮二議，旋稟旋駁，既俱不能行，即不必覆稟。此亦識力未定之明證也。

咸豐九年己未歲九月起湖北行轅

統領安武水陸全軍劉鎮培元稟奉到行知，蒙恩補授浙

江處州鎮總兵員缺由

覽稟欣慰，數年之間，洵膺專閫。聖朝酬功，至優至渥。廉明勤慎四字，刻刻持守，以之爲將，則稱名將；以之居官，則稱名官。縱或事機偶有不順，而此四字終是久之之道。廉勤慎三字，皆可以人力勉爲之，明字則須得之於天，不可強爲。該總兵向來處事明敏，持已亦廉。若能於勤慎二字再加工夫，則日進無疆矣。勉之！

余參將際昌稟到防天堂佈置情形及探報賊蹤由

賊若往援太湖，天堂乃其必爭之地。賊乘銳氣而來，利於速戰。該將兵力單薄，若赴衙前，迎以擊之，以我之單，迎賊之銳，恐難得手。不如深溝高壘，堅壁不出，使賊之銳氣不得遽逞，待其飢疲惰歸，而後擊之。進不必過驟，追不必過遠。一二次小勝後，然後變化從心，屈伸如意。此以少禦多之一法也。該將擇取而參用之。

何令應祺稟陳管見由

據陳各條，實爲切中機要。蕭道現留廣西，一時未能來皖。且該道統帶五千人，亦不能再統多營。目下本部萬人，自宜亟定統帶，該令既有所見，仰就現在諸營官中，開摺密保，當面呈遞。衝鋒陷陣，軍中必不可少。誠使拔出勇敢者，自足以救流弊。特恐所拔非人，不足示勸。臨敵交鋒，刀矛尤爲利器。南方矛法，素少師傳，故湘勇多不善使矛。此實歷年大病。然本部堂於三年夏間，曾質天妃宮教郎家矛法，閉門教習兩月，亦未敢輕視此事。各營現亦日操長矛二次。稟中所稱竊噎腹誹云云，似尙無此氣習。該令如能覓得教師，本部堂不惜重價雇募，以挽頹弱。至進取自有機宜，豈可一味持重，俟統帶得人，機會可行，卽行進兵。該令返躬察己，長短自知。果不愛錢，又能推賢讓能，忍氣任怨，待人以誠，愛才如命，則良將良吏一身可兼，何業之不成哉！但期勉踐斯言，持之以靜，貞之以恆，實所厚望！

咸豐九年，己未歲十一月起，宿松行轅：

余參將際昌稟昌軍在澧水販剿擊援賊獲勝，由：

該將佈置嚴密，御枚疾趨，奮勇攻擊，用兵可謂神速。凡賊來撲營，須靜守以待其飢懈。我去擊賊，須猛進以乘其驚擾。熟於此法，則識力堅定，神明莫測矣。賊情狡詐，此後必添大股來援，該將惟慎之又慎，勿驕勿緩，勉成大功，慰甚盼甚！

余參將際昌稟移營進剿緣由：

水吼嶺爲潛北咽喉，各路總匯。該營一經出嶺，賊必以全力

來撲。惟當酌擇險要，固壘深溝，先立於不敗之地。若約期會戰，其慮有三：相隔路遠，通信不易，一慮也。約期既定，臨敵千變，進止兩難，自由二慮也。甚或彼此相靠，牽制誤事，三慮也。本部堂意山內山外二軍，不必約會師期，可戰則戰。山內該軍及金守之軍，惟以站定腳根，自立不敗爲主。

管帶護軍喻參將吉三稟奉委照料太湖各營，幫同辦理營務，請示遵行由：

該將官階日大，責任日重，須常記勤恕廉明四字。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衆，明以應務。四字兼全，可爲名將，可爲好官。不論文武大小，到處皆行得通。勤恕廉三字，皆可勉強做得到。惟明字甚不易學，必凡事精細考究，多看多做，多想，然後漸做，成個明字。故求明之訣，仍不外從勤字下工夫。該將立志成名四字，中又惟勤字最要緊也。勉之勉之，無忘無忘！

管帶湘前營朱副將品隆稟請改委會觀察統帥，以一事權由：

該將自派充統領以來，整束營規，督率戰守，悉協機宜。自太湖石牌兩次拔營，各營紛紛派局雇夫，該統領獨存愛民之念。若能常充此念，加以磨鍊，自可培成大器，不僅名位日隆也。仰仍盡心經營，立志爲一賢將，勿稍推諉貽誤。

朱副將品隆稟請專委會觀察統領，自願幫同辦理等情：該將會同李副都統領進剿安慶一軍，昨已附片入奏，並聲

明會道照料一切。仰卽實力籌辦，勿存推諉。吾不僅願該將成一顯宦，實願該將作一好人。行已以勤字爲本，治軍以愛民爲本，自日日長進而不自覺也。

管帶振宇營凌蔭廷安稟：

昨至黃石磯，恐陸營有事，故未令前來相見。勤廉明恕四字，望時時體察。除去官氣，專務樸實。古人之有爲者，不外乎此。卽近日湖南諸賢，亦不外乎此。該營官須堅立志向，無時存可上可下之見，近於暴棄也。

咸豐十年庚申歲，七月起，祁門行轅：

管帶湘後左右營李副將寶賢賀稟：

來稟閱悉，本部堂責任愈重，兢惕愈深。所望該將等戮力一心，共圖補救。勤苦則百善俱臻，懶惰則百惡畢至。爲將然，爲官亦然，卽居家爲人亦然。願該將時時記我勤字之訓也。

宋國永稟，鑿字新五營行抵潭口，老五營與親兵五哨已

抵江村，各情：

據稟已悉，現飭彭太休欵四縣辦理。霆軍須米，已另札飭知矣。該軍治途當禁止騷擾，常常存愛民之心，不可疎於稽查。又山徑叢雜，進兵時須路路看明。打仗之時，後面小路，須各留一哨守之。又張道一軍，須常常與之通信。三者皆最要之務。此囑。

四川試用知府馮卓懷稟，奉調大營差委，自川啓程日期，

該守已於七月初八日自萬縣啓行，八月內卽由長沙馳赴大營。閱稟至爲忻慰。皖南軍事，吏事均有乏才之患。該守如同籍時，物色賢能之士，卽邀同來營相助爲理，多多益善。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爲要。辦事之法，以五到爲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則親驗命盜案，親巡鄉里，治軍則親巡營壘，親探賊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晰，大條理，小條理，始條理，終條理，理其緒而分之，又比其類而合之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認真看公牘也。手到者，於人之長短事之關鍵，健筆寫記，以備遺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囑也。該守前在四川循績大著，以該守已試之效，參以本部堂之所論，用以訪求人才，當可拔一得五也。中庸所謂「取人以身」，朱子所謂「以類求之」，胥於是乎在。卽博采速來，無稍延緩。

受業吳希顏稟，陳時務，由：

該員所陳時務三條，詞氣敷暢，用意亦善。首條內稱地方官

與紳董設局辦團，一切徵收獄訟，就地酌辦等語，殊非政體，而多流弊。地方官固不盡賢，紳董之賢而無欲者，又可多得。耶次條欲以古兵書考核將才，分派正副文武營官，皆書生之見。讀書之與用兵，判然兩途。古來名將，如前漢之韓信，曹參，後漢之皇甫嵩，朱儁，未聞其著書。近世威繼光能著書而戰功又甚平平，孫武之不能自踐其言，則老蘇已譏之矣。末條論王安石，堅辭自是，不知辨

別賢才而用之，自是久定之論。本部堂私心所切戒者，懼蔽賢之罪，亦未始不懼拔取浮士，貽誤方來。人不易知，知人不易，孰爲卑鄙猥瑣，而不堪問者，孰爲瑰奇卓犖，而迥出流俗者？果有所知，不妨實指其名，現於行營門外設匾求言，有能言本部堂之過失，及人材賢否，地方利弊者，皆許密封投進。該員果有肝鬲之要，勿憚盡言。外七言詩一篇，冗長不工，通體有頌無規，非導諛而何？是投我以藥石而益之以美疢也。

霆副左營馮副將標賀秋節稟

該將既知小惠愛民之無益，亦當知平日敬神酬愿之無益。凡子之孝父母，必作人有規矩，辦事有條理，親族賴之，遠近服之。然後父母愈愛之，此孝之大者也。若作人毫不講究辦事，毫無道理，爲親族所唾罵，遠近所鄙棄，則貽父母以羞辱，縱使常奉甘旨，常親定省，亦不得謂之孝矣。敬神者之燒香酬愿，亦猶事親者之甘旨定省，實無大益。若作人不苟，辦事不錯，百姓賴之，遠近服之，則神必鑒之，佑之，勝於燒香酬愿多矣。

統領湘勇張道運蘭稟派旂分布，開仗獲勝，由

勞師襲遠，與前日致緘堅守，靜鎮之議，本屬相背。而相機雕勳，與本日致緘中小隊牽掣之說，又恰相合。祇要旌德老營立於不敗之地，本部堂之所望已足。此外出奇制勝，由該統領隨時酌度，本部堂固不能一一遙制也。惟老營處孤危之地，則小隊出奇之師，貴少不貴多，貴變不請常。古人謂之狙擊，明人謂之雕勳。設

小隊稍有疏失，而老營仍一塵不驚，斯爲盡善。老營則安如泰山，小隊則動如脫兔，該營近日宜用此二語。

統領湘勇張道運蘭稟奉札統轄各營，懼弗勝任，呈繳原札，由

各營本難統轄，勉強統之，恐徒勞精神而毫無益於事實。不如留該道全副精神，專管本軍之所得者較多也。所繳二札應即准其查銷。另稟羊棧嶺是夥縣極要之關，趙廷貴亦係徽防得力之將，仰該道派委勁兵助之，以固北防，是爲至要。

帝帶戈什哈親兵葉游擊光岳稟懇准招湘勇一營，以圖報効，由

爾初來時，英氣外溢，吾愛之如子弟，期望甚厚。自放哨官後，沾染營伍習氣，及官場中揣摩猜嫌惡派，故於前營營哨各官，多面善而心非。八年隨入陸營，稍假事權，而所管之戈什哈親兵，皆退有後言。總由待人不誠，說話無信，故居爾下者，多不服也。本部堂因爾隨口編造謊話，曾經面責數次，並未悛改。思欲屏棄不用，又惜爾聰明過人，或可漸漸陶鎔而變化之。今爾稟請另帶一營，以舒壯志，志亦可取。但言素無信，未必能踐也。應准酌帶三百人，以試其果能得士心與否。爾若能體本部堂陶鎔之苦心，第一說話要謹慎，不可隨口編造謊話。第二要耐勞苦，莫學文弱浮薄傲惰樣子。第三心竅要正直，不可歪曲，動好與人鬪機鬪巧。此三者，能改變一二，將來尙可造就。若三箇月毫無長進，卽行革去。

受業吳希顏稟就便回籍由

讀書人之通病約有二端：一曰尙文而不尙實；一曰責人而不責己。尙文之弊，連篇累牘，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則忙亂廢弛，毫無條理。責人之弊，則無論何等人，概以高深難幾之道相苛。韓公所謂「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者，往往而是。該員在副後營，若能存一片與人爲善之心，諄諄勸誘，縱不能使之薰德善良，亦可期水乳交融。乃本營劉營官既不與之相洽，又訐其同僚，俾傷和氣，若自居於監軍使之職者，安冀人之相容哉！

統領湘勇張道運蘭稟督隊打仗獲勝情形

來稟已悉，布置井然，自立不敗之地，可敬可慰。初一、初二兩日，想已會合霆營，偏城攻勦，初二不破，即不必再攻，恐攻傷我精卒，挫我銳氣也。聞僞輔王楊七麻子，由池州至旌德，僞忠王李壽成，由青陽至太平，皆來救歛，休兩城。我軍若以攻堅傷氣，恐援賊大至之日，或反無以禦之。該道不可不蓄銳以待之，尤不可不察明烏泥關、湯口、虎嶺等處後路也。

內湖水師前營劉副將國斌賀壽稟

賀稟閱悉，方今東南糜爛，逆夷犯順，擾及京畿，主上憂危，正臣子負罪抱疚，食不甘味之時，豈敢言壽稱慶？惟當日日以勤苦自效，與諸將共勉之也。

水師後營丁參將義方賀壽稟一件

來稟閱悉，現在國家多事，宵旰憂勞，本部堂負疚不遑，何敢

言壽稱慶，但與諸將以勤苦自勵而已。

管帶禮前禮後營楊遊擊鎮魁稟拔營抵盧村偵探賊情，由

辦事者莫恃上司之恩典，宜仗自己之本領。若有本領，辦事好，雖仇人做上司，也不能壓下去。若無本領，辦事不好，雖父親做上司，也不能擡起來。爾年紀尙輕，若立定志向，何事不可爲？目下第一須認真修牆挖濠，修成之後，與本部堂老營牆子相同，雖有數萬賊來圍，也不怕他。則腳跟立定，人人皆另眼相看矣。若全無本領，縱然做到提鎮，也是抱愧的。望爾日日學一勤字，勤到十分，自然做成一箇好漢。本部堂現已年老，尙從勤苦二字用功，故亦以勤字教訓爾等勉之。

江紹華等奉諭赴禮前營幫辦文案，抵營日期

古人云：不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該員既充禮營幫辦，總以勤勞二字自勵。凡點名、看操、修牆、查街，以及偵探等事，無分麤細，皆須親身爲之。閒暇則讀書習字，深思力行，總不使此身心，有一刻之怠惰。并與楊參將互相規勸，以勤勞二字爲主，能喫天下第一等苦，乃能做天下第一等人。無得自暴自棄也。

統領湘勇張道運蘭稟奉飭回註婺源，改由祁門繞行馳赴由

該道欲由祁門繞赴婺源，未免過於謹慎。現在上溪口有楊革將一軍，江灣有王副將一軍，又有江軍門之軍新到。該道若由

上溪口赴發斷無被賊攔截之理。且昨日函中令該軍駐紮下溪口龍灣五城山斗等處係堵休南竄發之路不必定駐紮城也。聞龍灣及下溪口距屯溪尚有二十餘里距休城尚有五十里左京堂新集之師尙擬獨進屯溪該道一軍豈不能紮龍灣及五城等處乎目下左軍尙有五營留駐婺源該軍可暫不移動然亦當整理行裝一聞左軍自婺源全數拔去即當星速移於休南或紮龍灣下溪口等處或徑守婺城由該道到上溪口後再行察看斟酌能先派妥人看定更好附去地圖一張雖不甚確然大致不差約計由迪祥拔營自西館至上溪口不過兩日可到自漁亭至上溪口不過三日自上溪口至龍灣不過一日可到上溪口至婺源不過四日可到若由迪祥走黟縣祁門賊家灣而至婺源則非十餘日不能到而休北無大軍休南之上溪口江灣均嫌孤立矣仰該道一面詳悉稟復一面派妥員躡看龍灣等處并探婺源左軍全拔否

統領湘軍張道運蘭稟由盧村派隊勦賊大獲全勝由

此次獲茲大捷嶺外之賊應已寒膽不敢再行犯嶺而入然聞此股是古逆所帶尙有賴逆劉逆一股不日又將復來一聞鮑鎮拔營回勦浮梁等處嶺防又必喫緊現添留靈宇兩營駐紮漁亭合前之兩老湘兩營兩安勇則八營矣萬一賊再犯嶺則令葉村六營穩守營壘撥漁亭四營營撥潭口葉村四湘營各六七成隊前往會勦應有可勝之理仰該道酌度稟復

統領湘軍張道運蘭稟奉飭靈湘各四營應援羊防懇留宋副將暫駐漁亭由

宋副將之留此聞官紳及各委員均以爲請言之甚力謂靈營不能不赴景鎮老湘營之力祇能自守不能破賊須留宋副將統四營駐紮漁亭爲各嶺之援衆口一詞牢不可拔本部堂商之鮑鎮景鎮之行宋副將萬不可不去因改派婁副將雲慶統率漁亭四營營已由鮑鎮札飭矣吾觀婁副將沈慎有謀似不亞於宋副將該道試與會晤一二次熟商戰守事宜察看何如該營每次救援各嶺聞信卽行道途奔波動逾七八十里師勞力疲縱能接仗亦不能取勝縱能獲勝亦不能遠追勢也情也明後賊如犯羊新各嶺該軍所派四營與漁亭四營營出隊至黟縣會齊歇宿一夜次日再至盧村等處開仗庶不過於飢疲賊若犯漳方釣魚諸嶺亦可令隊伍在黟縣一宿次日至三都開仗黟城至三都僅十里耳比盧村較近

余大勝稟探報賊情由

據稟已悉賊若來撲漁亭我官軍切不可出隊太早須待各路之賊到齊看明何路賊多何路賊少何路賊強何路賊弱何路爲賊之正兵何路爲賊之伏兵一一看清待營中飽喫中飯後申酉之間天色將晚賊匪久立氣疲頭目欲戰衆賊欲歸然後出隊擊之必可獲勝勝後不必遠追追五六里整隊還營可也若賊來太多則堅守不出一面告知祁門葉村派隊助之然漁亭地方甚

窄，極多不過容得一萬賊耳，不必慮也。祁門有五千人護衛，賊來可戰可守，該營官等不必聖念。

統領靈字營鮑鎮超稟：飭增四營，現派營官赴轅請示，由派來營官四員，已頒給關防，并札發各件矣。前與貴鎮面言：

力去驕矜二字。凡作人當如花未全開，月未圓滿之時。花盛則易落，月滿則必缺。水滿則易傾，人滿則招損。貴鎮統師日多，聲名太盛，宜常存一不自滿之心，庶幾以謹厚載福。嚴戒弁勇，無令騷擾百姓。此古來名將第一要務。謙以自持，敵以馭下，則名位悠久矣。

統領靈字營鮑鎮超稟軍抵曹家渡，並探報賊情。

來緘具悉。貴營現紮曹家渡，離賊巢皆三四十里不等。左京堂軍亦於十三日分隊拔營，會合進剿。以兩軍進兵之勢，論之貴軍須走中路，而兼顧左路。左軍須走右路，而兼顧中路。左軍以留鎮之兩營為後路根本，貴軍稍向左向前，即以左軍為後路根本。兩軍各打一路，不可分支。賊之布勢太寬，我之人數較少，情願先儘右邊，甌空左邊，不日作一網打盡之計。賊若來包抄，祇許他從左邊來，斷不許他從右邊來。右邊穩，則後路無虞矣。賊之凶悍者，當在右路石門一帶。其桐子渡之賊防我饒州進兵也。張家嶺之賊防我湖口進兵也。陳家衝之賊，該逆自保歸路也。應請貴鎮與左京堂一一熟商，總以先儘右路，無遽深入為主。建德瘠苦非常，擄無可擄，賊之米糧運於二百里以外，我之米糧去水次甚近。我可持久，賊難持久。此次慎以圖之，新年則可放膽行之矣。至所獲

偽文，殊不足信。胡黃二逆已死，故賊屢次作偽文以自張耳。

統領靈字營鮑賀年稟。

來緘具悉。庚年時事，令人不堪回首。辛歲萬象回春，惟望貴軍門戰功日盛，位望日隆，則國家之事，日有轉機也。

鮑提督超謝保舉稟。

來緘閱悉。貴軍門水陸數百戰，積勞最久，勳績尤多。聖恩以記名提督酬庸，允愜人望。功名稍遲，則福澤愈長也。本部堂以四字叮囑曰：小心大度。願貴軍門常常謹守小心者，戒驕矜，戒怠忽。即前此所謂花未全開，月未圓滿也。大度者，不與人爭利，雖辦得掀天揭地事業，而自視常若平淡無奇，則成大器矣。願牢記此四字，庶名位日隆，不可限量。

祁門縣增生黃雲海稟：奉諭拆城甃造礮，懇賜記言，以垂久遠。

拆開西北城，年年發科名。東南留一節，富貴永不歇。聊記數語於此，五年以後，漸漳徵驗，不必作記亦可。

從九蔣一桂稟：可否邀恩派往江西偵探賊情？

據稟已悉。不過欲至江西省就近料理家屬眷口，而乃借坐省偵探為名，殊屬巧言譎辭。江西之道未梗耶？可請中丞每日發一信，可飭司道及糧臺提調每日發一稟。江西之道果梗耶？坐探委員之信，又豈能獨來乎？且坐江省而以苦羨自命，措辭亦屬失當。亂世流離轉徙，誰無身家之念。但宜以實情相告，不宜以機計

相背。應即撤去差委，聽其所之可也！

水師正前營王副將明山稟：師船駐守皖江，現在督飭操

練講求戰守各情。

據稟已悉。該鎮果能戒斷煙癮，深慰期望！凡人宜常守一勤字，吸煙之人志氣頹靡，百事俱廢，豈復能勤以治事？故戒擾民，戒吸煙，勤字廉字，人生之根本，即我楚師水陸兩軍之根本也。

平江營統領郭守式源稟：謝隨摺保獎，並賞袍褂，由

謝稟已悉。薄物不足以酬偉績，古者車服以庸，亦示旌異而

已。

咸豐十一年卒西歲四月起，東流行轅：

統領霆字營鮑提督超稟：由赤岡嶺進攻賊壘，由

來緘具悉。十一日進攻赤岡嶺賊壘，楊軍門督率水營及新後營，亦急欲破壘，以圖迅克皖城，非僅貴鎮一人之計。今傷亡雖多，士氣尙壯，休養數日，即可大戰取勝也。惟此後不可再行蠻攻堅壘，須扼紮要地，賊所必爭之區，致令賊來攻我，我亦堅壁不與之戰，待其氣疲力盡而後出而擊之，自操勝算。應請貴鎮即日進紮高橋嶺西，可由且記嶺茅嶺與會道營盤通氣，南可由石門湖獅子山，與楊軍門水師通氣，東可由集賢關與菱湖新紮六營通氣。如狗逆由桐城回援，進關打仗，則貴軍恰好抄逆後也。貴軍紮於高橋嶺，關外賊壘自然失勢，不必再往圍攻。但不知賊之四壘，去高橋嶺遠近若何耳？自成軍七營，應令即日進關，紮於菱湖

賊壘之後，即住會道十三日新築六壘之中，將菱湖賊一併以大圍包之，當可制賊之死命。自初十日至十五早，水長四尺四寸，狗窩既入桐城，爲河所阻，必難遽回。如其回援，貴軍擊之於前，多都護追之於後，亦易得手。仰即錄批回報各處查照！

管帶湘前左營沈副將寶成稟：偵探賊蹤，嚴密巡防，由

歷口游勇，既多犯事，輕者不必管他，其重者擊到立即正法。本部堂另有專札，飭該營官查擊游勇。該營官可先行出示曉諭，各處營壘堅固，勤蒔園蔬，爲久守之計。縱使建德景鎮皆失，亦不必慌。本部堂在外，斷不令那休各軍缺銀缺米也。

戈什哈曹廣澤稟：請將長夫添募成壘，由

據稟請將長夫添募成壘一壘之內，勇夫夾雜，相形見絀，更有何人肯當長夫者？所請應不准行。該戈什哈留心戰事，志高氣旺，余亦望其能立事功。惟有兩種短處：一則每遇一事，矚觀大意，不能屑屑想到；一則不能耐久。此事尙未熟習，又想改途易轍，若不能將此兩弊除去，將來必無成就。如能痛改此兩端，乃可試令治軍也。

鮑超稟：或剿南岸北岸，請示由！

來緘已悉。鄂省興國崇通不守，武昌縣開亦有賊。貴軍此時應先保鄂境，或勦南岸，或勦北岸，聽候胡宮保調度。如果有船可雇，則全軍坐船，隨胡帥座船同行。行至上游武穴富池等處，察南北兩岸何處要緊，即從何處擊之，最爲得勢。若無船可雇，則目下

陸路處處爲大水所淹，必須派人查看明白。免致臨時因無渡阻隔也。十二日會寄一緘約貴鎮先來華陽鎮一會。本部堂於十三日舟抵香口，胡帥十四日可到。若貴鎮亦於十四五趕到，則可面商一切矣。

鮑提督超稟軍抵安義請催江西多籌餉項解營由

來緘慰悉貴軍將到而奉新瑞州之賊悉數逃遁足見聲威遠播爲賊所憚江西根本已固人心大定欣幸何已多都護一軍糧路已斷現改由水師運米至練潭接濟多軍貴軍追賊至臨江時應卽歇息數日再聽調度如懷桐十分緊急則調貴軍回援安慶擊勦狗輔等股如懷桐儘可支持則貴軍仍追勦忠逆一股直追至河口爲止玉山常山太遠不必去也五日之內確查懷桐賊再行照會辦理請貴鎮卽在臨江靜候寇軍餉銀已飭臺續解二萬矣

湖北撫標新仁營兼轄英字營吳倅廷華稟克復孝感縣城追至德安圍勦由

前聞孝感克復使上竄之賊兇縱頓衰欣慰之至德安已圍勦月餘勢成孤注我軍月前密開地道不知不爲水所阻否才力不逮不必引以爲歎凡才力得之天稟者不足喜得之人事者乃可據厲志以廣之苦學以踐之才力無不日長者水之漸也盈科而進木之漸也積時而高才力之增亦在乎漸而已矣

內湖水師前營胡游擊友勝稟奉委實任本營事務由

該游擊既實任前營事務當時時不忘勤廉二字勤則無事不治廉則無瑕可指二者皆居官之根本尤行軍之根本本部堂每以此二字教各營官果能體此而實行之在外爲好官爲好將卽在家亦不失爲好人慎之勉之

統領安慶全軍會道國荃稟桐城方侍郎苞碩德忠誠孝友純篤請奏懇從祀文廟由

桐城方侍郎學行志節德業文章卓然爲一代偉人奏懇賜諡從祀褒崇碩儒闡明正學事屬可行惟詳細事實清冊未據呈送無憑核奏又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一案隸入漢軍及赦歸原籍前後所奉兩朝詔旨并國史館本傳均應一一詳考未便率爾上陳近歲因奏請從祀者太多上年經大學士九卿於議覆陸秀夫附祀案內聲名嗣後外間不得率請從祀此案當暫置緩圖也

劉國斌稟奉委統帶選鋒營水師接任日期

據稟已悉卽統率哨船實力訓練以衛桑梓凡人安逸則百病叢生勤勞則衆善悉臻該將病體未痊原不必過於習苦但每日須未明卽起教營哨官須以勤字爲主庶不至日就懈弛長保令名也

咸豐十一年辛酉歲十一月起安慶行轅

辦理老湘營務副將張運桂稟小股逆匪竄踞咸坪商派右營前往勦辦由

浙省業已解圍，該逆紛紛肆竄，難保不意圖上犯。該軍人數無多，宜專守城內城外，不可遠紮他處。但可於百里之內，伺隙勦。勦勤者，如鷲鳥之擊物，破空而來，倏忽而去。無論有獲無獲，皆立即馳去。用兵者，師其意，探明賊之所在，前往狙擊一次，無論或勝或否，皆立即收隊，退回老營。徽郡通浙之路甚多，必應分道確探，不可專注一路。探明賊之所在，前往勦。四十里以內，本日即可往返。四十里以外，須擇地駐宿。總以「出其不意」四字為主。老營仍紮郡城內外，斷不可動。街口深渡，皆不可紮。恐人數太單，一處失利，各處驚惶。去年李道叢山關之敗，卽前車之鑒也。

委帶湘前副右營胡副將暉堂稟報開用關防日期。

該將新授營官，務將該營哨勇認真整頓，俾成勁旅。整頓之道，不外勤廉二字。勤則於營務一切，必親自料理，自早至晚，以訓練爲事，則士氣振矣。廉則於銀錢出入，必毫無苟且，力戒扣平虛額。諸弊則勇心服矣。本部堂撰有勸誡淺語十六條，內營管四條，當時時體察發去三本閱看。

統領湘勇張臬司運蘭稟：行抵漢鎮，沿途探詢現在軍情。來緘已悉徽州圍城之賊，經老湘營張副將等猛戰苦守，已於除夕解圍矣。銀米兩事，廉正等月頗屬充足，遠勝去年夏秋兩季之窘迫。現又發去銀七千兩，專買米石，供徽州被圍之用。平日兵勇日食之米，不在此內。徽郡軍情，該司儘可放心，望來安慶停留多日，面商一切也。

統領湘恆左右兩營，曾承貞幹稟到防察看情形，擬將投誠之人編立六營，並請頒發關防由。

據稟已悉所收投誠之人，應改爲四營，帳房軍械各項，准卽照四營給發。此外收留者，俱令當長夫，每名每日發錢七十文。其四營之勇，每名每日給發錢一百文，軍器每營照章酌發一半。候飭知銀錢軍械兩所查照。聞此後來降者尚多，立法之初不可不慎，求爲可繼，求爲可廣。此項降卒，本地人多，軍械甚少，自係該處百姓爲賊所脅，難投僞職，罕經戰陣。今見賊勢日衰，人無固志，又因米糧太少，急思反正，以爲就食之計耳。官軍宥其罪而收之，以爲招降賊也可以爲卹難民也亦可。若欲練成勁旅，恃之攻戰，則不可。此次初辦招降事件，稍示寬大，以勸來者。尙後續降之人，當分作兩種辦法：一種兩湖江西之人，無籍可歸，強者當勇，日給百文；弱者當夫，日給七十文。其有籍可歸者，仍資遣之。一種皖南本地之人，無家可歸者，日給五十文；有家可歸者，亦資遣之。若靠此項降人立功闢土，則錯誤題目矣。

統領靈字營鮑提督超稟：可否請飭令峯禮各營前來，合圍青陽由。

來緘具悉貴軍門已於正月十七日欽奉諭旨，補授浙江提督矣。除俟部文到日，再行備咨飭知外，先此告賀。貴軍門近日疊受渥恩，尤當竭誠圖報。第一戒僞驕字，心根之際若有絲毫驕矜，則在下之營官必傲，士卒必惰，打仗必不得力矣。第二守簡廉字，

名位日尊，豈有怕窮之理？常使在下之將官多占些便益，士卒多沾些恩澤，則人人悅服，不可處處打算，惹人談論。得了名，就顧不得利。莫作名利變收之想，但立名揚萬古之志。此是金石之言。貴軍門當牢記牢記。王仁彪充春營後哨，處置尙妥。峯禮等營，目下尙不能調。徽境之賊，較之古賴賊黨更多且悍也。

朱守聲降稟報接管湘前右營日期由

營官之要全在一勤字。訓練勤則弱卒亦成勁旅矣。稽察勤則哨隊咸守營規矣。肢體勤則風寒難入筋骨日強矣。辦大事者在內貴有志氣，在外貴得人心。去冬爾兄與唐鎮爭論，彼此均有不是。業經本部堂諄諄戒飭，此後該守當從中苦心聯絡，以圖患難相顧。至要至要。

朱鎮品隆，唐鎮義訓，稟前蒙慈諭，自知過失。從茲永相和好，同心辦事由

來緘已悉。貴鎮等既各自知過失，和好如初。則既往之事，盡置不究，將來之福，當不可量。貴鎮等名位已高，功績已著，吾亦別無奢望，但望作一極好之人，爲後輩取法耳。

統領湖勇張臬司運蘭稟全軍由旌啓程，及遵示分守石太由

昨日飛函馳商，論前面進取，則該軍宜駐旌太，俾鮑軍得以攻甯國而救湖州。論後面之防範，則該軍宜赴馬金，俾賊匪不得由發境而犯江西等因。想已接到目下該軍既分守石太，相距馬

金白沙關一帶甚遠，勢難回至歙南。務多發偵探，並隨時商請左撫部院，果須分營馳赴馬金否？此事關係甚大，分軍之難，奔馳之苦，有所不恤也。

王軍門明山稟現因鯀魚嘴地方空虛，飛調湘新後祥後兩營，移往換防等情。

來緘具悉。南岸陸師現已進逼金陵，後路空虛可慮。湘新後祥後兩營，宜仍守蕪湖，不可調過鯀魚嘴。現調團防營千四百人駐西梁山北岸，尙不甚虛，可無慮也。至水師布置，自蕪魯以至金柱關，則交李鎮八營分防，自太平以下則由貴軍門會商彭部堂調派防勤。惟距賊太近，營頭太多，切不可擁擠一處，致有疏失。行營則紮江心洲、浦包洲一帶，老營須紮上游距城二三十里之遠。行營祇許戰船紮泊，不許民船混雜其間，以防賊之詭計。九洲洲賊守甚堅，俟多將軍大隊會勦，乃可得手。目下陸軍未到，水軍亦不必獨攻，恐損精銳。淮揚黃鎮水師，宜催令迅赴上海，李撫部院盼望極切，不可再延片刻。本部堂前批令黃鎮親帶三營，駛赴上海。其餘六營，留駐鎮江以上，北岸三河口一帶。現在大隊師船盡萃於金陵城下，距鎮江及三河口，不過二百里內外，信息易通。倘上游實嫌單薄，則酌留淮揚水軍一二營，會勦金陵，暫不赴鎮江。以下亦無不可。此層應由彭部堂商之黃鎮，妥籌辦理。黃鎮則急宜往滬，不可少緩也。李軍門世忠所部士卒，種其騷擾異常，難與共事。貴軍門并未呈商，何可遽行函調？以後不宜續致。

管帶霆副中營妻鎮雲慶稟文奉補授直營正定鎮總兵員缺由

貴鎮名位日高，受恩日重。當時時以勤苦自勵，謙謹自持。近來帶兵者，往往位至提鎮，輒氣驕意滿，不復以訓練士卒，整頓營規爲事。甚且汨於嗜好，銳志潛消，器小易盈，見異思遷，最宜儆戒。貴鎮氣度大方，向無此習氣，願勉爲名將，用副厚期。余常以『花禾全開，月未圓』七字勸戒鮑軍門，貴鎮亦宜體驗此七字。

統領湘勇張臬司運蘭稟湘營餉米懇飭糧臺籌解并探報甯衢日內軍情

據稟已悉，候即飭江外糧臺籌發米一千石，交該司派來委員先行運解。以後仍由蕪湖水路源源接濟。徽州去旌太均不過百餘里，亦可設法濟急。鮑軍萬餘人，進逼甯郡，似無再須添兵力。該司一軍分駐石太三溪，爲鮑軍後路之躡護，卽爲徽防前面之屏蔽。倘有瑕隙，恐浙賊由甯邑旌德竄至太石，突犯池州，建德景鎮一路，則前功盡棄，補救甚難。聞浙中米糧缺乏，羣賊固未嘗須臾忘江西也。仰將旌太石三縣賊匪內犯之路，一一繪圖呈核。

統領湘勇張臬司運蘭稟偵悉甯郡克復賊匪東竄廣德各情

甯郡克復，全皖可望肅清。卽進勦各路，均得機勢。俟得鮑軍門確信，另有專札調度示遵。該司駐兵之旌德三溪，橫穿入太石青陽，則全局皆震，不可不慎。縱使廣德州克復，與其遠守廣德甯

邑不如近守旌德三溪，與徽甯爲犄角之勢。機局較緊也。如何進兵如何防守？該司統籌全局，仰迅速區畫詳告。

統領江蘇撫標親軍總辦湘淮各營防勦事宜李令鶴章稟營紮莘橋地方稍爲休息由

該令前管馬匹勇丁赴滬，聞沿途甚爲安靜，足見約束嚴明，能自樹立。淮湘各營到上海後，俱尙能愛惜聲名，奮立功績。本部堂聞之甚慰，仍恐久而生懈，該令現同駐紮，當互相勸勉，不擾民，不矜功，時存穩慎之心，毋憚訓練之勞。將來李撫部院移駐鎮江，該令若能留滬獨當一面，則本部堂可釋此一方之慮矣。

水師後營丁副將義方稟復哨官謝洪春管勇不嚴從寬摘去翎頂由

哨官謝洪春，平日本甚奮勇，景德鎮救護糧臺船，尤爲可取。勒道過湖口時，該營官多方自責，婉言以謝，亦尙不失我楚軍風範。惟勒道平日和婉謙遜，斷非生事之人。李道將此事告知幕府，亦素非造謠言之人。勒道聞訪札已出，卽來稟見，再三求請免究，則其不欲與該營爲難，可知矣。該營官接奉訪札，自應恪遵將謝洪春送轅究辦，乃來稟悻悻負氣，反爲不平之語。堅信哨勇之言，謂船戶叢毆該勇。試思李勒二道豈誣告勇丁者？本部堂豈妄責部曲者？有意抗違殊屬可惡，仰速飭謝洪春帶滋事之勇來轅，猶可輕辦，否則斷不寬恕。

朱鎮品降稟遵札移營由

移防之後，貴軍所處之境較徽城更苦。聞金陵甯國兩軍亦苦，且遠不如徽郡。本部堂前擬於八月赴徽甯蕪湖一看，近因李中丞丁艱，本部堂兼統皖北各軍，不能赴徽甯，失信於徽郡之士民，失信於湘強兩軍之弁勇，心殊不安。貴軍多營後，米糧須自爲籌畫，恐本部堂照顧不到也。付去高麗參一斤，各弁勇患病極重，力不能服補藥者，請閣下隨時分給之。又寄十二兩，請閣下轉交桂生，分給各營病勇。此參自上海送來者，價比平常之麗參略貴，而參枝太嫩。夏月稍沾潤氣，則力薄矣。現值各軍多病，故分給選沉凱雲桂五軍。

潘鼎新劉峯傳稟：移營進紮金山衛，連日攻剿情形，由

據稟已悉金山衛城前准李撫部院來咨，業已克復矣。浦東一律肅清，該營尙爲出力，殊堪嘉獎。惟昨准撫部院緘稱，銘字營勇夫鎗斃奉賢縣令一案，不勝駭異。該都司雖遠在金山，何以一任營哨如此肆鬧？本部堂募練淮勇，具有苦心。兩淮風氣剛勁，古來多出英傑。近日無人倡導，其甘心爲髮逆爲搶匪者，則竭力苦戰，抵死不悔。即幸而爲弁勇，爲團練者，亦久染惡習，騷擾百姓。本部堂與李撫部院之志，欲力挽滄上之惡習，變作國家之干城。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長，義也。第二教之愛民，愛民必先保護閭閻，仁也。斯二者，總須紀律嚴明，訓導有素。李撫部院倡之，全賴爾鼎銘春樹各營官教之戒之。淮勇將來爲忠臣義士，爲名將達官，是爾等數員教戒之功。若爲驕兵悍卒，爲害家凶國，亦

爾等數員不教之罪。成敗禍福，係乎爾等營官數人之身，亦即在此立軍數月之內，此時不變昔年之惡習，則終不能變矣。所有奉賢一案，仰寔字營劉遊擊查出行凶弁勇，細送李撫部院大營，盡法處治，不可袒護。一二滋事之勇目，敗壞淮勇全軍之聲名也。仰將滋事緣由，及懲辦情形，稟復查核。

統帶江蘇撫標親軍，總辦湘淮各營防勦事宜，李令鶴章稟：出隊援救北新涇，獲勝解圍情形，由

閱稟慰悉。該令督攻青浦，克復城垣，已著勞績。此次派隊援救北新涇之圍，赴機神速，尤堪嘉獎。已准撫部院咨鈔奏稿，並分別查明出力員弁，及陣亡弁勇，彙案請保請卹矣。另稟所陳各情，具見慮事周詳，持心審慎。惟此時滬上軍事，湘勇不多，淮勇一軍，雖經撫部院提倡募練，漸有規模。特曠悍之習未除，致有銘字營勇夫戕官之案。又收集吳建瀛等數起降卒，張承劉都司等添招五營，亦皆新勇，未諳紀律。人數日增，恐營務日繁。紀律日弛，聲譽亦將日減。撫部院有全省地方之事，勢不能時時專教淮勇。該令統率各營和輯衆志，已有成效。足見平日能以情意相感孚，並不在以位望服人也。此後當常以苦口教之，而有效則淮勇可多出忠臣義士，名將顯宦。教之而無效，則淮勇仍不免爲驕將悍卒，害家凶國。一人耽誠，萬衆可感。一心堅定，天地可迴。該令前帶勇經過清江浦揚一帶，秋毫無犯，頗聲大作。望推此以教訓淮勇全軍，苦心磨鍊，副我厚望。勿違作息肩計也。

批朱鎮軍八月二十五日稟（八月二十九日）

建平並未克復，廣德已降復叛，今仍爲賊所踞矣！現改以凱部四千人守寧郡，留千人守涇縣。韋志凌與洪容海皆守寧國縣。俟各軍紮定後，鮑軍再拔營前進。貴軍宜速赴旌德也。張唐二人公贖，請專人飛送。

唐鎮義訓稟奉札移營，請飭籌發月餉，由：

前札俟鮑軍拔動，各軍再行移營駐守。其時廣德州已克，官兵氣旺，故鮑軍不妨先動。今廣德州已降而復叛，城已得而復失，賊餒仍熾，官兵之氣稍弱，必待各軍全移駐守已定，鮑軍乃可拔發。昨已於二十九日專備照會，由朱雲巖處專丁帶交貴鎮矣。姚道廉正勞苦，甚得軍民之心，遞爾淪謝，實深悼痛！天不祐善人，豈東南劫數尙未滿耶？江西釐金，今年甚辦得不好，致我士卒口糧久缺，雖藥資亦無所出，可憐之至！擬令各統領各選廉正明幹之員，管一大釐下，所收釐金，卽專爲該軍之用。貴部下有賢員，可往江西管釐卡者，否可保一員來安慶稟見，卽令抽釐，供貴軍之用。並請致函張朱二公，各保管釐之賢員來，明年口糧有著耳。

朱鎮品隆稟奉旌德軍民病疫，由：

旌德之荒涼，此間亦已聞之。今年將士戰事雖少，而苦況更甚！可傷可憐，惡穢之氣，惟燒糠爲煙，最可辟疫。若糠太少，卽稻草斬碎，亦可伴燒。五穀之氣，能勝邪氣，試之神效也。薊泉旣克，壽昌於徽旌之軍大有裨益。若再克淳安，則以後浙賊難來旌德矣。蓋

旣恐貴軍攔其前，又恐薊泉截其後也。望閣下專差與薊泉通信一二次，至要至要。

批唐鎮鎮閩八月二十六日稟（九月初二日）

旣已挨次移營，此際自斷無移回之理。二十九日，又寄一信，言萬一寧國不保，或青陽石埭失守，則雲巖宜回徽，閣下宜回祁。昨日接凱章信，言寧國必可保。今日接春霆信，將進剿前路，是青石亦當可保。閣下與雲巖皆不可再移動矣。至囑至囑。

批唐鎮軍九月初四日稟（九月初九日）

頃又於初四日專札飛調蔣方伯一軍，防勦寧國，騰出鮑春霆一軍，馳援金陵。初九日，又調朱雲巖一軍，與鮑同援金陵。俟蔣軍至旌德寧國一帶，則鮑朱之軍皆可抽動矣。淳安龍游旣克，徽防必可安穩，至以爲慰。

批朱鎮軍九月初七日稟（九月十二日）

寧國縣城旣失，則徽州旌德兩城，皆十分喫緊。望閣下與桂生嚴防堅守，城中米糧尙足否？病勇漸愈否？貴體復元否？極深系念。廿八初四日，兩次咨札，調蔣薊泉一軍來援徽寧。十一夜聞甯邑失守之信，又飛調蔣軍來援徽旌。茲乘貴處來丁之便，又寄蔣信一封，催其來徽，請閣下飛送薊泉處，爲荷。此間初二日解銀二萬至祁門，江西於初七日解銀二萬五千至祁，祇要糧路不斷，九月尙可再解。南陵一城，春霆已派婁雲慶及峯禮等營守之。涇縣守兵太單，凱霆處無人可撥。然賊竄涇縣，須由旌德三溪經過，不

能由南陵過也。

批：唐鎮軍九月初八日稟（九月十四日）

寧國失守，則旌德徽州必甚喫緊。十年八月，徽郡之失，侍賊卽由甯國縣來也。望閣下與雲巖堅守徽旌兩城，古賴兩賊屢與貴軍接仗，尙不甚悍。惟恐其由績溪開道竄至休南太平，開道竄至黟北，則祁門景鎮均屬可危。昨已飛札蔣軍前來會剿，請閣下再專足函催薊泉方伯與之合力夾擊，必將古賴股匪逐出徽境爲要！

批：唐總鎮九月十三日稟（九月十七日）

聞破甯國縣者爲劉古賴等賊。該逆屢爲貴軍與雲巖所敗，今春在青陽聞爲春霆斬擒殆盡。苦犯徽州旌德等城，閣下與雲巖必能禦之。若從太平開道穿入黟祁諸嶺，直犯祁門，閣下當帶二三營回祁堅守，至要至要。徽州旌德有事，則調蔣方伯來援。祁門有事，則由安慶派兵往援。大約須十日乃能趕到。景德鎮之礮堡，已派兵守之矣。

批：唐總兵九月二十七日稟（十月初七日）

徽旌旌三城，有貴鎮與雲巖駐守，又有王鈐峯援應，當可萬無一失。甯郡有老湘營守城，亦有把握。惟鮑軍二十一日之戰，又已小挫，不知能堅守營壘否。池州已添調章志俊一軍，與李濟元協守，共三千人。景德鎮礮堡亦有三千人守之，縱有賊股內竄，大敵尙可保全。惟祁門一城，須閣下隨時兼顧也。

批：唐總鎮十月初三日稟：

王鈐峯若在龍灣駐營，甚好甚好！賊若由歙南竄婺源，由休南竄祁門，皆須走龍灣一帶經過。該處極要緊也。渠係客兵，閣下係主兵，望常常與之通音信，致殷勤。渠若少子藥銀錢，閣下商之勉林，按濟少許，切不可待之太冷淡。孤負渠遠來援救之意，至囑至囑！

鮑提督超稟請籌發一二月滿餉，由：

貴軍一月全餉，合計不滿八萬。老前新前，禮字三營，病死者已千餘人，合之各營病故者，約在三千以外。陣亡、傷亡及散走者，亦在一千以外。比較前此勇額，減去三分之一，何以緘稱到餉二萬，止能散給七日，殊不可解。貴軍門事事不愧名將，惟利心太重，不足服衆。聞近日催提各營截贖之銀，彙送貴軍門處，有此舉否？爲統帥者，欲服將士之心，在不爭將士之利。前於四月廿一日，密寄一函，曾言利之所在，當與人共分之，名之所在，當與人共享之。囑貴軍門於霆字十五營中，分五營與宋國永統帶，分五營與婁雲慶統帶，貴軍門親統五營，及仁字體字峯字春字，暨馬隊各營，仿李多兩師分支派統之法。一則人心易服，二則照料易周，三則使麾下宿將，各顯手段，造成獨當一面之才，以爲久遠不敗之地。其法至善，何以至今猶未決也？仰將副五營撥與婁鎮統帶，新五營撥與宋鎮統帶，銀錢則歸該二鎮自支自放，戰守則仍歸貴軍門節制調度，無得久專利權，致干參辦！

批朱總鎮十月初六日稟

昌化另股與甯國縣賴古等一股，不甚足畏。閣下與桂生守旌徽休等城，必足防禦。又有王鈐峯一軍，駐龍灣一帶，亦不慮其南竄。江西差可放心。惟灑泚之賊，竄至西河，已斷鮑軍之糧路。鮑張兩軍，均屬可危。不知春霆能竭力一戰，一卻凶鋒否？倘鮑軍小有挫失，當請李希帥帶成毛各軍，先救皖南。前此已當面約定矣。金陵令弟一軍，守禦尙爲得手。聞初五日，賊已全退，不知確否。尙未接其來信，大致可保平安矣。

批唐總鎮十月初九日稟

賊若由歙南來，則請鈐峯兄顧屯溪，尙溪。賊若由太平、黟縣來，則請鈐軍徑保祁門。景德鎮已有三千人駐守礪堡，祁門更得鈐軍守之，則根本固矣。

鮑提督超稟：賊撲清弋江，我軍出隊開仗，由

攻堅最損精銳，目下各營弁勇當大病之後，又經閏月廿日九月廿一兩次小挫，尤宜切戒。此次西河之戰，受傷營官兩員，傷亡勇丁極多，亦不宜攻堅之明效大驗也。清弋江與老營兩處，貴軍門與宋鎮臨時更換駐守，終恐號令紛歧，事權不一。不如將賊勢審定，地勢一一看明，何處最衝，可以屏蔽各路，何處次衝，僅能扼守一隅。最衝之地，由貴軍門親臨駐守，次衝之地，責成宋鎮帶隊分防。庶幾用心專一，較之臨時更換，似有把握。此時以力保貴軍及甯郡餉道爲急務。若能擇一扼要之地，可以顧全兩處之糧

路，卽令各營併紮一處。貴軍門與宋鎮不分紮兩處，則兵力不單，照料亦易周到。兵最怕分，分兵最易誤事。梁美材等三營分紮抱龍岡，本部堂極不放心。能令隨貴軍門同駐，或隨宋鎮同駐，更好。水運糧路，以力保爲妙。如不能保，本部堂卽日派員至繁昌，會同地方官雇夫辦理陸運事宜。吳廷華一軍，現尙未到安慶。何紹彰一軍，本日已到安慶。十四日卽開赴下游，由三山登岸，直赴南陵。餉銀今日已到五萬，明日起解，以四萬交貴軍，以一萬交張臬司老湘營。

統領馬步官軍會藩司國荃稟：請增募十營，圍剿金陵，由

行軍之要，屯宿之守，兵宜少，游擊之活，兵宜多。此次大股援逆，圍撲官軍營盤，苦守兩月，幸獲擊退，轉危爲安。亦自人事居半天，幸居半。此等至險之著，豈可恃以爲常哉？目前宜急思變計，酌留萬人，或八千人於金陵，與水師相依護。最衝處，皆修石壘，甃壘與城池相等，爲牢固不拔之基。此外，皆須退打東壩等處，乃活著也。若必欲厚集兵力，以圍金陵，該城周圍百二十里之寬，縱添四十營，亦尙不能合圍，亦不能困城賊。設頓兵日久，變證另生，從前向和之覆轍，當以爲鑒。卽向和在金陵時，亦常常防剿東壩、高淳、溧陽、溧水、句容、鎮江等處，且常常援浙，援閩，不僅圍金陵也。須另換局面，則可添營以資攻剿。目下株守之局，則不可添，所請礙難准行。

唐鎮義訓稟：旌德被圍，擬卽往援，由

此時旌德如此緊急，貴軍與鈴峯軍不可不迅速往援。但不
可走績溪一路出去，宜走潛口過湯嶺，出烏泥關，由譚家橋至廟
首，以援旌德。此張凱章老湘營。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由旌德回黟之
路也。（其時徽州被圍，凱章二十五日拔營，二十八日至黟，二
十九日至漁亭。）貴軍與鈴峯觀察走此路去，如賊在旌德，固可
內外夾擊，如賊棄旌而趨太，亦恰好迎頭痛剿，免致竄入嶺內，防
不勝防。二十二日已發去一札，派貴軍與王觀察一軍馳援旌城，
已接到否？

批唐總鎮十月二十三日稟（十一月初二日）

賊若竄太平，則漳嶺、羊棧嶺、大洪、大赤等嶺，處處可慮。如聞
賊蹤至太平、甘棠、郭村等處，則王鈴峯觀察一軍宜駐防祁門，乃
可兼顧三面。若賊未至太平境內，則王軍相機防剿，聽閣下與鈴
峯商酌辦理，本部堂不遙制也。

督帶常勝軍吳道煦詳報：常勝軍由滬長行，并送留守松
江勇丁冊由。

自九月中旬，接該道屢稟，即稱速救金陵。今近五十日矣，并
未見到。天下有如此遲延，而可謂之救兵者乎？金陵雖難幸解圍，
而大股賊匪已由九洲洲悉竄江北，向使該軍於十月初來攻九
洲洲，此禍當不如是之烈。時而稟稱某日可以齊集，時而稟稱攻
破九洲洲下關，應派何營防守。但有期會，而無實事，可笑可怪！

督帶常勝軍吳道煦稟進剿九洲洲，請預定派何營會攻？

先賜咨行等情！

據稟均悉！該軍但有文書期會，永無到防之日，何必預為裁
定？何必專文密訂？何必早定派營守九洲洲、七里洲等處？無論中
國外國，無論古人今人，無論大官小官，有才無才，危急之際，言而
無信，便一錢不值矣！

統領韓字營全軍，韓參將進春稟奉委招勇，抵省立營管
帶由。

新募之勇，全在立營時認真訓練。訓有二：訓打仗之法，訓作
人之道。訓打仗，則專尚嚴明，須令臨陣之際，兵勇畏主將之法，令
甚於畏賊之礮子。訓作人，則全要肫誠，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
成立之意，庶人人易於感動。練有二：練隊伍，練技藝。練技藝，則欲
一人足禦數人；練隊伍，則欲數百人如一人。該將自立之道，則須
以勤字、廉字為本，庶幾磨礱勳忍，漸成名將。勉之，發去勸誡淺語
三本，聊資觀省。

批唐鎮軍稟（十一月初六日）

二十九日之役，雖殺賊無多，亦足少挫兇鋒。孔靈一股，業經
擊退否？趁勢出嶺，至旌德會剿，將古賴各股擊退，不入嶺內，全徽
之幸也。日內賊由九洲洲渡江，北竄皖北，萬分緊急。含山、巢縣失
守，調蕪湖之樹字五營渡北岸，守無為州，留周萬倬仍守蕪湖，不
能救援旌德矣。專盼貴總與鈴峯馳解旌圍也。

批朱總鎮十一月初五日稟（十一月十三日）

周鎮一軍，僅一千八百人，內有五百係新收之降卒，本年病者亦多。因旌德業已解圍，遂令其仍守蕪湖，未來涇縣矣。甯郡之易開後，已至涇縣，會令其與貴鎮通信，不知通過信函否。貴軍守旌德，總須與涇縣甯郡常常通信，乃可辦事。祁門於初七日失守，余於十二日備一公文，請貴鎮棄旌德不守，即回徽州，與唐王二軍同剿祁門，不知接到否（其文係交涇縣令吳廷華專送）。鄙意深慮貴軍缺糧，故令棄旌德也。頃貴處來勇言，旌德之米尙可支三箇月，則旌城自不可輕棄。請留三營堅守旌德，而閣下酌帶隊伍赴休甯助剿，或約會駐涇之吳七營夾攻太平，亦足掣祁門之賊勢。現在鮑軍糧路將通，甯郡軍務漸有起色。如甯郡賊退，則水路可直運至旌德三溪，貴軍即靠北路灣沚甯郡之米，不靠南路祁門徽州之米矣。目下貴軍如米糧尙可支持，自以不退爲是。余相隔太遠，不知祁門及涇太賊情何如，不敢一一遙制，請閣下自行斟酌辦理。

批唐總鎮十一月初六日稟：

祁門已於初七日申刻失守，前此余屢次叮囑駐祁之良勇，祇許堅守營壘，不許出隊迎勦，正慮其一敗之後，不復回營也。聞王鈐峯初七日酉刻已至金字牌，想初八九必已開仗。若貴軍與王軍尙嫌單薄，當邀旌德朱雲巖一軍同至歙休會剿祁門。此間亦擬派一軍，由建德會剿祁門，惜倉卒無兵可派，實深焦灼。歙休之米糧子藥，應足支三箇月，貴軍與王觀察勉支一月。十日後，余

必撥兵從嶺外打入也。

批唐總鎮十一月十一日稟：

王鈐峯一軍，應今全紮祁門，以固根本。雲巖日內能會合涇縣易鎮各營，攻克太平，大妙。大幸若其不能，則雲巖宜退徽州，分防休甯。貴軍宜以少半駐防祁門，以多與與王軍作游擊之師，且待朱易信到，再備公牘，調度一切。古賴劉三箇，屢挫之後，實非我湘軍之敵。雲巖不能追剿太平，是過慎而近於蕙矣。

批唐總鎮十一月十二日稟：

涇縣之賊，於初四日撲城，當即擊退。初六日，我軍出隊追剿，則賊去已遠。目下旌涇兩城，應皆無事。惟太平有賊，未知朱雲巖與易開俊能去一夾擊否。貴鎮速回郡城，甚是甚。且待太平的信，再行調度可也。

總理老湘營務王道文瑞統帶楚軍老湘營王副將開琳稟收復祁門縣城情形由

此次祁門之失，由於良字前右兩營不應出隊，人數太少，奔潰太速，爲賊所輕。不能禦賊，反引賊入。假使堅守營壘，不過數時，而該道援軍已至矣。該道將等一軍，旬日之內，既克績溪，又復祁門，士卒忍飢奔命，晝夜不遑，良深敬念。現聞賊由赤嶺回竄田家樂等處，則桃樹店一帶，應無逆蹤。仰督率七營全駐祁門，勤探祁西歙南兩路，相機堵剿。顧祁西，所以重景鎮也。顧歙南，所以重葵源也。其歙城以東，桃樹店以西，羊棧大洪等嶺以北，該軍均可不

必兼顧。庶志慮專一，而兵力不過於疲乏。

批唐總鎮十一月十七日稟：

前批令王道文瑞一軍堅守祁門，想已遵照辦理。如左帥欲調王軍至景鎮等處，則令朱軍退徽，貴軍退祁，各派二營守休甯。如王軍不赴他處，則姑且堅守徽休祁旌四城，待賊蹤竄定之後，再行相機調度。

批唐總鎮十一月十六日稟：

目下實無得力大隊可以派赴漁亭，且多儲米糧，子藥，堅守祁旌歙休四處，守過三箇月，再看賊勢何如，另作調度。

統領韓字營全軍韓參將進春稟送新募九營營官弁勇

花名冊由：

現准撫部院來文，已調該軍移赴樂平，擇要駐紮。新集之勇，未經訓練，頗以爲慮。惟當督率弁勇，人人以勤字自勵，趁未與賊遇時，無論如何恩忙，每日總須訓練。吾嘗謂當營官統領者，有四箇不字訣：曰『不要錢，不怕死，不偷懶，不擾民。』該軍此時尤以『不偷懶，不擾民』爲要。

鮑提督超稟懇奏請開浙江提督缺，回籍奔喪，由：

貴軍門丁憂，業於前月廿七日具奏鈔稿咨會矣。茲復一再陳情，詞旨迫切。貴軍門孝思純篤，又係屢立大功之人，本部當當奏求皇上，破格天恩，賞假回籍治喪。惟獨當一面之人，須視軍務之緩急，以定行期之遲速。從前七年、八年，本部堂與胡撫院丁憂，

值軍務大鬆之際，荷蒙特旨賞假，是以起行較速。九年勝帥丁憂，值軍務緊急之際，六次陳奏，始蒙俞允。是以聞訃後，歷五箇月，乃能起行。本年李撫部院丁憂，值軍務稍鬆之際，兩次陳奏，始蒙俞允。是以七月初六日聞訃，閏八月底乃能起行。貴軍門現在丁憂，正值甯國軍務萬分喫緊之際，恐須三四次陳奏，乃能仰荷聖恩。俞允。若能將西河灣泚之賊擊退，糧路早通，聖心大慰，或能早邀恩准，亦未可知。貴軍門一面節哀治軍，穩戰穩守，一面附片具奏，懇恩賞假，靜候諭旨。貴軍門之母年歲若干，子孫若干，何日自皖到籍，一併迅速呈明。至要至要。

唐鎮義訓稟報軍情由：

朱軍既已棄旌不守，而青陽又於初五日失陷。兩處皆爲失算，此余調度不善之咎，非雲巖拔行太速之咎也。惟余意欲雲巖由涇赴青，係憐涇軍太孤之故。今雲巖不走涇縣，而徑至徽州，使涇軍之勢更孤，是雲巖亦不能辭其咎矣。事已如此，悔之無益。刻下惟令雲巖兼程赴池州府，會合守池之四千六百人，迅速進勦。青陽並由青陽進勦石太，庶可解涇縣之困，而爲徽祁嶺外之援。朱軍若至池州，米糧子藥不必多帶，本部堂專解米五百石，子藥各二千斤，至池以待之。但愈速愈妙，不可稍緩耳。徽祁今臘明正兩月，斷可無慮。歙之東，淳安，嚴州，均有重兵。休之南，有玉沐湘勇二千，現駐五城山一帶。祁之南，景鎮有重兵五千。祁之北，池州有重兵七千。處處皆可應援，較之庚冬辛春，余在祁門時，安穩多。

矣。

統帶鼓湘營青都司青九稟籌辦米糶子藥及防務情形

『勤加操練，嚴禁騷擾』二語事做營官的要訣。近來湖南建功立名之人均從此二語做出。該都司知從此用力，將來又為名將矣。拭目俟之！

批唐總鎮十二月二十日稟：

良字營極不可恃，故余屢次專函，祇令堅守營盤，不許出隊接仗。王曹二員，即當附案參辦。王沐四營，目下紮江灣，亦自無礙。如果旌太之賊內犯，當令其進駐龍灣一帶，或徑駐草市屯溪更好。候便中批示可也。

批朱總鎮十二月二十八日稟：

既得青陽，則江邊各城皆為官軍所守，大局可保平安。貴軍在青陽整頓一兩月，本部堂不遽催進兵也。韋部宜守城內，貴軍宜紮城外，牆濠不可疏忽至囑。

批朱總鎮正月初七日稟：

韋部年內不至青陽，殊不可解。頃已嚴批催之矣。貴軍在祁門每營領銀三千，尚可設法採買米糧。此時安慶穀米太少，祇可酌解少許，不能再濟千石。其火藥、油燭，可由江外軍械所暫為應付也。

批梅守正月十二日稟：

若賊攻旌太石青各城，堅城易於防守，鄉間又無可擄，賊當不能逞志。若賊由績蔡淳遂直犯江西，卻極可慮。金尙未到，安慶毛亦為雪所阻，未能南渡也。石青二城固主守而不主剿，然此等窮寇亦非難剿，可與古隆賢熟計，相機截剿，無坐失時會也。

批唐鎮軍初八日稟：

趁侍逆未到之先，初九日若能痛剿，將績溪攻克，則大股之續至者，亦易剿辦。若初九日未能得手，則初十以後，連日大雪，不能進兵矣。金逸亭至今未到，毛軍為雪所阻，未能拔營，十七乃能渡江也。該軍不能猛戰，久為浙軍所笑。此次務當竭力痛剿，能拒侍逆不犯江西，二月即開單奏獎可也。

總統江南水師吳鎮全美稟：裁船節餉，并布置江防，由

來贖并清摺均已閱悉。所有裁船節餉，并布置江防各情形，均臻妥協。已准都將軍鈔摺咨會，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具奏矣。希即實力整頓，毋更沾染舊習。用兵之道，總以不擾民為第一義。本部堂頻年教人，首重愛民二字。貴鎮初膺重任，務須與麾下將弁約束，禁止擾民，苦心告誡，苦口丁甯。申說一次，有一次之益。懲辦一案，造一方之福。本部堂與貴鎮等交相勸勉可也。

王副將高呈報開用管帶強中前營關防日期，并回徽城訓練由。

良營舊勇騷擾地方，習氣最壞。既經挑選，改立新營，務當認真訓練，整飭營規，一洗從前積習，庶幾可用。營頭之優劣，全視乎

管帶之人。該營官果勤以自勵，廉以率下，自可作士氣而服衆心。第一禁洋煙，第二禁騷擾，第三戒晏起，第四勤操練。營務必日有起色。勉之！勉之！千萬千萬。本部堂既怕各營打敗仗，尤慮各營官學壞樣。小敗不過誤於一時，學壞則誤及終身矣。我教爾等，卽如父兄之教子弟，字字皆我之心血，切莫忽略看過。

批朱總鎮正月十九日稟

青陽縣城內，應由貴鎮撥營駐守，或以三營守城內，四營紮城外，抑或四營守城內，三營紮城外。均由貴鎮自酌。大通米少價昂，自安慶以下皆然。卽安慶以上亦如此。實可深憂。現派人至江西四川兩省買米，約計須四五月乃可運到。此兩三月殊難接濟。貴軍向由山內糶臺支應，儘可仍向李勉林商酌，由饒州運米一二千石，至青陽，尙不甚難。貴鎮一面自行購買可也。

批唐總鎮正月二十一日稟

蕪陽屢敗之賊，如果竄微，應不甚悍，守禦尙易爲力。惟王沐一軍，營規極鬆，從未見仗，斷不可恃。該鎮但可與王道會勦，不可與王沐會勦。自度戰無把握，則以閉城堅守爲主。至囑。

批唐鎮軍正月二十四日稟

休城僅有三營，極不放心。然賊從東來，必先打郡城。若郡城站得住，休城當可無虞。王牧一軍，未經戰陣，不宜與之會勦。若能

穩紮草市，保住王牧營盤，休城必可無恙。賊若攻休城，必先攻草市營也。此間目下無營可撥，卽有亦不能於旬日到休，不必懸望。

批唐總鎮正月二十五日稟

續溪之賊，旣退郡城，可以放心，殊可欣慰。退去嶺外，難保其不犯黟縣東建，然事勢已略鬆矣。古賴二賊，本不善戰，又無一定主意，故時進時退。時東時西。我軍禦之之法，守則以靜字爲主，戰則防其頭陣猛撲，頭陣站得穩，則以後不足畏矣。

批唐總鎮二月初一日稟

日內西河、小淮、密、奎、潭、澗、訛之賊，已被鮑軍擊退。朱軍不久卽可進勦石太。嶺外局勢大鬆，嶺內休祁等處，計不久必可略鬆。不必遽請開營。若另開新營，到時亦在四五月，不能救目前之急也。

洪副將德發稟接帶湘前左營日期

作營官之要，不外勤、廉、明三字。勤則足以率衆，使常有奮興之象；廉則足以服人，不致來怨讟之聲；此皆人力之所能爲也。惟明之一字，須帶有幾分天性，然亦可由人力做去。如事理有不明者，時時向統領僚友講求之，退而加以思索，思之不得，仍復再問，必使了然於心。然後已。如此日積月累，自覺進益無窮，心境漸幾於明白矣。該營官打仗勇往，本部堂尙可放心。惟須於此三字，加意用功，庶不自負厚望。勉之。

批唐鎮軍正月廿九日稟

今年正月初八、九、十、十一、十三等日，貴軍冒大雨、大雪，出隊力戰，使賊不敢再窺休歙，爲功甚偉，可慰之。至目下徽境雖可

無虞，尙慮逆蹤由嶺南馬金一帶，以竄開菱，已飭毛道移駐龍灣屯溪等處，專扼馬金一路。望貴鎮與之熟商論堵扼馬金，則毛軍宜紮龍灣五城等處，愈近愈妙。論游擊之師，不宜守壘，則毛軍宜紮休城分駐屯溪，不宜更分紮他處。究以何者爲最善也？李宅賻儀及祭幛收存，用情微嫌過重，且待朱軍送到，再酌加輕重懸絕，則尊儀或須略退耳！

鮑提督超稟奏准回籍治喪，由：

初六初八兩次來緘，均已閱悉。王鎮可陞一軍，已據報於初九日移防灣。該處尙需水師一營，候晤商彭部堂，楊軍門，再行酌派。貴軍門急思回喪治籍，自是人子至性，惟前次欽奉寄諭，俟江南軍務大定，再行奏請給假。旋又奉特恩，賞賜福字，朝廷於貴軍門禮數甚深，屬望方殷。本部堂實不敢代爲陳奏，抑且不忍再爲瀆陳。李撫部院去秋兩次奏請，實因吐血病重，非僅爲奔喪也。貴軍門當強抑孝思，勉竭忠忱，暫時仍督師節節進勦，以答恩眷之隆。趁此機會，即日進勦東，占奪要隘，庶皖南全局安於磐石，金陵後路不久空虛，九仞之功，切勿虧此一篲。至要！至囑！現在李撫部院已於初八日起程來皖，江軍門忠義，亦率師東來，兩軍二萬餘人，三月間可由巢含進勦江浦，九州。貴軍門若由東，勦進孝陵，則四月間金陵可以合圍。此十年以來未有之機會，何可錯過？企望企望！

批朱總鎮稟：

去冬因貴軍士卒病者尙多，是以批准在青陽休息，此時病者既已復元，自應迅速進攻石埭。其幾成留守，幾成進勦，均由貴鎮斟酌辦理，儘可不必請示。現在金陵及蕪湖金柱等軍，均極穩固，浙帥連克二府七縣，賊勢極疲，極亂之時，若我軍猛勦而穩守，必易得手。

批唐總鎮二月初八日稟：

續歙一帶居民凋殘，聞之傷心，然兵力祇此，但能守城守壘，不能分佈各鄉，見賊即打，理勢然也。紫草市之王丞一軍，究竟何如？自立軍以來，並未見仗，自難言戰。不知守壘，略有可恃否？若守亦不可靠，不如調之入休甯城內守壘，所以保全休邑，即所以保全該軍。祇要徵休、景四處穩固，他處縱然糜爛，事猶可爲也。望閣下細心察看，看定後，一面與王丞商議，一面飛告敵處，即行札飭辦理。本部堂於山內之事，所不放心者，惟休城與王軍耳。

批唐總鎮二月十四日稟：

譚星一股，花旗一股，合之古賴等匪，人數實已不少。徵休同時喫重，亦屬意中之事，擬即調李申夫五營，速守青陽，而令朱雲巖回駐休甯。若周厚齋能於五日內到皖，則以周守青陽，總在半月之內，可令雲巖入嶺，閣下宜堅守以待朱軍之至，庶合祁門王軍可以一戰。若草市王軍，則未必可恃也。

批朱鎮軍二月二十日稟：

賊攻青陽，圖竄東建，亦意中之事。祇要內守徵、祁、休甯，外守

青陽池州，江西守景鎮樂平，大局當無妨礙。古賴黃皆屢敗之餘，軍器不全，我軍若得五千勁旅，儘可擊之回竄，不令內犯江西。更好本部堂於日內可到大通青陽，若不甚喫緊，貴鎮可來大通一晤否？如賊距城不遠，則不必來，囑易芸該來舟次一見亦可。

朱鎮品隆稟連日擊賊，并出隊由。

胡黃李三逆已另咨鮑軍門，即日率師由南陵青陽一路進勦。特恐各股併行逼入嶺內，徽軍難以支持，而徽郡各防兵，尤以休甯一城未可深恃為慮。昨唐鎮加派王華雲一營協守休城，未知足當大敵否？該軍駐守青陽，暫時應緩進。凡守城之道，賊始至猛撲，一鼓銳氣，宜堅壁不出，少鈍其鋒，而銷磨其氣。即一日之中，賊初來之時，其氣甚銳，至未申以來，則意興減而氣衰矣。古人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者，此也。貴鎮好出零隊，好打油仗，最易為賊所輕，不出則堅壁靜守，出則須以大隊猛打，不可零進零退，徒長賊鋒也。

批唐總鎮二月十七日稟：

本部堂深以休甯一城為慮，貴鎮派王副將入休協守，甚慰。甚慰，但守則靜守，不放一鎗，不出一人，打則猛打出隊，不可太零。收隊不可太快，出隊見賊，未開仗而輕收者，尤長賊氣。貴鎮與雲巖一軍，每好出零隊，打油仗，以致為賊所輕。以後出隊之時，點足實數，若不滿一千，不必輕出也。賊竄江西，不能飛越景鎮樂平，若該二處自能堅守，則各處援兵亦必速到耳。

批唐總鎮二月二十三日稟：

各股賊皆無甚技倆，惟人數甚多，我痛剿則脅從立散。賊小勝，則凶鋒頓長，官兵開仗，初交手時，切不可輕敵，既獲勝後，又不窮追，多殺。蓋輕敵則恐一路疏失，各路之賊皆長氣，不窮追多殺，則不能寒賊首之膽，而脅從者亦無隙可逃。大約此次賊頗易打，祇要臨陣善於審機耳。

統帶吉中貞字武字兩營，蕭提督開印稟報，開用關防日期。

統帶之任，不但講求戰守，更宜勤以勵已，廉以服眾，凡事留心考究，不知則問，多問多思，期於明白透澈而後已。苦心磨鍊，冀成吾湘名將勉之。

批唐總鎮二月二十八日稟：

日內軍務喫緊，皖北則江浦浦口等城失守後，偽忠王上竄巢城，以數支牽制廬江官兵，以數支牽制無為州官兵，而以大隊初四、五日猛攻石澗埠毛道營盤。文報接濟，皆已不通。南岸則花旗古劉等股，磨集徽境，而黃胡李等股，又從東建直犯饒景本部。堂已調霆軍馳援景鎮，鮑軍門於初七日到青陽，將由建德赴江西矣。因毛道四面被圍，又調霆軍改援石澗埠，先解毛軍之圍。不知景鎮樂平官軍能堅守待援否？貴鎮守徽休，王道守祁，均可放心。但恐劉景司須赴景鎮，山內別無游擊之師，殊深焦灼耳。

批唐總鎮三月十二日稟：

頃又接張道稟毛軍於十三日接仗挫敗該軍亦有傷亡十四日賊攻郡城甚急不知能保全否毛軍於正月到徽至今四十餘天尚未布置停妥辦事不迅速打仗不奮勇果不出入所料可歎可恨

批唐總鎮三月初二日稟

聞徽郡賊匪極多半月未接來信焦灼之至然徽休三城計必可堅守無虞北岸無爲州石澗埠毛道營盤被賊圍撲水洩不通已九日矣調遣軍由大通往援計十七八必可趕到俟石澗埠解圍靈軍仍回南岸援勦建德景鎮一帶不過四月中旬靈軍在祁西祁南痛打幾仗徽軍必可大整也

批唐鎮軍三月初八日稟

休歛一路雖經擊退而漁祁尙十分喫緊東建等賊聞尙膽集於石門洋塘桃樹店一帶均爲祁西祁南之患實深憂灼現派鮑軍進攻無爲州待石澗埠毛軍解圍後卽調令由青陽石太進援徽州然計期已在四月中旬矣務望我山內諸軍再竭力堅守一月則鮑朱援軍皆集自可苦盡回甘

批梅守三月二十日稟

十三日不過毛軍小挫賊已遷由休南龍灣一帶竄入江西矣十七日大股續至唐毛二軍在楊村大敗不知休歛三城果能保全否該軍能派六營入嶺援救極好極好大慰大慰頃已辦札排遞矣仰卽日入嶺商同剿辦古隆賢深知賊中虛實當可探得

確情以謀取勝胡樂司尾股人數當亦不少然前有旌太兩城青石可無礙也

朱鎮品隆稟奉札出攻石埭并擊賊築壘於墩上瓦園由

來贖可怪可歎一味支吾全不實心幹事石埭距青陽甚近可打行仗酌帶乾糧出賊不意機在迅速何輜重之有又何修壘之有鮑軍門自甯郡至涇縣計程百廿里正月初五一晝夜趕到初六日將撲涇之賊擊退解圍初七日仍回甯郡高祖山老營青陽至石埭八十里先日由青陽出隊至離石城十里許札駐次早開仗後仍回青陽可也青陽至陵陽不過五十餘里陵陽既有賊三更前進已刻至陵陽開仗本日回青陽可也嶺上蘇有賊先勦嶺上蘇可也秧田埂瓦園有賊先勦秧田瓦園可也駐青陽已經三月於附近之賊全不動手一打乃以此稟塞責可惡可恨如此何須多營仰卽撤去二營酌留五營專守青陽終年不動一步可耳

由

來緘閱悉貴軍門一聞石澗埠解圍之信卽應確探賊竄何路設法腰截方爲不負此行乃冒昧返舟殊屬不合貴軍門於初十早接調援無爲之贖十一日儘可渡江十二三四五等日儘可由陸路抵無爲州十六由州出隊十七日毛劉彭蕭大戰之時靈軍儘可由西路會剿若使貴軍十七會剿該逆何至由西路上竄廬江來緘又稱乘此風利上行試思十八日自無爲開行廿一日

申刻始至泥汊，四日僅行六十里，尙得謂之風利行速耶？明知船行甚鈍，貴軍門聽將士之言，貪舟中之逸，不願登陸。此次擄船至千餘艘之多，大通荻港各卡釐金大減，船戶人人含怨。前據緘稱：到無爲後欲仍留各船，本部堂會答以所得者少，所損者多，批令將各船一律開釋。豈未接此批耶？往年加夫八百餘名，豈至今一步皆不能走，而動必需船耶？如再不將各船隻一律開釋，本部堂定當據實奏參。勿謂言之不早也！廿一日發去一咨，請貴軍門由王家套等處起岸進兵，以解廬江之圍。茲據稱欲由礮陽登岸，從陽至廬江二百一十里，王家套至廬江一百里，何爲舍近而圖遠？應卽仍由王家套登岸，迅速進剿，亦不必親來安慶。

朱鎮品降稟賊撲青陽，籌備儲糧堅守，由：

據稟，斷能穩守穩擊。大慰大慰所領米糧，卽飭糧臺趕緊籌辦。徽州之賊旣已退回，則徽休祁門可保無虞，此大可喜之事。賊中無『斗王』，卽堵王，民間皆稱堵王係黃文金，號黃老虎者也。在皖南諸賊中，最爲凶悍。十一日，在祁門小路口大敗於王鈞峯之手，現聞尙在石門、洋塘桃樹店一帶，總圖內竄江西。來函謂斗王亦至青陽，恐未可信。希卽詳細探明見示。

朱鎮品降稟賊攻城壘，我軍出擊獲勝，由：

此股賊匪，前自甯國涇縣敗回，本已衰弱。頃又自徽州敗回，其氣尤餒。我軍平日宜戒浪戰，若看定地勢，酌定時候，本有可打之機，卻又不可太斯文了。一經得手，卽須痛剿窮追。上午得手，下

午又剿又追，先日得手，次日又剿又追，乃足以振軍威，而寒賊膽。不過猛打數次，三千餘人卽足抵萬人之聲威矣。若一味穩慎，全不勇猛，交鋒之際，見賊小挫退，我亦得罷且罷，得收且收。不說天色將晚，便說風雨將至，不說士卒飢疲，便說出隊太遠，不說怕有埋伏，便說另股包抄。如此則永無痛剿之時，賊亦永無喫虧之日。不過數次，賊必狎而玩之。三千餘人，祇足抵千餘人之聲威矣。往昔鮑春霆帶三千四百人，七年打意生寺，八年打涼亭河，實有十餘萬悍賊，故鮑在二郎河一帶三千餘人之聲威，足抵萬人。近日王鈞峯守祁門，僅二千八百人，尙分二營紮漁亭。三月十一，破黃老虎一股於小路口，打得甚猛。黃老虎不敢再擾祁門，其聲威已足抵五千人。貴鎮在青陽，與古賴劉藍等逆示周旋，儘可大有作爲。不料聲威日減，大負期望。唐鎮亦是過於穩慎，爲劉王客兵所笑。此批仰鈔錄移知唐鎮可也。

批唐總鎮三月二十五日稟：

頃接來勇面稟，二十五夜宿漁亭，聞劉王各軍已於二十五日再攻黟縣，嶺內肅清矣。此次僞忠王大股於十七日自石湖埠解圍後，於十九日攻撲廬江，二十一日圍攻舒城，二十五日圍攻六安州。舒城守兵僅有蔣道二營，六安守兵僅有蔣部之利左等二營，亦能堅守城池。皖南羣賊不如忠逆之悍，徽休二城不僅兩營之多。除守城外，貴鎮儘可帶二三千人出打行仗，會同劉王各軍痛剿黟縣之城。乃劉王各軍迭次苦戰，貴鎮始終不發一兵相

助，大爲客兵所笑。本部堂有何顏面見人？朱鎮一軍，現在亦但能守而不能戰，大負期望，可歎可歎。

朱鎮品隆稟連日剿擊各路匪徒獲勝，由：

兩日之戰，總不切實痛快，譬如治病者，略施表散之方，而無猛攻之劑，則病終不能去。目下皖南之賊人多而不悍，勢散而不整，實係衰弱無能，易於攻打。我軍但審機量敵，一有可乘之際，即猛擊猛進，猛殺猛追，使逆膽悉寒，不敢窺伺，庶可一勞永逸。不然株守以待，賊至稍勝，而即收隊，穩則穩矣，於賊毫無所損，而各股之環繞於前後左右者，或遠或近，若出若沒，且糾纏而無已時也。

批：唐鎮義訓稟連日擊賊獲勝，則：

初一二三等日，連日苦戰獲勝，賊膽必日寒，士心必日壯。凡軍威所以大振者，全是打出來的。有四分是把穩打的，有六分是冒險打的。從前楚軍初立，塔軍門有八分冒險，後來多鮑有七分冒險，李忠武亦有六分冒險。近來各軍專圖十分把穩，不肯冒一二分險。雖窮餓之賊，殘敗之賊，亦從不猛打痛追，以致窮蹙者不肯降，裹脅者不肯散，浙賊所以棄浙而趨皖者，以浙打而皖不打也。望貴鎮挽此積習，變此風氣，東館西館陵陽鎮之賊，望次第痛剿而驅除之。

唐鎮義訓稟：祁防喫緊，懇飭朱軍入嶺，以固根本，由：

該軍是徽郡之地主，各軍皆係客兵。該軍雖僅紮徽休兩城，而於漁亂三處，皆當派人坐探，與各軍宜常通信，有警急宜

飛速馳援，有喜信宜飛速馳報，方不失主人之道，方足聯客兵之歡。劉王兩軍於二十五日大獲勝仗，將十都等處賊壘全數攻破，夥賊全數出嶺。該鎮二十六日尚不得音信，何憤憤若此耶？此次客兵十分出力，主兵從不會剿，本部堂實無顏面對人。該軍祇可出隊剿，不能分紮嚴寺。本部堂已於劉臬司稟內批明，並照會貴鎮矣。朱鎮日內方與各賊屢次苦戰，青陽亦係萬不可失之地，已另調李道鈞字一軍，建山進剿祁西矣。

批：唐鎮軍三月二十八日稟：

該軍祇可出隊剿，不能分紮嚴寺，前已批於劉臬司稟內，並批該鎮小稟矣。至親赴漁亭會晤劉臬司，則早應前往，且應當常往見，殷殷親近。渠以客兵如此速來，如此苦戰，葉道則宜聯以誠意，贈以儀物，貴鎮則宜助之同戰，陪之同勞，庶不愧爲主人之道。乃葉道與貴鎮許久不至，劉臬司營中一會，任他苦戰，苦守，東奔西馳。本處鎮道若置之不聞不問，昨劉臬司有將赴景鎮之議，而王沐亦將回顧江西，黔漁之事恐致決裂，實深憂悸。現調李道鈞字一軍，由建救祁，亦須中旬乃能到也。

鄧萬林稟奉諭派往淮揚營中，同襄軍務。

現在下游軍事頗順，水師礮船日增。該將既赴營襄理軍務，應以勤訓練、戒騷擾爲第一要義。而上海風氣奢靡，最易沾染嗜財倚勢，最易敗名。尤以崇儉守廉爲本，勉之！

批：唐鎮軍四月初六日稟。

湖州既未克復，後股上竄之賊，必且絡繹不絕。前與毛軍會剿，既難取勝，則此時該軍截剿，亦不過斬擒而已，不能退賊而創之也。仰嚴守徽休兩城，以固根本。無以賊不攻城，而或忽之。

批：唐鎮軍四月初五日稟

此稟已隔半月，不知該軍已分紮屯溪否？若尙未分紮，卽不分亦可。該軍除良字二營，及已撤之震字營外，僅止六營。派隊出剿，則可分紮三處則單。本部堂已函告左部堂矣。現調李道鈞字一軍，前赴山內，該鎮可與之面商一切。

批：梅守四月十九日稟

現札李濟元帶建字二營，先往太平駐防。如有警信，該守務須簡派一營，速赴太平會防。涇旌青石皆有守兵，該逆萬無久攻之理。易鎮六營，分守涇旌二城，湘前等十營，斷無不能守三城之理。但不能分兵出城，鷓鴣建字營雖弱，亦尙可助守也。陳鎮甫經到池，未便改令移防耳。

批：容海稟奉批堅守弋江，修築營壘，由

凡帶勇者，聲名最關緊要。駐紮之地，能嚴約勇丁，與民秋毫無犯，則聲名卽從此起矣。若擅作威福，縱勇四出索擾，則聲名一壞，人皆避之，萬事都行不動。該將係投誠之營，民間早聞而生畏，雖賈賣人亦怕進該營，必須加倍約束，乃能將長毛二字洗滌乾淨，勉之。勉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該將若矢志不擾百姓，亦立地作好人，立地成名將矣。

郎中銜戶部主事文嶽英等稟請修葺南嶽廟，出示勸捐，由

南嶽廟歲久就圯，自應卽敬謹修葺，以肅明禮。據稱康熙年間聖祖以冲聖臨朝，允臣下祝釐之請，發帑興修。中承趙公實董其事，是當時以南嶽有壽嶽之稱，而臣下遂默致祈天永命之請，或亦古人禱祀羣望之義。今巡撫毛部院，撫湘二年，雖勳績未知與前哲何如，而忠君愛國之忱，則幾堪媲美趙恭毅公。皇上冲齡踐祚，同符聖祖，誠使禮秩壽嶽，重修祠廟，有裨於聖主之遐齡，則毛部院必渴誠將事，卽本部堂亦何敢視爲緩圖。候卽咨商毛部院主持一切，本部堂會同董理。香客每名捐錢二百文，尙不爲多。准會銜出示曉諭，曠學銜等七員，及照磨曠學徵，均准給予會札。水陸各營，由本部堂札飭，量力捐輸。歲修租穀，應由毛部院飭查追繳。餘均照所擬辦理。

水師嚮導營新授江南狼山鎮總兵王吉稟奉到行知，由來贖閱悉貴鎮新膺簡命，受恩愈重，責望愈隆，益當奮勉立功，以圖報稱。治事宜勤，操守宜廉，行軍宜愛民，說話宜誠信。四者闕一不可，無以官大而忘之也。

統帶貞右馬步各營，成提督大吉，統帶湘皖等營蔣道凝學，管理湘中右等營軍務毛道，有銘會稟預籌分軍防守各處情形，由

據稟所籌各情形，具見周密。本部堂前因我軍攻堅，傷亡過

多壽城既失，士氣減損，故但思歛兵以保六安。穎州尖鑽三處，而未計及不守各要隘，則三處亦不能保。又未計及兵退太遠，則六北之糧盡爲苗有，六北之圩盡被苗脅。此本部堂之疏失也。茲來稟籌畫詳明，應即如所擬，妥爲布置。

管理湘中右等營軍務毛道有銘稟復：元中營勇在舒城滋鬧情形。

副將胡秀世，瘡傷尙未平復，應准免其來省。仰即將看管病勇之親兵李玉興，即日押送來省聽候查訊，以期水落石出。亦不能以該親兵所供一面之詞爲憑。湘軍昔年聲名天下，欽仰近日各處鬆懈，擾民破控之案，層見疊出。若凡案皆不認真審訊，則我湘勇愈趨愈下，將爲世所唾罵矣。

勳中營潘游擊立勳稟苗逆衝犯三河尖，賴沿河團練節節堵禦由。

該游擊督練固守尖鑽，使正陽之逆不敢衝犯，保全要隘，具徵忠義，固結敵愾，同仇深堪嘉獎。即日札飭辦理三河尖練務，協同成軍，俾力捍禦，以保身家，以衛良民。苗逆之意，自以爲平日會有一小患在人，人必從之。而不知彼爲團練，名正言順，人樂從之。彼爲叛逆，名不正，言不順，一旦身敗家破，上辱祖宗，下戮妻子，誰肯從之？兩淮自古多豪傑之士，大丈夫情願效忠聖朝，豈肯爲苗逆作臣僕？情願自立門戶，豈肯爲苗逆作爪牙？該游擊帶練日久，凡兩淮豪傑，必多素通聲息之人。仰將其中不願附苗者，詳細密稟。

以便給札辦團，同心討苗。三河尖巡檢史化明，未能得力，應即撤任，候飭司另行委員署理。

朱鎮品隆稟病重難支，及朱守聲隆身故，派員照料該營營務由。

兩年以來，各軍病故者，多屢損將領得力人員。每一思之，輒爲神傷。本部堂去冬，亦遭手足之喪。故於貴鎮暨張臬司之弟劉臬司之兄弟，尤爲愴懷。所幸令弟有三子，較之張劉等稍足自慰。貴鎮重任在身，亦宜強自寬懷，無過悲感也。

批：唐鎮軍七月十九日稟。

婺源可慮。楊部堂已咨左部堂，於王鎮王道二人中，派一人守婺。本部堂亦於金陵軍中另派守甯國涇旌，抽出易劉兩軍與朱南桂，爲皖南游擊之師。閣下與金觀察惟堅守三城一隘，不過月餘，當有活兵到徽境也。

批：唐鎮軍初四日稟。

據金陵來信，湖州克復，蘇軍郭鎮松林直追至廣德州。似逸賊已不甚多，即多亦狼狽已甚，斷不能似聽康等股之整齊也。貴鎮若與金軍合力痛剿，當不至如三月之債事。望與易劉二鎮多通書信，審確賊情，猛擊而穩圖之。

批：唐鎮軍八月初三日稟。

青陽被圍已二十日，朱鎮久病不省人事，軍士病者十居六七，危急之至。派鈞字營由大通往援，因隔水不能直達城下。江席

二軍由池州往援，亦因病者太多，尙未至池。無論青邑可保與否，徽甯兩府九月必喫緊矣。仰會商劉臬司王道安爲防範，至要。至要。

統領景防各軍，段道起稟，請札飭皖南道府籌款發賑，濟食難民，由

皖南各屬迭遭蹂躪，百姓流離困苦。本部堂每一念及，寢饋難安。自上年來，疊次飭發賑米，每縣二三百石，至五六百石不等。無如地方寬闊，軍餉支絀，既苦惠小而不能備，又恨力薄而不能繼。而逆業且時時竄突，災黎迄無休息之期。其勢與現在江西僅鄱湖都彭被擾各屬賑濟有限者不同。茫茫浩劫，具禍以熾，忝膺巨任，徒增愧歎耳。

批唐鎮軍八月初十日稟

山陽坑等處易鎮於七八日疊獲勝仗，該逆業出老竹嶺外，不知仍竄入否。歙南深渡一帶，如果堵剿得力，恐該逆將由歙北亂竄，仰督率各軍，穩猛圖之。

批朱鎮軍稟

喻席兩軍，不知能從茅坦打進否。李軍有十二日之挫，恐難再振。江軍留病勇守池郡，好者俱交席軍帶打茅坦一路。鮑軍日內無信來，不知春霆病好否。宋國永已帶隊至蕪湖，否此外實無大枝援兵可調。愧極愧極。

三河尖練總潘令稟，蘆札辦理團練，并俟訪得才堪濟

變者，當密爲舉報，由

該令居心光明，措詞真切。此稟可以見其大概。閱之欣慰無已。所稱抱濟世之才，矢堅貞之志，不爲利害所動，此豪傑之士也。心知順逆，隱懷忠義，而亦不免被其逼脅，此不失爲良善之人也。豪傑之士，難以邂逅之良善之人，尙可以人力求之。求之而實見其行，實信其心，方行舉報，則斟酌而無冒濫矣。仰隨時留心訪察，以慰期望。得一好人，便爲天地消一浩劫也。

傳參將家桂稟奉札代理湘新後等營統帶事務。

該將質地寬厚，易得勇心。惟行軍當以嚴爲主，臨陣紀律不嚴，則無以作勇敢之氣。平日營規不嚴，則無以儆騷擾之風。周鎮能打猛仗，能耐勞苦，故該營屢立功績。該將接統其衆，無墜成規可也。

候選府經歷張翰貽稟，接帶新仁營事務日期。

現在羣逆萃聚青陽，距南陵甚近。該員新充管帶，須務廉以持躬，勤以率下。先民有言：『不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聞該員少年老成，勉之又勉，名將名臣，在有志者爲之，非有種也。

朱鎮品隆稟青陽解圍由

此次黃李大股圍攻青陽，適值我軍疾病空乏，不能自存之時，可謂奇險。貴鎮扶病登陣，與各將士忍飢苦守，竟能堅持三十八十之久，與援師內外夾擊，力解重圍，實非本部堂初意所及料也。我湘軍近年以來，守城守壘，已磨練出絕大本領。如前年冬之

徽州去秋之雨花臺，今春之石湖埠，此次之青陽，皆有百折不回之力，良可欣慰。貴鎮病勢已漸愈否？營官中病者三人，皆就痊否？深爲軫念。昨已檄調湘後兩營接防青陽，建字兩營接防池郡。貴軍暨江席李喻諸軍，分爲兩大枝，進圖石太旌德各城。而江席及喻紛紛呈請大加休養，該軍旬日可拔隊開行，否能趁此機收復石太旌德，則省力多矣。

統帶江蘇撫標親軍，總辦湘淮各營防剿事宜，李令鶴章稟克復江陰縣城由。

江陰爲蘇州北路屏蔽，賊所必爭之地。經該統領添調援師，將東南木城卡壘掃蕩淨盡，立復堅城，使蘇賊無路北渡實屬有功全局。與前此守常熟，克崑山，諸偉績，互相震耀。惟淮勇威望日著，本部堂所期者不在勳烈，而在紀律。必須如該統領去年初過淮揚時之秋毫無犯，而後可保常勝，可免後患。仰卽時時誥誡，處處維持，勿視爲老生常談也。

批：唐鎮軍九月初一日稟。

該軍祇能分守徽休，不能撥人紮於著嶺許村等處，昨已批告劉臬司矣。守得此嶺，難顧彼嶺，故余始終主守城不主守嶺也。

梅守錦源稟探明賊蹤由。

蘇浙肅清，皖南從此當無兵革之患，斯民稍得蘇息。諸將士從我甚苦，欠餉甚多，時常憐念，從此必可陸續給還，不欠一文。仰傳諭將領弁勇，此後既不打仗，專從愛民二字上用功，不可稍有

口角，壞多年之聲名也。

統帶貞右等營成參將大吉稟請給假養病省親由。

該將於四月十八日抵宋埠。五月初六日接由宋埠赴三河尖，援剿顯壽之檄。五月十六日始行拔營，六月初四尚未抵壽實屬畏葸逗留。本部堂猶念該將在李撫院部下，曾著微勞，姑示薄懲，以冀及早愧悟。乃竟怙過不悛，在固始數月，一任部卒四出滋擾，釀命劫獄，巨案疊出。該將仍託病不理，置若罔聞。屢奉檄催前進，始於八月二十四日令各營拔赴尖鎮，而該將則具稟乞假，希圖引退。使湘軍聲名狼藉，本部堂與李撫部院之名望大減。該將此時豈能置身事外，仰候金前道國琛到皖，前赴三河尖交代該營事務後，該將卽來轅聽候查辦。固始縣紳民原稟鈔發閱看，已派蔣道密查，計日亦將稟復矣。

統領銘字營劉鎮銘傳賀稟一件，另單，稟繳還銀米等情。近聞淮勇屢勝而驕，頗多擾民之事。該鎮甫膺專閫，尤宜不自滿假，時時以廉儉二字整躬馭下。苦口告戒，不准擾民，至囑至囑，若大功未立，而先墮聲名，甚非本部堂所期望也。

朱鎮品降稟古隆賢獻城乞降，懇分飭嶺外各軍，暫緩進兵由。

古隆賢一股，當飢困窮蹙之時，又懾嶺內外各軍夾擊之威，其率衆投誠，事尚可信。從前章志俊獻池州府城，被旋楊逆佔奪。去年洪容海獻廣德州城，亦因其部下內變，旋得旋失。貴鎮此次

當引前事爲鑒，十分防範，十分審慎，庶免後患。旌德招撫事宜，候即飭易鎮就近帶營往辦。然一展轉間，未免有需時日，且首尾茫然不知，亦太隔闕。不如一面由易鎮派兩營駐防旌德，一面由貴鎮派員將旌邑降衆帶至青陽，一併安置。廣德州招撫事宜，即派靈營宋鎮酌帶數營往辦，以資熟手。惟胡黃等股方膺集廣德一帶，其城易得而難守，殊爲可慮。甯邑賴逆一股尙不足慮，祇要石太旌廣四城皆爲我有，此賊囊在中間，豈能站腳不降？亦將遁矣。此時鮑軍方欲先取東壩，山內各軍亦因劉軍回浙，批令暫緩出嶺。江席李諸軍亦尙在青城，均可即照所請暫緩進兵，候分別各行遵照。其劉臬司績溪一軍，已於廿五夜專差飭知，毋庸剿旌矣。古降賢在皖南日久，其所部黨衆多係皖南被脅之人，不願回籍者諒不甚多，即日飭臺解銀一萬兩，爲石太旌廣四城遣散之資。其距籍較近者，由貴鎮等酌給路費。其距籍太遠者，每名給路費一千元，或以銀七錢代之。仍分省分起派頭目管帶押送，以免沿途滋擾。務須一律遣散，不令窮極投降之賊，仍擁重兵。卽有無家可歸者，不能不暫行留營，交其營帶，亦應遵照前批，至多不得過數百人。至要至要前二次各擁衆二千餘人，其遣散者爲數極少。辦理不善，宜以爲戒，毋以爲法也。至請給該酋二品頂戴，未免過優，無此辦法。從前張國樑、李世忠、韋志俊、洪容海投誠之時，亦未給如此官階。朝廷名器亦當顧惜，俟各城招撫辦妥之後，本部堂當奏請加恩，古降賢賞給游擊虛銜，以示獎勵。

三河尖練總潘令壇稟：所議練規，懇示遵行，由據稟已悉。本部堂嘗言團練須擇人而辦，細閱所議練規，首先以慎舉練總爲務，誠得擇人而辦之意。練總得一好人，則練長練丁皆成好人矣。藉團練之名，苛派公費，抗玩官事，此天下鄉團之通弊也。藉團練之名，築圩恃險，魚肉良民，此近日兩淮之風氣也。所議練規，於此數事苦心分明，一一禁絕，良可欣慰。候卽刊刻辦理。三河尖團練銘記，以昭信守。昨准河南撫部院函稱：光屬團練已派固始紳士李守孟平專司其事。若事權不一，恐彼此觀望難收實效。不如豫人屬豫，皖人屬皖，各辦各團，遇邊隅有警，仍令兩省練勇彼此聯絡聲勢，協力守禦。如此則無事各專責成，有事仍可互相策應。事權既一，呼應亦靈。各等因。是光固之團已山河南撫部院派員專辦，本部堂未便越俎。應派該令專辦尖鎮及阜霍一帶練務，較易爲力。仰卽遵照可也。

批：唐鎮軍九月廿四日稟。

老湘營一軍，自以留於徽境爲安。左督部堂或不遽調回浙。新仁依仁二營已調赴祁門矣。朱雲巖招撫石太之賊，如事不果諧，當飭江席等迅速進兵，以寬嶺內之防務也。

批：朱鎮軍稟。

看此情形，石太一城，古逆一股，或不致更有他變。易鎮已將帶隊至旌，不知江逆尙在旌否？至廣德則斷不可恃。前雖已檄宋鎮前往，若宋果冒昧一行，恐不免喫虧也。貴鎮既發此端，望時時

專人與易宋通信，渠二處若有差失，必將歸咎貴鎮，能常常報明實信，則渠二人可隨時斟酌矣。

批：唐鎮軍九月廿九日稟：

石球太平之賊，乃因投降而獻城，未必因十九日之戰而遁。現飭喻鎮進駐太平，易鎮分駐旌德。易鎮人數僅二千五百人，恐不足以守涇旌兩城，尚未籌得一支好守兵耳。

統帶湘皖等營蔣道凝學，申查復固始縣紳耆稟：成軍各條：

據申覆各情，成參將之廢弛營務，毫無紀律，已可概見。業經批飭該參將候金前道到營接手後，即行來省聽候查辦。所有固始縣紳原控各節，內胡宗士及李榮葉二案，尙未將犯交出，應俟金前道到營時，飾令交訊究餘，并須力加整頓，以肅營規。另單併悉地方官挾嫌構衅，在所不免。然軍營每至各縣，其初須力禁騷擾，其繼須獎借官民。若既不禁騷擾，又不能獎借而反苛責之，怨詈之，則官民之責我，我百倍於軍中之責彼，豈彼矣。該道前在六安舒城，名聖極好聞，亦多用獎借之詞，不知成軍何以全不知此義也。

劉參將星嘉稟：管帶湘副前營，并開用關防日期。

該將新充營官，有整躬率下之責。總不外勤廉二字實實做。出勤則營無廢事，爲下所法；廉則已無所蓄，爲下所畏。湘營聲名素好，務須恪守成規，毋負委任。

卷三

同治二年癸亥歲十月起，安慶行轅。

統領飛虎等營，石鎮清吉稟謝蒙恩賞賜對聯。

該鎮於四年相見時，已自樸實耐勞，近於戰守二事，講求更精。今歲以四營防守廬州要地，整飭戎行，誅劓匪類，使大股賊不敢近城，官民多相稱頌。若非以廉儉持躬，以嚴明馭衆，焉能如此。若常持此心，何難鍊成名將，儲爲大用，發去檄聯，願諸將士益相勸勉，不足言謝也。

鮑提督超稟：請派防各處，以便大隊進剿廣德，并請假回籍由。

籍由

前於建平東壩，並復後，本部堂又令陞字五營守高淳，鈞字五營守建平，請貴軍全部守東壩，爲各路游擊之師。業經續行咨達。昨准彭部堂緘報，溧水已於十二日收復，調陞營由高淳往守。并稱速謀溧陽，必可一鼓攻下。如果收復溧陽，句容，祇好於金陵會部院大營，撥兵守之。洪容海須守高淳，貴軍留爲游擊之用，不能再撥守兵矣。貴軍門陳請歸葬，情詞迫切，具見孝思純篤。東壩先復，奏請給假，本部堂原有成約。惟此時機局與春間訂約之時，又不相同。貴軍門官至一品，忠勳簡在帝心，滅賊之志，與感恩思報之誠，必應夢寐不忘。國事家事，必能視同一體，知所緩急，無矣。

本部堂數數堅留也。仍請查照歷次函牘批答，勉留五箇月，以成大功。風水之說，不足深信。靈樞入城一節，已於前緘內批明，即咨四川督部堂，并札飭本籍夔州府知照矣。至寄家辦喪銀兩，未能落實，良用厯念兄弟之閒，惟有從寬善處，不可稍失和氣。貴軍門後福方長，區區耗費，即他人用之，尚不足惜，況兄弟耶。

統帶湘皖等營蔣道凝學稟，拔營抵霍日期，并成參將擬自率三營力疾進剿由。

成參將自率三營進剿，亦無不可。既與潘林各棟一路進兵，推總須誠布公，不可盡用權術。嚴禁兵勇騷擾，可以使之心服。官軍力任其難，不稍退怯，亦可使之畏威也。

管理湘中右等營毛道有銘稟，明率老廟集五營進剿，蘇王壩由。

據稟及另單輿圖，均已閱悉。前因該道與六安會道函稱：正陽有機可乘，後路不虞抄截。故派該道會同周軍進取正陽。久不見稟報拔營日期，以為奉調即行矣。茲據稱李軍尚未進攻下蔡，壽城之賊猶恐時出滋擾。又恐王家灣黃家壩塘各匪圩包抄我軍後路，難於進攻。各等語。閱之殊深詫異。然則該道與六安會道通函欲攻正陽之時，李軍已進取下蔡乎？王家灣黃家壩塘當時遂無匪圩乎？出爾反爾，不能自踐其言，殊不可解。正陽東南北之水，據圖稱晴久則涸。入冬以來，連晴二十餘日，想亦可搭造浮橋。渡兵進剿矣。昨批令周軍即由王家灣進兵，以攻正陽。該道與之

或分或合，板橋集、老廟集之營，或撤或留，此等小處，本部堂概不遙制。概由該道自主。但不准不攻正陽，而以收撫苗圩輕輕了事耳。所以急於進兵者，原冀擊動賊勢，以解蒙圍。若文報往返太多，耽擱太久，蒙城不守，苗勢大張，則該軍與周軍方自守之不暇，豈復似前此之有機可乘哉？李軍門方銳志進圖，下蔡老巢，或不暇繞過壽南附近。壽城之圩，大抵平日則自附苗黨，官軍至，則自稱良圩。及戰爭之際，苗勝則助苗，官軍勝則助官。譬若草從風靡，可南可北。李軍門所攻民圩數十，果能必其一非苗黨乎？該道將來進兵，然後知似苗非苗，分別良莠，極不易也。所請預禁之處，應毋庸議。

統帶貞右等營，成參將大吉稟復：固始縣紳民列控，暨呈明請病假緣由。

昨據該將呈報扶疾拔營，與蔣道會師前進。能就此約束部卒，奮勉圖功，挽回聲名，則前此飭查之案，亦未嘗不可予以自新。量從寬減。本部堂訪察諸將之聲望，多采諸部卒與百姓之口。該將果為部卒所畏愛，百姓所感頌，本部堂豈能故為苛求。如其反是，亦豈能故為寬縱？為榮為辱，在該將之自取之，不必預先瀆陳也。

統帶湘皖等營蔣道凝學，統帶貞右等營，成參將大吉稟：克復額上縣城，乘勢進攻正陽，由苗逆就戮，賊膽皆寒。額上踞逆獻城出降，自是意中之事。若

再將正陽收復，則淮甸可告肅清。此時壽州之賊已降，正陽之賊斷難孤立，大兵一至，亦必相率獻城也。其尤爲出力員弁兵紳，俟正陽收復後，彙案核獎。此次平苗之功，以僧郢及唐富李陳諸軍爲最。我湘軍未當前敵，未經大戰。當郢帥未誅苗逆之先，該軍等前卻次且，屢催不進。將來祇能酌保數人，不能開單多保也。

代辦精捷，全軍事務。陳道鳴志稟統憲江軍門病故，懇奏請賜卹由。

江軍門自咸豐三年以後，日在兵閒。殊勳偉績，照耀於江湖。鄂皖粵西等省，不可殫數。此次千里赴援，暑雨載途，喘息未定，即進剿彭湖之賊，病勇未愈，又馳解青陽之圍。戰功最多，勞苦最甚。昨者因病過皖，相見悽惻，然獨冀天佑勞臣，傷病雖深，或者壽命不促。茲聞來稟，竟於初四日舟抵吳城時病故，悲悼曷已。查江軍門以書生從戎，歷保文職，落至監司大員，又蒙恩擢著貴州巡撫。茲於立功後，積勞病故，應奏請特恩，仍照文職例賜卹，以慰忠魂。并奏明照例入城治喪。

管理湘中右等營毛道有銘稟收復正陽關由。

此次會復正陽關城，苗黨係畏僧郢之威，非畏楚軍之進攻也。我軍前此既不能保全，後此株守五箇月，不能進剿壽正穎上。一次以擊苗之賊勢，直至僧郢南下蒙城解圍，苗逆投首乃始進攻。願正淮上諸軍必護我軍危時，全不動手，安時乃來爭功矣。所有正陽一關該軍等不必留營戍守，以避爭功之嫌。

批朱鎮軍十一月十三日稟

祁門旣已收復，徽休兩城尙可堅守，此大局之幸也。余前擬令貴軍棄旌不守，而退守徽休。今貴軍米糧子藥，旣可支二三箇月，則旌城斷不可輕棄，宜仍竭力堅守。至嚙上嚙，現在鮑軍糧路已通，若年內能將甯郡之賊打退，則蕪湖魯港之船，可由涇縣道運至三溪旌德矣。較之由徽祁嶺內運出，難易迥殊也。王道鈴峯一軍，現今其駐紮祁門。但該軍非本部堂所統，尙左帥欲至調景鎮婺源等處，則貴軍宜退徽州唐軍宜退休甯各派二營共守休甯。若王鈴峯尙在祁門，則貴軍斷不可輕動也。涇旌兩縣交界之區，貴軍宜約易鎮吳守，有事則會剿，無事則會哨。庶旌軍不甚孤寂，賊若竄江西，本部堂已奏調江味根一軍來剿，沈帥亦派韓軍五千人，左帥亦派蔣軍萬人會剿，皆商定矣。應無大慮。

統帶吉中，果字確字營，彭道椿年稟報開用關防日期，由古來名將帥，亦多出於文弱書生。功之成與否，雖不敢預必，要之潔清自矢，則衆不敢侮。嚴明馭下，則兵不敢玩。此則有志之士，可以勉力爲之，立竿見影者也。聖賢豪傑，豈有種子大半皆銖積寸累，漸作而漸進，漸似而漸成耳。

統帶精毅營席道寶田稟陳道鈔奉批示，擬緩期前赴江西省軍由。

該道因陳道進省，防務無人照料，暫緩離營，具見公爾忘私，顧全大局。頃接蘇撫部院函稱，僞忠王將由甯國縣竄至玉山廣

信上犯江西等語。查咸豐十年冬，忠酋上竄江西，係由甯國縣而
出昌化，淳安開化，以達於玉山。十一年正月初旬，連圍玉山，廣豐
廣信三城，然後內竄腹地，圍撫建，陷吉安，瑞州，義甯，遂入鄂省，連
破七城，仍回江西，新昌，瑞州，豐城，撫州，蘆溪，鉛山，以抵浙江，而陷
杭州。其時該逆雖未能解安慶之圍，而數月之內，長驅五千餘里，
攻陷二十餘城，擄人數十萬，財物無算，是偽忠王生平最得意之
事。此次自蘇州踉蹌奔出，失意之秋，思欲重尋此路上犯江西兩
湖，實屬賊計應有之舉，亦官軍最可慮之端。若昌化淳開一路，難
以闔過，則仍從旌德，太石上犯建德，饒景亦屬意中之事。仰該道
妥為防範，并將石門，洋塘，通景鎮之路，無分大道窄徑，一一踴勸
繪圖，通知各軍，以備互相接應，仍以一分齋呈本部堂備查。

批梅守錦源十一月二十二日稟

頃見石埭紳耆致在省諸紳書，深怨朱軍之騷擾。其略
云：「古目投誠，民皆以為有家可歸，種作有期，不意被朱軍駐紮
兵勇，將房屋拆毀，以作柴薪，歸民捉去，為伊搬運。所有店鋪，被兵
勇輩佔居買賣，更有夫役人等，借名砍伐竹木，而實搜取室物。我
邑城鄉內外，房屋完全者百無一二，如此橫行，以致歸民有官兵
不若長毛之歎。」云云。（以上皆信中語）雲巖不在營中，何以
各營官全不管束？致紳民怨恨若此，究竟何營規矩最鬆，拆屋者
何哨最甚，仰一面查明懲辦，一面開單稟明，吾輩帶兵，若不從愛
民二字上用功，則造孽大矣，千萬懍懍！

唐鎮義訓稟奉遣撤良字前右兩營，擬就兩營挑選精銳，
別為一營，請示遵行，由

就良字兩營中挑五百人為一營，哨官什長，均由湘軍挑放，
尙屬可行。仰即照所議辦理，如勇丁實多精壯者，即多挑一哨，亦
無不可。但祇可令之守城，可不派出野戰。此係因貴鎮兵力太薄，
故勉強允其所請。至於各處敗兵，往往一收再收，屢次誤事。論者
皆曰不收之當勇，則彼將從賊矣。余向不以此說為然，因怕他從
賊，而一概收之入伍，以有用之餉銀，養極壞之敗卒。天下之游勇，
潰兵，可勝收哉。請鎮此次可偶一為之，以後切不可聽此等議論。
金陵十年之敗，鮑軍近日之弱，皆由收勇時全不謹慎耳。

統領老湘營易鎮開俊稟遵示整肅營規，由

前此涇縣捉夫搶擄諸案，業經疊示數人，亦殺一警百之道。
惟一味撤清，謂與貴鎮營內勇夫無涉，究未免信心太過。蓋統轄
既多，必有耳目難周，號令不行之處。本部堂治軍多年，刻刻嚴禁
騷擾，而每遇人告我部下擾民之案，不敢護短，以拒人言，不敢信
我兵之皆良，不敢疑告者之皆誣也。貴鎮於此類重案，事前既失
於防範，事後袒庇部曲，堅拒人言。該軍弁勇，從此益無忌憚，官民
從此益不敢以實言相告矣。欲輿情之不怨，其可得乎。前此貴鎮
初駐涇時，發粥搭棚，諸惠政，涇民靡不歌誦。本部堂每為之嘉慰，
無已。當此營規初壞，聲名驟減之際，果能嚴於自治，實力整頓營
規，保全舊日聲名，在百姓最存公道，又將化怨詈為歌誦矣。不然

以愛民始，以擾民終，先後判若兩人，非本部堂拳拳委任之意也。凜之凜之至，屬至屬。

暫理依仁等黨事務，吳守廷華稟請將依仁營另行委員，接帶併歸張道統轄，由

下游蘇州雖克而忠侍兩酋尙聚句容溧陽一帶，堵逆黃文金亦據湖州一路。屢據稱報，均有由皖入江之議。即將來金陵杭州并復，羣賊必圖紛紛上竄。該守所部駐守祁門，係江西門戶，亦爲嶺內外第一關鍵，防務正須加嚴。仰仍遵照前批，假滿趕即回營，并飭吳從九先行來皖銷假。凡作一事，無論艱險平易，但須埋頭做去，掘井不已，終有及泉之曰。該守於軍務閱歷已深，儘可鍊成將材，何不猛著一鞭，期於及泉而止。若觀望猶豫，半途而廢，不特於兵事無所成，即他事亦自盡矣。吳從九藉詞不出，似有缺望於保舉者，尤爲不可。

水師副前營萬鎮化林，副中營李鎮濟清，稟兩營哨船，奉留紫防緣由。

來械具悉貴鎮等所帶兩營，征戰十年，屢立功績。長江所以一律肅清者，全賴揚軍門統率貴營等苦戰苦守，尤賴官閣部堂嚴撫部院不分畛域，以鄂臺之餉，養水陸之軍，剿皖吳之賊。今金陵賊勢日蹙，可望克復，自應留貴兩營等，竟此一養之功，以慰多年之望。在弁勇辛苦累年，必不因此際餉絀而遽至譁潰。在鄂臺供億五省，必不因多此二營而遽思裁撤。仰即照舊當差，巡緝長

江搶匪，以安商旅。應領月餉、油燭等項，候咨商官閣部堂，嚴撫部院照舊支發。如鄂臺刻下窘細，本部堂當飭皖臺酌量支發，作爲協餉開報。鄂皖兩臺向來本不分家也。至營中一切，仍循舊制，無須更換關防，另立名目。嚴鎮定國據稱抱病甚深，所部正左營資格較淺，應即裁撤，以副楊軍門節省餉需之意，即爲鄂臺計之。三營同撤，應補之欠餉太多，反不如留二撤一，易於料理耳。

批唐鎮十二月二十三日稟

一路察看，甚爲詳細。新正赴甯國縣一帶，周歷履勘，查明金毛二軍究應駐休甯，作活兵乎，抑應進勸廣德，作爲攻取之兵乎。仰細心查訪，傳詢熟識形勢者，詳明呈覆。即進攻廣德，或取道歙績，或取道石太，何者較便，一併查復。

同治三年甲子歲正月，安慶行轅

統帶精毅營，席道寶田稟復，卑營裨將各情，另單稟請飭令吳中書紹烈前來勸辦營務，由

該營裨將邊成阮可資贊助，金張等六人又皆敢戰之士，是尙不爲乏材。庶人之家數語，深得反己自強之道。自古聖賢立德，豪傑立功，成不成，初不敢預必，祇是日就月將，盡其在我。孔子所謂「誰敢侮」，孟子所謂「強爲善」，皆此義也。游擊之師，有二難：本部堂亦深以爲慮，無術補救。王鎮永章既可獨當一面，應仍留湘省，以備桑梓緩急之需。至請此閒選可恃之將，殊難其人。在皖南各統將中，以現守甯國之劉鎮松山爲最。日內又當派毛道

有銘、金道國、琛，率六千人，南渡為徽池饒州之活兵。此三將皆可與該軍共事，不審果鑒人意否？吳中書紹烈候，即飭赴該營贊助一切。

李軍門世忠稟移眷住省，暨陳鎮自明所部發歸何處，請示由。

前與貴軍門疊次函牘，商定三月內將五城兵勇全數遣散，四月初親來安慶晤商一次，即赴本任。均經本部堂據實奏明在案。頃接來緘，又不親來安慶，而欲先赴舊縣，一變前約，殊失本部堂誠信相接之意。其實舊縣靈柩，儘可派人扶送回籍，何必親往杭州？嘉興均已克復，松江去賊甚遠，又有本部堂為之主持，何虞謗議？俟到任數月後，呈請開缺，或退居原籍，或移寓省城，均由貴軍門自便，此時不必預計也。今與貴軍門約定三條：一則三月內將勇丁遣撤完竣，一則四月半以前親來安慶謁見，一則祇准赴本任，及固始兩處，不准留戀舊縣，把持利權，致各部曲散而復聚，生出多少葛藤。此三條如不一一辦到，不待他人參劾，本部堂定行奏參治罪。貴部下之名散，而實未散者，皇上亦必派兵剿辦也。望善自保全，勿貽後悔。陳鎮自明所帶勇丁二千人，亦限於三月內拔赴南岸之池州駐紮，聽候調遣。李副將顯發，准給咨飭赴漕中協本任，不准仍帶馬隊親兵，即一併遣散可也。

統領平江營張道岳齡稟編定營哨，分派管帶，并酌擬營

規呈覽由。

據稟并另摺，均已閱悉。哨隊不整齊，薪糧不盡，一為行軍之大忌。經該道逐加整頓，壁壘一新，以後當可日起有功矣。甚慰甚慰。細閱營規各條，用心極周，條理極密，具見實事求是。惟節目太繁，恐各哨勇不能徧記。其末簡明八條，則一字一珠，切要之至。本部堂亦會刻有勸誡淺語十六條，茲附去二本，以備參核。惜近日諸將不能恪遵約束，知之十不能行之一。環顧部下，竟少可恃之營。望該道努力振作，再接再厲，以掃殘氛。

記名總兵江忠朝稟由楚入江赴皖由。

浙省後股之賊，已由婺源竄入江境，該營已經撫部院調令折回樂平一帶，迎頭截剿。軍事方急，仰該鎮即赴行營，力加振整，斷不可率爾來皖。有荒堵剿要務。至囑該族自忠烈公以下，人人皆以忠勇著績疆場，該鎮為諸昆季所推重，物望久孚，自足表率各營，仰認真整頓，任勞任怨，無墮望族令名。

期由

陳鎮自明稟所部忠樸四營，現整紮池州之清溪，到防日

發去營制營規各二本，仰即詳細閱看。營制係昔年所定，近來亦有不盡合者。即如湘營每棚十一人，鮑軍每棚十人，湘營每勇月餉四兩二錢，鮑軍每勇月餉四兩，建字營月發三兩六錢，各營尚有不及三兩者。營規係昔年所定，近亦有不盡遵者。惟監擾百姓，係本部堂平日痛惡之事。該總兵務須嚴加約束，細心查緝，無壞李軍門之聲名，無負本部堂之教訓。另發去勸誡淺語二本。

其中有四條專教各營將領該鎮常常請人講解勉作名將勉作好官望之慎之

統領精捷全軍江總兵忠朝稟收復弋陽後擊賊情形并籌畫進止緣由

弋陽敗賊萬有餘衆已延至上清宮是無建情形較緊前聞繼字營馳回撫郡不知果已趕到力保腹地否績溪一股於十二三四等日在歙休境內經徽軍擊散所剩餘匪不過二千器械無多不足深慮也前營左翼兩營候咨明左部堂飭派來江歸於該部以厚兵力江前軍門臨危之際與席臬司和好如初諍若昆弟本部堂所深知精捷營諸將弁之不服席臬司亦本部堂所稔聞也此時若遽求其合必且參商日甚痕迹日深不如各打一露精捷本多能戰之才該鎮與陳鄧兩道以好言獎慰之以謗議激勵之用其善戰之長戒其擾民之短不過一二月動績卓著遠近皆無聞言則精毅營之違言亦不辨而自息矣席道本無成心將來仍有可合之道也此時精捷諸將在力求和睦力禁騷擾苟能自強即聖人所謂誰敢侮之矣

湖南營營務處梅守錦源稟奉札查復湘前各營勇夫在青陽騷擾百姓及朱鎮品隆上年招降古隆賢并無受賄各情由

閩稟覆各情則勇丁強耕熟田奪取農器封攬重載船隻摘茶砍傷女人考試時打傷童生均係確有之事果係何營何哨勇

丁仰即查明稟復一面從嚴懲治并稟請將該營哨分別懲究毋庸再札青陽縣另在矣所查朱鎮兩事亦自有理然物必先腐而後蟲生該守與朱鎮交誼甚篤而本部堂所聞亦係與朱鎮交密者之言該守必須互相勸勉以勵廉隅而週請議天下滔滔皆沈迷於利字之中惟賴文武大員有長人之責者矢清潔於屋漏幽獨之地少取一分則蘇一分之民困亦即挽一分之天心此則本部堂所願與該守輩兢兢自勵者也

同治三年甲子歲八月起金陵督轅

管帶義從營黃令元齡賀稟

前接南中來函述及該令整飭營規事無不舉昔與年所聞血性過人勇於爲義正相符合欣慰無已發去勸誡語二本藉資循省人才以獎借而出國器以歷練而成願該令勉爲良才儲爲大器尤願與部曲互相警惕亦以良才大器勸人則暗中之所成就者不少矣

鮑提督超稟蒙允以江皖肅清即爲奏請寬假感謝鴻慈

貴軍門忠孝性成戰功卓著疊蒙寵賚殊恩罕有倫匹恭繹六月廿九日諭旨此次雖已加恩仍俟江皖肅清同膺上賞可見朝廷相信有素於貴軍門多年勞苦忠勳一一注記初不藉另有薦章也尚望誠以愛民謙以接物公以馭下庶幾集思廣益無愧名將之風勉之禱之

總爵帥超呈報：咨復閩撫業已交卸營務，往舟中養病，由貴軍門請假歸葬。本部堂業於本月十二日據情代奏，鈔摺咨會。欽奉諭旨，賞假兩月。假滿後，由川募勇起程出關，剿辦回匪，并令宋鎮國、永、婁、鎮、雲、慶分領所部，赴閩擊賊。當經恭錄咨達冰案矣。此次貴軍門疊膺懋賞，錫爵酬庸，并勛以揚威萬里，與前賢楊忠武比例朝廷禮遇之隆，有加無已。一俟假滿，希即帶隊西行，以副國家倚畀之深，而立人臣非常之績。馮承標現赴涼州本任，貴軍長正可奏帶隨往也。

江西撫科候選縣丞劉規壘，瀝陳時事，稟閱此具見血性過人，然語太激切，便涉客氣。凡關係君親之事，著不得半點客氣。古來忠臣孝子，多半是處逆境磨鍊出來的。若一片順境，有何難處？若不遏抑客氣，一念之差，大不幸，則為李懷光，小不幸則為勝克師，可戒也。爾能善保血性，力除客氣，將來必有成就，吾亦不憚於常教耳。

管帶義從營黃令元齡稟：奉檄馳抵天柱縣，辦理剿撫黔苗事宜，由

前聞該令治軍時時以愛民為念。本部堂嘗以國器目之。稟中所稱極意拊綏，非僅兵威所能了事，尤見慈祥愷惻，溢於言表。為名將為良吏，亦惟持此心以加勉。天下絕大事業，多從不忍二字做出；天下無窮進境，多從不自足三字做出，願共勸焉。

總爵帥超稟單三件

前貴爵軍門陳情歸葬，來文請假一年，本部堂奏請給假六箇月，奉旨僅准兩月。誠以甘省回匪日熾，朝廷之眷顧西陲至切而急，盼貴爵軍門之率隊出關，又至殷，縱使假期過促，營葬未能成事，亦祇可臨時咨請駱督部堂奏懇量為展假。此時斷未可瀆請也。舊部兵勇得力，將弁原奉諭旨准其酌量奏調，隨帶同行，餘交宋婁兩鎮分領赴閩。若遽調至二十五六營之多，則赴閩者所餘無幾，亦難形諸奏牘。本部堂代為酌度，應請貴爵軍門帶譚勝達新五營，唐仁廉一營親兵一營，合計已四千人矣。此外張遇春、洪容海、陳炳文、楊忠等各軍中酌帶二千人，或帶其將而遣其勇，總之由江西帶往者以六千人為率，由四川續調續募者以四千人為率，萬人西征，足以橫行塞外，斷不可以再多。再多則運糧更難矣。除帶六千人至回疆外，留江西者尚有萬餘人。宋婁二鎮皆實缺總兵，得力統將二人中須留一人在江西統帶援閩之師，遵旨悉歸左督部堂節制。其口糧係由江西籌發，仍須遵照本部堂所奏，諄屬宋婁暨留江諸將聽候沈撫部院調度。即貴爵軍門此次萬里出關，所帶兵勇所需糧糈亦須一一與沈撫部院往返函商。俟商定後，一面由沈撫部院具奏，迅速啓程回蜀，一面咨復本部堂具奏，互相印證，以慰聖懷。廣武左軍雖稱得力，然所在陳臬司部下，應由貴爵軍門函商該司，咨商湖南撫部院辦理。至川省調募兵勇，亦請貴爵軍門就近與駱督部堂商辦。新營所需糧餉軍裝，應即由川省籌撥，貴軍在江西克復各城，及許灣大捷，甯都

解圍，應併作一案保獎，應就近咨明沈撫部院開單出奏，較爲簡捷。如必欲由本部堂核明奏獎，則每百人中不得過十八人也。再諭旨不令貴爵軍門帶全部西征，而令在四川募勇，蓋深知兩湖之勇，不慣麵食，不耐嚴寒，與甘肅關外風氣不同，水土不服，故召募川勇爲其稍與西路相近也。貴軍門回蜀調募兵勇，尙不宜用川東之人，宜用川北保甯龍安兩府之人。由龍安而至甘肅之階州，古所謂陰平道也。由保甯昭化而至階州，近日各陸路通行之道也。保龍二府兵勇，與甘肅風氣不甚相遠。若兩湖兵勇，必須帶至階州，稍與休息，察其能製水土與否，倘階州已不相安，則不宜帶之出關，但宜遵旨換募川勇矣。風土人情，遠近異宜，此不可不知者也。又如霆軍馬隊，本係貴爵軍門與各營官捐出截贖銀兩購買之馬，西北又係馬隊見長之地，理應全帶出關。惟查由江西湖北而入三峽，又由夔州重慶而至保甯以下，達甘肅階州，水路約六七千里，換船數次，節節上水，灘河萬不能載馬，以行若人舟，行而馬陸行，則馳驅太遠，斃者必多。且甘肅新贖之馬，甲於天下，既多且賤，不若酌帶操熟之馬勇，并帶買馬之銀二萬兩，俟入甘後，多購良馬，最易成軍。其霆營現有馬匹，仍留江西歸宋斐二鎮管轄，庶爲兩便。如貴爵軍門以爲可行，則購馬之二萬金，可由本部堂籌解甘省也。

同治四年乙丑歲五月起，北征行轅：

統領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兩奉傳諭，催赴畿疆等情：

來牘已悉。本部堂於初一日奏明，貴軍門所部不宜遽入直隸，宜剿賊於黃河以南，當經鈔摺咨會在案。惟現值僧耶陣亡，局面又變，宵旰憂靡，迥異尋常。二十九日及初一日廷寄，均令貴軍門繞赴劉長佑軍營，貴軍門若不出江南之境，恐干嚴譴。若竟赴劉部堂軍營，則亦有數不便者：一則賊未渡黃，而銘軍渡黃，反置勁旅於無用之地；二則郟城荷阿等邑，黃河南岸一片寇氛，銘營孤軍深入，若不掃盡羣賊，焉能衝過北岸？三則米糧器械均未籌畫，運送之法，餉銀亦無著落。淮勇渡黃，飲食器用不便，必難得力。本部堂奉旨前赴山東督剿，本月部署啓行，擬在濟甯州駐紮。銘軍目下不能遽赴直隸，亦當先赴山東境內，應在魚臺滕縣兩邑所屬於運河附近之處，擇要駐紮。盛字營應紮於徐州府樹字營現紮韓庄關，與銘營可遙爲犄角。米糧火器，由運河轉輸，亦尙方便。若郟曹等處之賊，前來撲營，貴軍穩打，當可無虞。俟本部堂到韓庄關後，再行酌量調度。

婁鎮雲慶稟懇退咨江西撥濟大批餉項，安慰飢饉各勇，由：

此次貴軍自上杭回江，贛州官紳始則閉城把卡，繼又請拔赴信豐，或有鑒於金口之變，人情不無疑懼。得貴鎮拊循約束，當亦釋然於心。昨據贛南王道及王黎二守會稟，有婁軍魚貫而進，相安無事，號令嚴明等語，是以不疑該軍之或有他變矣。本部堂極知上杭譁諫，迫於飢餓，屢發函牘，商之江省，速籌大批餉米，並

出示剴切曉諭到江後先行休息兩箇月。兩月後如願遣散，則准發欠餉一半，餘赴台守領一半。如不願遣散，則調至各處防剿。不知該軍已見過此示否？貴鎮務須曲爲開導，先安衆心。寔營功績甚大，勞苦甚久，助我成此大功，本部堂斷不肯負之，必當全清欠餉，不少絲毫。無論在江南，在山東，貴鎮儘可堅駐。贛州稟請，由我作主也。

婁鎮雲稟寔營受病亟宜遣撤，各情：

來緘所稱寔營受病之處，及亟宜遣撤之處，語語透澈，切中情弊。本部堂前次出示剴切曉諭，并於十一日批咨貴鎮函稟中，謂回江後，先行休息兩箇月。俟兩月後如願遣散，則准發欠餉一半，餘一半赴台守領。如不願遣散，則調至各處防剿。本部堂原無專主不撤之議也。至蕭以德等所買口馬，本部堂現擬奏明改調山東應用。該軍舊存馬隊，空額已多，將來不難盡遣。所請將各營步隊分調三處，以殺其勢，辦法亦善。惟本部堂之意，總欲將寔營極好聲名拿回，不特金口勇丁叛潰之名，必須設法拿回，即上杭勇丁飢噪之名，亦須立志挽回。金口一起雖已叛潰，但使見我告示，有一二千人歸誠就撫，就把名聲爭回一半了。上杭一起，若目下全行遣散，下場究不體面。祇好於休息兩月之後，先將春字五營遣散。此外正五營、副五營親兵、禮字馬隊等營，暫不宜遣。待鮑爵軍門到後，統帶立功，或再打幾箇勝仗，克幾箇城池，不持飢噪之名，可以挽回無迹。即金口叛潰之名，也代替他遮蓋幾分了。即

本部堂與鮑爵軍門之體面也。救全了。或即留江西剿賊，或調至山東隨征，均無不可。候咨商鮑爵軍門辦理。

統領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分派各軍移紮野由：

陳國瑞專好私鬪，尋衅搶掠，是其故智。遠近軍民無不知之。本部堂帶多年，從無偏袒部下之事，亦斷不肯令所部將士受人欺壓。貴軍門此時務當一意辦賊，勿以他事爲念。賊可擊則擊之，不宜因他軍牽掣，坐失機宜。賊不可擊，則不擊，不宜因他處催約，遂爾浪戰。所有應行陳奏之事，本部堂自當歷敘前後各情節，對切入告。朝廷虛衷綏納，公道自必大明，決不使貴軍門稍受委屈也。

朱鎮昂隆稟石球四營勇丁求餉，安撫大略情形

該軍七營分駐青陽、石球、糧臺所發月餉，多寡適均，即欠餉亦不相上下。此次移防甯國，何以石球四營獨有索餉鬧城之事？顯係該營官洪總兵等平時領到餉銀，暗中肥己。或糧臺月發六七成，而該營官私收八九成，無以服製衆心。及至勇丁藉端鬧餉，束手無策，實屬可恨。貴鎮先將洪陶胡三總兵撤委，所辦甚是。副左營噙總兵據稱，怕得兵心，准其暫留，以資約束。至所謂先發五箇月滿餉之處，若統該軍七營言之，糧臺無此巨款。若專指石球四營言之，則滋事者獨得巨餉，何以對不滋事之青陽三營耶？況該軍餉項統計每月可得六成，其餘所欠之餉，本部堂自克復金陵後，裁撤五萬餘人，無不找清欠餉，不少絲毫。此各營所共見共

聞將來遣撤該軍，豈能獨異？平日欠餉愈大，臨撤時找發愈多。每勇可攜百金，數十金回家，何負於各勇？丁乃必於移營之時勒索積欠，其中必有一二刁健之人煽惑主使，務須確切查拏，卽行正法，以示炯戒。并密查各營官平日發餉不公之處，稟請嚴辦。方足以儆刁風而安衆志。

潘道鼎新稟陳言北方用兵宜用車戰各情。

所論北方形勢主客機宜，悉中窺要。惟車戰一事，殊未易言。昔人如房瑄行之不善而敗，李忠定請以車制，領京東西製造教閱，而南渡諸戰未聞以車制勝者。咸南塘練兵實紀，孫高陽車戰百八言之詳矣。而二公守邊，亦不聞車戰之益。卽近時胡文忠公欲募二千人爲三營，每營創造小車二十架，每架置礮一尊。謂沿江征剿，大有奇境，亦卒無成。本部堂到徐後，擬製造車輛，購養牛馬，以利糧運。若以之臨敵，終患推挽不靈，未敢嘗試也。至用兵以得人心爲第一義，非獨今日剿捻爲然，古來平寇亂者，莫不皆然也。

統帶湘皖馬步等營，蔣道凝學稟各營索餉情形，三件：

暨接五月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日三次稟函，均悉該道所部利左八營，因餉譁，遷赴河西之王家河駐紮待餉。經該道飭弁曉諭，雖不至遽萌叛志，而情形岌岌，可以想見。實深馳系，自金口寔營潰亂後，各營紛紛效尤。目前留防皖南各軍，索餉大譁，毆傷官長。平日本足資食用，臨撤又全清欠餉，乃亦譁噪生事，尤出

情理之外。本部堂思有以懲創之。該道一軍，自去年以來，奔馳數千里，積勞既甚，欠餉尤多。比之徽軍安坐而餉稍優者，相去天淵。講索尙有可原。本部堂奉命剿捻，於本月初八日行抵清江，行營攜銀無多，近地又無可籌撥，愛莫能助，遠莫能致。仰該道竭力維持，若竟學金口叛卒之例，則湘勇聲名掃地，而該道亦無顏自立矣。此批到日，不知該軍果決裂否？焦灼之至。

盛字營周鎮盛波稟蒙宿實在情形，擬俟軍裝到齊，滾營前進，以剿爲防，直搗雒河老巢由。

捻馬逼近宿州，賊之布勢甚遠。該軍尙未到齊，自難分隊前進。仰卽穩紮穩守，馬賊如近城，卽痛勦之。或先搗龍山、石弓山老巢，以攻其所必救，亦足以分掣賊勢，使不得專力於雒河。劉軍門銘字全軍，已於十八日拔營，俟有到徐州確信，該鎮一面滾營前進，援解雒河之圍。劉軍門一面續進，爲該鎮後護之師。一面分兵擊龍山、石弓山，以保宿州要區。如賊在濉溪口一路，則劉軍門親率大隊，緊接該軍之後，分兵往擊濉溪可也。本部堂於二十二日行抵盱眙，俟到臨淮後酌量調度一切。

浙江處州鎮陳國瑞稟暫駐歸德，並餉項軍火，如何籌措？由：

該鎮所部業奉諭旨，飭赴歸德，軍火器械，自應在河南糧臺支領。至八千人之餉，爲數甚鉅，斷非每月二萬所能敷用。況二萬金之協餉尙屬不甚可靠。古諺有云：『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此

萬不可易之理。若以八千之衆，全無確實之餉，將來因飢生變，禍端不測。本部堂所部皖南各軍，近日因餉細鬧事，紛紛閉城，毆官居民逃避，焦灼之至。該鎮宜就近與豫撫部院熟商，若餉項極細，固宜及早遣撤，即餉項稍優，該鎮濫收敗兵游勇，亦宜遣撤大半，或酌留二三千人，庶免弗戢自焚之患。不可貪部卒衆盛之名，而忘飢軍殃民之慮也。

再前於閏五月初間，連接該鎮二稟：一件言自嘉祥解圍，回至濟甯，勇丁與劉軍門部下械鬪一件。言陳振邦招勇未到，不能迅速接營。本部堂所以未遽批咨者，因心中有千言萬語，欲與該鎮說明，又恐該鎮不好聽逆耳之言，是以遲遲未發。茲該鎮稟商餉銀軍械等事，急欲立功報國，而恐諸事掣肘，其志亦可憫可敬。特將本部堂平日所聞之言，與玉成該鎮之意，層層熟籌，而敬告之。本部堂在安慶金陵時，但聞人言該鎮劣迹甚多。此次經過淮揚，清江鳳陽處處留心察訪，大約毀該鎮者十之七，譽該鎮者十之三。其毀者，則謂該鎮忘恩負義，黃鎮開榜於該鎮，有收養之恩，袁帥欲拳該鎮，正法黃鎮夫婦，極力營救，得保一命。該鎮不以為德，反以為仇。又謂該鎮性好私鬪，在臨淮與袁帥部將屢開明仗，在壽州與李世忠部下開明仗，殺死朱杜二提督，旋在正陽關開細李顯安，搶鹽數萬包。在汜水時，因與米船口角，小爭，特至湖西調隊二千，與米商開明仗，知縣叩頭苦求，始肯罷兵。又謂該鎮騷擾百姓，凌虐州縣，往荷派州縣代辦軍裝號衣等件。在泗州毆

辱知州潘司，張光第同在一處，躲避床下，旋即告病。在高郵勒索水腳，所部鬧至內署，搶掠合署，眷屬跳牆逃避，知州叩頭請罪，乃息。又謂該鎮吸食鴉片，喜怒無常。左右拂意，動輒處死，并有因一麻油餅殺爵子之事。藐視各路將帥，信口譏評，每每便令不聽調度，動稱我將造反。郭寶昌之告變，事非無因。本年四月，曹南之敗，與郭寶昌同一不救主帥，同罪異罰，衆論不平。凡此皆言該鎮之劣迹者也。其譽者，則謂該鎮驍勇絕倫，清江白蓮池，崇城之役，皆能以少勝衆，臨陣決謀，多中機宜。又謂該鎮至性過人，聞人談古來忠臣孝子，傾聽不倦。常喜親近名儒，講誦孟子。又謂該鎮素不好色，亦不甚貪財，常有出世修行棄官爲僧之志。凡此皆言該鎮之長處者也。譽該鎮者，如漕督吳帥，河南蘇藩司，寶應王編修，甄泰山，陽丁封君，晏靈壁，張編修，錫峰，皆不妄言之君子。毀該鎮者，其人尤多，亦皆不妄言之君子。今不復悉舉其名。本部堂細察羣言，憐該鎮本有可爲名將之質，而爲習俗所壞。若再不猛省，將來身敗名裂，而不自覺。今爲該鎮痛下針砭，告戒三事：一曰不擾民，二曰不私鬪，三曰不梗令。凡設官所以養民，用兵所以衛民。官吏不愛民，是民蠹也；兵將不愛民，是民賊也。近日州縣多與帶兵官不睦，州縣雖未必皆賢，然帶兵者既欲愛民，不得不兼愛州縣。若荷派州縣，供應柴草夫馬，則州縣攤派各鄉村，而百姓受害矣。百姓被兵勇欺壓，訴於州縣，州縣轉訴於軍營。若帶兵者輕視州縣，而不爲民申冤，則百姓又受害矣。本部堂統兵十年，深知愛民之

道，必先顧情州縣。就一家比之，皇上譬如父母，帶兵大員譬如管事之子，百姓譬如幼孩，州縣譬如抱乳幼孩之僕媪。若日日鞭撻僕媪，何以保幼孩？何以慰父母？乎聞該該亦無仇視斯民之心，但素好苛派州縣，州縣轉而派民。又好凌虐弁兵，弁兵轉而虐民，焉得不怨聲載道。自今以得，當痛戒之。昔楊素百戰百勝，官至宰相，朱溫百戰百勝，位至天子，然二人皆慘殺軍士，殘害百姓，千古罵之。如豬如犬，關帝岳王爭城奪地之功甚少，然二人皆忠主愛民，千古敬之。如天如神，願該鎮以此爲法，以彼爲戒，念念不忘百姓，必有鬼神祐助，此不擾民之說也。至是私相鬪爭，乃匹夫之小忿，豈有大將而屑爲之？本部堂二年前，即聞該鎮有性好私鬪之名。此名一出，人人皆懷疑而預防之。閏五月十九日之事，銘字營先破長溝，已居圩內。該鎮之隊後入圩內，因搶奪洋鎗，口角爭鬪，銘營殺傷該隊部卒甚多，劉軍門喝之而不能止。固由倉猝氣忿所致，亦由該鎮平日好鬪之名，有以召之耳。聞該鎮好讀孟子養氣之章，須知孟子之養氣，行有不慊則餒，曾子之大勇，自反不縮，則慊，縮者直也，慊者足也，慊則不壯，餒則不強。蓋必理直而後氣壯，必理足而後自強。長溝起衅之時，其初則該鎮理曲，其後則銘營太甚。該鎮若再圖私鬪，以洩此忿，則禍在一身，而患在大局。若圖立大功，成大名，以雪此恥，則弱在一時，而強在千秋。昔韓信受胯下之辱，厥後功成身貴，召辱己者而官之，是豪傑之舉動也。郭勞陽之祖墳被人發掘，引咎自責，而不追究，是名臣之度量也。該

鎮受輒禁之辱，遠不如胯下及掘墳之甚，宜效韓公郭公之所爲，坦然置之，不特不報復銘營，並且約束部下，以後永遠不與他營鬪爭。能忍小忿，乃成大勳，此戒私鬪之說也。國家定制，以兵權付之封疆將帥，而提督概歸其節制，相沿二百餘年矣。封疆將帥，雖未必皆賢，然文武咸敬而尊之，所以尊朝命也。該鎮好攻人短，譏評各路將帥，亦有傷於大體。當此寇亂未平，全仗統兵大員心存敬畏，上則畏君，下則畏民，中則畏尊長，畏清議，庶幾世亂而紀綱不亂。今該鎮虐使其下，氣凌其上，一似此心，毫無畏懼者，殆非載福之道。凡貧家之子，自恃其竭力養親，而不知敬畏，則孔子比之於犬馬。亂世之臣，自恃其打仗立功，而不知敬畏，則陷於大戾，而不知。嗣後該鎮奉檄征調，務須恪恭聽命。凡添募勇丁，支應糧餉，均須稟命而行，不可擅自專主。漸漸養成名將之氣量，挽回舊日之惡名，此不梗令之說也。以上三者，該鎮如能細心領會，則俟軍務稍鬆，前來稟見本部堂於觀面時，更當諄切言之。務令有益於該鎮，有益於時局。玉成一名將，亦本部堂之一功也。若該鎮不能細心領會，亦有數事當勒令遵從者：第一條，八千勇數，必須大爲裁減，極多不准過三千人，免致雜收游勇，飢潰生變。第二條，該軍與淮勇及英康等軍，一年之內不准同札一處。第三條，該鎮官衙宜去欽差字樣，各省協餉均歸河南糧臺轉發，不准別立門戶，獨樹一幟。仰該鎮逐條稟復，以憑詳晰具奏。至於所述毀譽之言，孰真孰僞，亦仰該鎮逐條稟復。其毀言之僞者，儘可剖辨；真者亦可

承認。大丈夫光明磊落，何所容其遮掩？其譽言之真者，守之而加勉，僞者辭之而不居。保天生謀勇兼優之本質，改後來傲虐自是之惡習，於該鎮有厚望焉。

統領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連日進剿擒逆情形：

貴軍自徐州遊行，力破崔家樓、孫家寨等處，賊衆聞風膽寒。據周鎮稟報，雒河左右之賊，均於初三日向西北一路遁去，雖未大受懲創，而英藩司一軍保全無恙。淮軍先聲奪人，解此重圍，深堪嘉慰。現在賊蹤所向，尚無準信。想已西竄日遠矣。貴軍應在宿蒙毫一帶，擇一柴草較多，轉運稍便之處，駐紮休息。廣羅紳耆，訪周三屬著名，擒首勒令該圩交出。如不交出，即將該圩剿洗，仍用打孫家寨之法。其交出者，則斬其匪首，而餘衆概予不問。其圩首素非稔惡，而其下有甘心爲匪者，則令圩首捆獻一二人，斬之而仍免圩首之罪。該軍冒暑奔馳，辛苦太久，本應休息一兩月，以養士氣。趁此閒暇之時，清查三屬圩寨，擒首殺一擒，即除一害。清一圩，即少一患。此是治擒之根本。臨陣擒斬百人，不如清圩時斬數人之得當也。惟清查圩寨，其中有許多條目，訪問紳耆，亦須優以禮貌，給以薪水。又恐有仇扳袒庇等弊，尙須定一章程，出一告示。希貴軍門於賊竄已遠之後，輕騎前來臨淮，面商一切。

王鎮可陞安稟一件：

現在賊蹤雖遠，而安慶之防不可少弛。仰該鎮刻刻訓練，如臨大敵，愛重百姓，如待家人。帶兵者知愛民爲先務，萬善畢集矣。

臨淮恩貢生鄧懷仁等稟懇嚴禁營勇下鄉騷擾，由：

臨淮各鄉，疊遭兵燹，遠近數百里內，無樹不伐，無山不童。瞻眺之餘，爲之心惻。本部堂帶兵十餘年，刻刻以不擾民三字訓誡將士。駐紮之地，從不准向百姓需索分毫。此次奉旨剿擒，奏明於各省要地分置勁兵。臨淮爲皖北重鎮，已派定大兵爲久駐之地。目下所用柴草，皆出錢購買。若偶用樹株，亦必酌給民價。須知百姓有百姓的苦處，兵勇亦有兵勇的苦處。彼此相諒，便可相安無事。本部堂派靈璧張編修爲臨淮營務處，該編修愛惜桑梓，惟恐百姓喫虧，將來兵民交涉之事，必可剖斷公允。該貢生等讀書明理，亦須勸諭附近居民，不可動輒與兵勇爲難。但得大兵留駐此地，可以永無捻患，百姓耕作如常，自有蘇息之日也。

署安徽藩司何璟署安徽臬司李文森稟陳管見數端，伏候裁擇，由：

細閱來稟，大要謂皖北捻患正盛，皖南兵禍方興。兵禍實在腹心，捻患譬猶肢體。具見該司等通籌大局，智慮周詳，良爲佩慰。自靈營金口之變，各軍紛紛效尤，婁軍譟於上杭，韓軍譟於會昌，李成謀、蔣凝學兩軍譟於湖北，訓義兩軍譟於皖北，而金、唐、朱各軍譟於皖南。然當皖南十六營鼓動時，獨義從左一營帖然無恙。聞該營官楊啓益平日發餉，足服衆心，故臨亂不惑。是各營之變，其罪本不盡在兵勇，然兵勇以譟亂爲慣技，狃於故常，毫無懼懼。其患何所底止？自須大加懲創，再議遣撤。擬俟唐鎮抵營後，一面

劉切曉諭，一面勒令金道唐鎮每營交出倡亂者一二人解至大營嚴訊究辦，乃可分別撤留，來稟請飭唐鎮將滋事之人交出，與此間意見相合，惟勒令交人，又必紛紛煽誘，甚至激成大變，如金口一起，亦屬意中之事，而外間亦將以息事安民，辦理不善等語，相勸相嚇，仰該司等堅持定議，鑒於本部堂不得已之苦衷，相與剛斷從事，不復參以一前一卻之說，以淆衆聽。每營除擊辦一二入外，餘仍全發欠餉，告示中亦當詳明言之也。唐鎮未到之先，仍當祕密爲要。撤勇卽補兵額之說，近日多健此議，不知湘軍營制口糧每月四兩二錢，一倍於馬兵，三倍於守兵，守糧月支一兩，斷不足以供衣食。且參將都守率皆會充哨官，什長以補兵缺，斷不情願本部堂於上年七月二十九，會將此義覆奏一次。至副鎮以上品秩較優，缺額益少，以提補鎮，以鎮補副，近來朝廷亦多通融補授，并未拘定成格。然保者數萬，而鎮副參游之缺不過數百，何能鑿人之欲。江西段糧道請將凡保之武官概准在籍支食全俸，亦難籌此巨款。此等大患，祇好待變生而救之，竟不能預立一法以防變矣。本部堂北征之初，原擬駐紮徐州，行至清江，而捻蹤全竄皖北，則又改赴臨淮，調回劉銘傳一軍，由睢溪口進剿，周盛波一軍，由蒙城進援，周軍已於初三日解雒河之圍，劉軍亦將石弓山老巢攻破，該逆尙未知圖竄何路。日來淮水盛漲，已飭黃軍門統帶礮船駛赴正陽，潁州三河尖三處，與來稟所請令水師分布長淮者亦正相同。本部堂初次奏陳大局，謂專用力於四省十三

府州。厥後又奏擬於濟甯徐州各紮勁旅一支，以運河爲運道，臨淮周家口各紮勁旅一支，以淮潁爲運道。另籌馬隊一支，作爲游擊之師。惟臨淮至周家口，相去太遠，現飭英藩司移駐潁郡，劉軍門駐紮周家口。該司等所慮之太和阜陽歸陳永城諸處，均在二百里內外，必不可兼顧。以上各端，已行者必益求精密，未行者當次第舉辦，以無負該司勤相啓告之意。惟軍情瞬息千變，不知將來能如願以償否耳？

徐州營務處張道樹聲稟陳管見，臚列各條請示，由：

徐州轉運，與臨淮等處微有不同。該道未雨綢繆，慮事周密，良以爲慰。本部堂前於清江轉運局吳道稟內批示，轉運徐州各件，能至周家山頭起岸，船到卽知會徐州張道，放車往運。若水涸止，能在皂河起岸，須先期派員至皂河預備車輛，小車則雇用山東蘭鄉之車，大車則用徐屬牛車，均以民價雇定。徐臺并無長雇之車，仍須由該局會商張道一手經理。總以趁八月水旺時運畢爲妙。等語。想吳道已轉移該道矣。該道稱車少，則雖運至百餘日之久，若能兼辦驛車更好。無論牛車驛車，蘭鄉小車，概由本部堂撥款發價，由該臺按月核實開報，不准攤派州縣分毫，致民間受派差之苦。轉令大小車輛走避一空。登陸應在灘上，卽如所擬辦理。秤斛布袋由清江轉運局吳道妥籌辦理。此次分配子樂李署部堂已另搭配洋藥八萬磅，及洋火等件，想行知該道矣。該局委員准添派員月給薪水銀兩，由該道酌擬開覽，示局名或多二

字，仰自行斟酌爲之。本部堂定於七月中旬抵徐，未盡事宜，屆時面商可也。

統帶精毅營席臬司寶田稟軍營紛紛譁諫，誠爲世變大

憂，未事之防，管見所及凡數端，縷陳察核，由

韓營譁變，卒能遣撤無恙，事後又懲辦營哨勇多名，尙屬處治得法。所論各端，消患未形，俱中肯綮。而結盟一事，尤爲莫大之患，近年以來各營相習成風，互爲羽翼，抗官譁餉，皆由於此。實乏禁遏之良法。第二條，言營官於勇之飢寒困苦，漠不關心，激亂之端，往往以此藉口。杜陵所謂「安得廉恥將」也。第三條多汰老勇，本部堂近亦力主此說。惜見事稍遲，微休兩軍業已大鬧不堪。昨有查辦一札，告示一件，附寄該司一閱，不知可不激成大變否。第四條兩軍同紮近處，卻難預必。主兵者亦不能持此見以爲調度。至湖南遣撤多營，聚數十萬無業之勇，是否安靜無虞，是則關乎天心國運，難以逆觀耳。

統帶吉中和厚等營李提督祥和稟：新招勇丁潛逃，懇札

飭靈璧縣令，飭差緝拏解贖究辦，由

淮北之勇，初次應募，或不耐營規之拘苦，遂爾私逃。此次暫不緝拏。俟三月以後，再行按律懲辦。諺曰：「教子嬰孩，教婦初來。」該提督務當督飭營官哨官什長，苦口訓導一次，不聽，則再教之。三教之若語言不甚通曉，多說幾遍，務期明了而後已。本部堂之意，冀以湘軍之規模，開淮北之風氣。該兩營爲之倡導，先在乎其

心志，次在教以規矩。總以「耐煩」二字爲要！久久自有效驗。

統領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三件：

十二十九三次來牘均悉。一件言到防日期；一件言請假治病；一件言添立馬隊分條批答於後。一柴草爲軍中要需，刻不容緩，若非就地採辦，斷難應急。若令兵勇下鄉樵採，又恐滋生事端，有礙聲名。本部堂前於潘道鼎軍柴草一項，係咨請閩撫部院，札飭該處州縣採買供支。該軍五千五百人，加以長夫，每日約須柴二萬二千斤，草二千斤。貴軍在豫，自應一例辦理。仰候咨請吳撫部院，札行地方，仿照辦理。如豫省斷不肯供應，請貴軍門自行價買，其錢自本部堂發給。一本部堂原奏之十三府州縣，開許及南汝光均不在南。五月初九、十三日兩摺，已咨行貴軍門矣。近七月初八日、二十四日兩摺，仍係堅持初議，惟有時亦難悉拘成見。昨有一咨請貴軍門於周家口前後左右三百里內進止，悉聽自爲裁酌。本部堂不爲遙制，誠以軍事變動無常，必須因機制變，故稍參活筆也。若洛陽以西，則轉運萬難，又恐空勞往返。故貴軍門不宜西去，不能不懇切上陳。兩摺鈔發閱看。一貴軍赴援上蔡，該逆聞風遁逃，未及痛剿，貴軍門引以爲恨，具見懷抱之偉。現因暑溼鬱蒸，舊疾舉發，皆由馳驅太久，積勞所致。斷不能不休息數月，藉資調養。惟刻下豫事甚棘，貴軍門聲望正隆，與近年楊鮑相埒，必須奏准，乃能回籍。應即在軍中調理，無庸請假回籍。貴軍門志在滅賊，捨逆一日不平，卽一日難釋此重任。古人有臥護諸將者，可

做而行之也。另單開列之道員劉盛藻，記名提督唐殿魁，記名總兵黃桂蘭，畢乃爾，張景春，先行存記。俟有缺出，本部堂附片具奏，請旨簡放。一貴營添立馬隊，本部堂業經允許。茲已立張景春，劉盛藻二營，以後祇可添喻，不宜添營。馬隊以養馬爲第一義，寧可馬浮於人一倍，不可人浮於馬一匹。其營制營規，俟到徐後定一妥善章程，刊刻共守。貴部至二十日以前，小口糧之資，續到馬匹，喂養之費，均照所擬辦理。另單所稱烏參領馬隊鍋碗帳棚等項，一無所有。仰候札飭清江轉運委員郭道，趕速解送，以濟急需。長夫一層，亦俟章程刊定後，一律辦理。凡委官太多，兵勇太疲者，概加裁汰。遣撤回旗，以期漸就範圍。徐州新到察哈爾馬隊，言語不通，無人管帶。春協領既於該軍漸啓猜疑，候本部堂抵徐後，查看情形，酌量調用。

前皖南道張鳳翥稟二件：

皖南各軍圍餉情形，本部堂業已洞悉。該道既赴徽休則已，既往赴難，則當懷必死之心，抱不屈之氣。韓昌黎之說，王庭湊幸而得生，顏魯公之說，李希烈不幸而死。二公者禍福不同，而其初去之時，懷必死之心，抱不屈之氣，則一也。該道若抗辭不屈，其禍未必更甚於毆辱。若自度平日無恩無情，臨急畏敵畏死，則當時不宜輕於一往。卽曰韓顏之正氣偉烈，非尋常人所易幾及。然危急之際，逼脅而書期票，既出之後，亦應自陳辦理之謬，稟商懲創之法。乃屢次來稟，專務借錢籌餉，一若各營之鬪分所當然，但求

善撤而不可得者，又久駐婺源，跡涉畏避，措置不善之咎，其焉可辭？此次本部堂查辦，具有苦心。蓋恐嚴札一到，立卽反叛，則該道首受不測之禍。故將該道之札先發一日，撤委調省，以避凶鋒。將來結案之時，亦必將該道委曲苦衷，詳晰奏明，妥爲位置，但仍視兩軍之果叛與否，以爲輕重耳。

汪令志趨篤實，爲僚友中不可多得之人。此次在途中疾而逝，良用惋惜。身後之累，彌復可憐。卽在扎牙釐撥銀一百兩，周恤其家。其所著崇祀錄一書，并未攜至行營，仰候檢出時，由驛遞交該道，以便轉寄該門人等收存。

統領強中等營唐鎮義訓稟查辦倡首鬧餉一案：

兩稟均悉。該鎮接到查辦札後，卽將爲首鬧餉之揚富生馮其隆二人正法。臬示所辦極爲明決，可嘉之。至強中前營營官王品高暗中指使，情最可惡，何以准其乞假。唐鎮義憤昏憤一至此，候卽密咨湖南撫部院，飭令湘鄉縣本籍速拿王品高解營究辦。王品高向居何都何地，與何人最熟，仰該鎮訂封密呈湖南撫部院，以憑核辦。其餘各營官如強左強中兩營，勒逼張道情節尤重，斷不準巧爲開脫。本部堂查辦札內，已指明提究。如該鎮查出各營中尙有罪浮於強左強中兩營官者，卽一併押解來營，聽候分別審辦。至同鬧之勇丁，斷不能僅斬二人，希圖了事。該鎮既稱鬧餉之時，羅元彪並未在場，則當時在場同鬧之人，自應黑白分明，歷歷可指。仰仍遵照前扎，每營查出二三人解營審訊。如慮解

徐州太遠，卽解至安慶，本部堂派員至安慶迎提。本部堂於該軍鬧餉之案，澈底查辦，寬嚴相濟。一面拏究凶犯，所以嚴懲。此次倡亂之弁勇也。一面全清欠餉，所以寬待從前立功之弁勇也。若凶犯並未解到，而欲全清積欠，斷無如此辦法。該鎮接到此批，迅將食庸之營官，刁健之勇丁，查明解營，不准以被脅從鬧，求免追究爲辭。除王品高及楊馮二勇外，至少尙須起解十二人。本部堂平心研訊，分別輕重，斷不全行誅戮。今日有人犯解到安慶，明日卽札飭山內糧臺清理該軍積欠，悉數遣撤。其札預存於何藩司處，以免耽擱。如人犯一日不到，一日不准發餉，不特不清積欠，并不准支新餉分文。該軍餉項，截至閏五月初二，殿傷張道之日爲止。此案雖半年不了，初二以後概不給餉矣。本部堂遣撤各營，均發全餉，惟吳守廷華之新仁依仁營，僅發兩箇月。何鎮紹彩之訓字營，歐陽勝美之義字營，僅發四成。以其因鬧事而撤也。該軍截至鬧事之日爲止，全清前此積欠，已較各軍爲優矣。

統領義從等營金道國琛稟查明營中江湖結會情形。

據稟不勝詫異。該道七月初一日稟覆一件，此開於十三日接到。據稱撤換營官，并清查侵挪剋扣，再行查辦等語。本部堂接閱時，因已發七月初二嚴辦之札，是以未經批發。意謂該道接到嚴札，必應澈底查明，遵札解送人犯來營。乃接閱此稟，於本部堂札內層層飭查之事，一概不復，忽以查辦哥老會爲名，敷衍滿紙，僅稱擒斬龍家壽，孫起貴，汪正順，彭星益，四人，而於各營官及解

犯等事，一字不提。無論張道所稟該軍貪劣之營官，歷歷可數。卽該道七月初一日稟內所稱劉秉珩，王福順，王玉藻，王俊南，趙仁，和等種種辦理荒謬，豈全不應解耶？昨唐鎮稟覆此案，僅斬勇目二人，而爲營官作求免之詞，已屬不明事理。然過於寬縱，則有之，尙不失之油滑。該道所稟則以油滑文其寬縱。該道帶兵十餘年，於奏明提犯審訊之事，視同兒戲，何糊塗一至於此。本部堂昨已嚴批唐鎮除已斬二人外，至少再解送十二人來營審辦。合計唐鎮七營，每營查辦二人，該軍十營鬧餉，與唐軍同，而唐軍則多毆辱張道之罪。該軍查辦人數，姑從寬減，亦照唐軍之數，至少解送十二人來營。本部堂平心研訊，分別輕重，亦斷不概行誅戮。該道接到此批，迅卽查明押解，不得以被脅從鬧，求免追究爲詞。其中如瑞左營係首先鬧餉，代理營官王福順，本部堂查辦札內已指明提究。又如該道前稟所稱劉秉珩分餉不公，王玉藻，王俊南，軍心不洽，趙仁和信用其弟守備趙友交，匿銀不發，以上營官五人，守備趙友交一人，均在必應提解之列，斷不准爲巧開脫。此外，刁健最著之勇丁，再由該道密拏六人解送，以符十二人之數。如能多拏一二人，尤見認真查辦。現在行營駐紮徐州，離徽太遠。該道卽派人解至安慶省城，本部堂已派員至安慶迎提矣。其有并無過犯而明白曉事者，仍遵前札酌派一人前來，以備質證。本部堂查辦此案，寬嚴互用。一面拏解凶犯，一面清理欠餉。如凶犯並未解到，而欲全清積欠，斷無如此辦法。該道果能遵札押解凶犯，今

日有人犯解到安慶，明日即札飭山內糧臺清理該軍欠餉，悉數遺撤。其札預存於安徽何藩司處，以免就聞。如人犯一日不到，一日不准發餉，不特不清積欠，并不准支新餉絲毫。該軍餉項，亦照唐軍截至閏五月初二日爲止。此案雖半年不了，閏五月初二日以後概不給餉矣。本部堂遣撤各營，均發全餉。惟吳廷守華之新仁、依仁營，僅發兩箇月，何鎮超彩之訓字營，歐陽勝美之義字四營，僅發四成，以其因鬧事而撤也。該軍截至閏五月初二日爲止，全濟前此積欠，已較各軍爲優。解犯則斷不可寬，雖激成巨變，不顧也。

蔣道凝學稟遣撤湘皖馬步八營緣由：

該部各營業經遣散淨盡，均能安帖，足見平日待人發餉，胥屬公平，尙未十分決裂。嘉慰曷已，惟該營以二十餘萬之欠餉，而鄂臺欲以七萬兩了之，致法該道與令各哨官坐受過索，此情亦極難堪。既稱官督督部堂諭與藩司商酌，似猶未爲絕望。仍應稟請官督督部堂酌核辦理。本部堂遣撤各勇，俱發滿餉，惟統領營官有令其繳出截曠銀兩者，爲數亦殊無多。自問并無虧苦軍營之處，乃徽州唐金兩軍於五月底大鬧十三日之久，毆傷道員，深爲可惡。本部堂於七月初二日發去查辦札一件，告示一件，唐鎮於八月初八日稟復，旋又批飭一件。茲將三稿鈔給該道閱看。本部堂辦理此事，果有當於天理人情之公否？如果當於情理，而該營始終不交出凶犯，元釀成巨禍，如霆營金口之變，亦不顧也。

唐令翰題稟奉委辦理江甯全屬輿圖完竣緣由：
輿圖各幅，均屬妥善。府縣交界處，尙能接合，說亦明晰，具見積學苦心。山川方位，以內府圖、李圖爲藍本，而參用省志、府志、填繪。惟江甯淮安徐揚及省志，均無善本，舛錯頗多。必重加考訂，方可依據。淮揚裏下河水道，似以馮道立水利全圖爲藍本，其人半生力學，皆在河工，故運河各閘，下河羣流交匯處，不差毫髮。該令所繪河道，源流實所自出，尙不如馮圖之尺寸皆合也。明末清口已成平陸，靳文襄始開引河四道，張文端又加開太平引河，卽三岔河也。厥後名雖更易，而引河之有五如故。咸豐間，又淤成平陸。目今似僅有一河。此圖府縣皆書兩引河，不古不今，不知何據。江甯城西北太尖長，是稍疏處，然大段精緻完整，甚屬難得。長江圖皖圖一并收到，前刻金陵圖發去備查。

委查亳州圩務李承炳濤稟到差日期，及奉批訪查各緣由：

亳州之患，始因鄉愚被惑而從捻，後因圩長持兩端而畏捻。推原其故，皆由軍官不能捍衛，地方官不能認真辦理所致。所論頗中肯綮。該員當力挽其弊，以廉律己，以勤治事，以公處人。此三者闕一不可。而欲求紳民之欽服，尤在取與之際，一絲不苟。本部堂於查圩事宜，薪資從厚，獎勵從優者，正所以勸人之廉也。
安徽懷遠縣崔令秀春委查懷遠圩務林守士班稟會勸西鄉各圩，并請圩長執照由。

該縣西北接壤宿蒙，自宜於緊要處下手。慎擇圩長，嚴查莠民，皆正本清源之道。尤貴以廉勤二字自勵，廉則已身與隨從之人一塵不染，自無蒙蔽偏袒之虞；勤則身到眼到，暗訪明察，自無黑白倒置之事。於本部堂所定四條外，該員等能就懷遠情形另議詳細章程否？

委查蒙城圩務朱令名稟：查明蒙城各圩情形，繪圖呈候訓示，由。

該員在蒙業已月餘，所論自多實情。各圩現有之圩長，原不能盡人而更換之，亦不盡人而皆不肯。是在該員等悉心訪查，擇其可用者用之，不可用者去之。執照徐徐給發，亦無不可。然亦必有速發者，一概緩發則不可。既發之後，如查有劣迹者，仍可隨時更易。至稽查之法，在外從圩者限一月回家，為期稍迫，應予限兩箇月。私出從捻者，亦應限圩長以半箇月舉報，過期不報者，即以袒護論。仰商之林令，出示辦理。至所稱救病之源，莫如使之親信，然非勤而且廉，至誠惻怛，則不能使之親。非勸善懲惡，一秉至公，則不能使之信。此其實專在委員矣。本部堂於稽查圩寨一事，派有專員，以印官自有地方公事，不能日日在鄉稽。查昨已頒發令箭，生殺予奪，委員俱得自由。本部堂但慮該員等之姑息，不慮該員等之專擅也。如有掣肘之事，專擅之謗，本部堂必能維持申理。該委員等亦須盡心竭力，而以巽慎出之。處處與印官和衷商酌，無論一年半載，總以辦到無餘孽為止，無庸預為推諉也。

會辦蒙城圩務張牧虎文稟奉札日期，并陳札見，請示，由。修坑塹添設梅花椿，均屬堅壁條中應行之事。該員等實心經理，第一條教誨自新之民，尤為切實。下手工夫，本部堂帶兵多年，亦不外隨時隨地，苦口苦心，教誨諸將。圩中愚民不能偏教，擇紳耆而教之，祇要語語從肺腑中流出，聽之亦必有點頭者。幸勉力切圖之。

委辦亳州民圩事務薛令元啓稟請領薪夫等項，由。分別良莠，為正本清源之道，關繫甚重。該員操守頗好，辦事實心，惟才識稍短，條理不甚詳晰，宜更廉正，以葆其所長，精勤以益其所短。遴選紳董，必須一塵不染，鄉黨所其推者，方足以資分理。墨領一紙，批發均由徐州糧臺支領。

委辦蒙城圩務桂令中行蒙城縣林令用光稟紳士幫辦圩務，并渦陽地界請發執照，由。

守備陸懷武都司魏大用，准其幫同辦理西南北三鄉圩務。惟分別良莠，須廉明而兼細心之人，方能無枉無縱。若一味任性，經率必不濟事。魏都司已作兩處汛官，尚不甚沾染官場氣習，否告示稿甚好，淺顯通暢，處幾有王陽明、呂新吾之風。特囑懇真切，處不及耳，直須設身處地，譬如自家住在蒙城，親族鄰右一家為捻，百家受累，不能不苦勸親鄰，以保身家，則立言自更真切矣。當面教誨紳耆時，亦宜常存此意，至囑至囑。

水師四營營務處袁永乘植稟陳酌擬整飭水師規條，呈

候批示田。

據稟并另摺均悉！所論各端，詳細切實，具有條理，至慰！至慰！水師營制，彭部堂所轄內江十營，多守本部堂原定章程。楊督部堂所轄外江各營，章程時有更改，以致參差不齊。該員所管營務，就外江四營中條陳各件，批答於左。

第一條：營官薪水准照所擬，每月通給銀二百兩，以五十兩爲薪水，以一百五十兩辦公。所有桅旗、船旗、號衣，每年閣營更換一次，均取之於辦公銀兩內，不得更派哨勇，裁去加增名目。其哨官薪水，亦如所議。外把、千守，每月通給銀十六兩。自都司以上，按級加增至十六兩而止。外委、千把，當年亦有按年月加增之例。後因官階皆已漸進漸大，遂將年月一層共忘之矣。

第二條：每營紅隻，本無定制。楊督部堂所擬則以舢板二十號，長龍一號爲定例。巡湖營祇有十六號，准照數添足。

第三條：舊例長龍勇夫三十名，舢板勇夫十六名，閑營通計三百五十人。營哨官之坐船，均應仍於長龍舢板中撥人撐駕。正後營之侍勇十名，可以裁省。巡湖營俟撥足二十號後，亦將侍勇十二名裁去。

第四條：舊例帳棚棚索，一年一換，長龍給錢三十六千，舢板統錢十八千。此例不知何時所定。本部堂初定長龍係發布八十丈，舢板發布五十丈。舢板發錢十八千，尙不爲多。長龍則尤充足。毋庸議添。

曾文正公批牘 卷三

第五條：舊例風篷篷竹繩索，三年一換，長龍給錢二十四千，舢板給錢十二千。該員所擬舢板改爲十五千，每年每紅統補錢二千，新製之年不得支領。長龍照舊，尙屬準情理之平。惟初定時，風篷係由紅廠發給，此條候咨商彭部堂、黃軍門再行定議。

第六條：繩索篙槳礮等事，亦候咨商彭部堂、黃軍門再行定議。

第七條：舊例船隻，五年一換，三年一修，爲期甚遠，赴局修換，儘可於屆期之前三兩月中，具文呈報，飭紅局修葺，不致別有稽延。

第八條：每營油燭，准照所擬月給錢十六千文，由營官採買散發。

第九條：更香一項，與火藥皮紙仍應由糧臺採買散發，不宜盡折錢文，致失舊制。

第十條：花名清冊，四季造報，應註年歲籍貫，及入營月日，均照所擬辦理。至分前後左右大哨，該四領哨及號衣寫某哨第幾號，均可不必。營官若勤於稽查，縱無領哨二十號紅何難徧查。若營官懶惰，哨領又豈可恃乎？

第十一條：營務委員，本有坐船一號，出外巡查則舢板不必更用長龍。烈風甚雨，無庸出查由也。

批：安徽石埭縣典史代理安慶府經歷袁起稟。隨園圖存覽，俟軍務稍暇，再爲題詠，以表詩人遺蹟。詞二闕。

八九

詩四章，稱譽過情，祇增愧慙！

臨淮營務處張編修錫嶸呈酌定軍船條規緣由：

任法不如任人，六部之法可謂多矣，而書吏之弊更多。臨淮
擄船一事，本部堂所恃者，惟在責編修與劉鎮二人之心耳！心不
公明，則雖有良法百條，行之全失其本意。心誠公明，則法所未備
者，臨時可另增新法，以期便民。所議船票一條，儘可不必。第三條
如遇有船可換之站，准託地方官代雇更換，尤滋弊端。書差之留
難需索，更有甚於營弁也。所稱得乙放甲，得丙放乙，果有實事可
指否？此等應與劉鎮商明，會銜呈請，乃為安叶。

委辦亳州民圩事務李永炳濤，薛令元啓，亳州知州李孟
岑稟，祇領令箭，并開用關防日期由：

亳州向為捻逆巢穴，稽查民圩，較他縣更須認真，亦較他縣
為難辦。該員等但當徐以圖功，不可操切從事。凡地方之頑梗者，
聞導之紳董之不妥者，更換之。自廉以守而濟之，以勤，無論一年
半載，總以辦到無餘孽為止。本部堂於此次查圩之事，所以使印
委各員合辦者，以印官呼應較靈也，所以責重委員者，以印官不
能日日在鄉也。委員有薪水辦公銀兩，親兵書識，所以示絲毫不
撥於民也。今該牧欲以查田之事，與查圩之事，同時並舉，畝捐錢
文，以為辦公經費。合兩事為一事，大非本部堂立法之微意。各圩
紳董清查戶口，辨別良莠，其事甚繁，亦無暇再查田畝。且愚民易
惑難曉，將謂查圩之事專為畝捐起見，何以使之從忠革薄，與印

委各員相親相習乎！稽查民圩，除紙張外，亦無多須經費。如果委
員經費不足，儘可直稟本部堂酌量加增，不惜重貲，期於不取民
閒分文。斷不宜以查田之事，混而為一，致滋弊端也。

臨淮營務處劉鎮松山，張編修錫嶸，呈營混游勇，肆意擄
船，請飭查禁由：

營勇拏船，節經本部堂出示禁止，此風尙未衰息。是知紙上
之法，固不足恃也。臨淮一帶，本屬通衢，營混游勇不能保其必無。
貴鎮等既稱月餘以來，河道肅清，上至正陽關，無敢擄船順流而
下，營混至相戒不能飛渡。臨淮等語，是於清理杜禁之法，業已辦
有成效。大驗，祇須循而行之，此輩久久自能絕迹，無庸更議新法。
至多添書差於營勇拏船之事，毫無裨益，不如不添為是。古人所
謂多一臆榻，少一天光也。臨淮之營調赴徐州者，頗有在泗州時
村等處，雇船之事，亦自無可如何。候飭令查禁，妥為和雇。臨淮營
勇有自行拏紅毆傷鄉民顧景春一案，果係何營之事，仰仍查明
稟復。

前浙江鹽運司編榕等會詳，遵札審訊採買戰馬委員，副
將蕭以德，都司馬長清，五控一案，議擬緣由：

副將蕭以德，奉委帶同馬長清，出口買馬，蕭為沿途彈壓照
料之員，馬為口外熟識採辦之員，不思和衷共事，輒以爭擅利權
互相訐告。本部堂前以買馬為重，批令馬長清獨辦其事。該都司
買馬回南，沿途自派前站，處處藐視蕭副將。雖據供收受雄縣折

辦麪草銀兩，未曾逾額，而倚勢作威情狀，業已全露。所控蕭以德向索銀六百兩，訊無實據。蕭以德通共僅支銀六百七十餘兩，而部費、會票費、川資等項，均在其內，斷無侵蝕六百金之事。馬長清首先誣控，厥咎較重。蕭以德所領靈營糧臺銀肆千零五十兩，查無短少。其寄家之銀指為代自他人，或尙可信。惟於到口之日，挾制馬長清，幾誤公事，亦屬可惡。馬長清應參劾二級，以守備降補。蕭以德應參劾一級，以參將降補，用示懲警。惟念此次所買之馬，尙屬臃壯，較常略佳，營務處業經驗收之六百九十四，准照例給價銀十三兩五錢，由臺先發足六千九百兩。其餘每匹應補三兩五錢，俟緩數日再行全發。仍勒令蕭以德、馬長清再行出口買馬一次，以試該二員之孰優孰劣。二員各執一票，各發銀三千兩，先後進京赴北口採買。將來買就時回營，孰遲孰速，馬匹孰肥孰瘦，在途孰為安靜，孰為騷擾，以定二員優劣。如其馬肥回速，在途安靜，即將此次應參之案加恩寬免。如其馬瘦回遲，在途騷擾，蕭以德除參降一級外，再行加參革職。馬長清除參降二級外，再將此次應找之馬價對扣一千兩，仰該司道等剴切傳知蕭副將馬都司遵照。

委辦蒙城圩務桂令中行稟查閱東鄉鄒家圩情形

鄒家圩從逆已久，鄒老金竟敢挈家自捻來歸，妻妾之所自來，皆不可問。又與雒河之鄒目往還不絕，其為甘心從逆，已無疑義。鄒學禮曾為苗沛霖局董，亦非善類。當此立法之始，若不將居

心叵測之人立予誅鋤，以後必節節阻撓。仰該員等將鄒老金與雒河之鄒目一并嚴密查拏。正法鄒學禮如實係秀民，亦即正法。曉諭各圩，以示懲戒。至歸併之法，稟中不甚明晰，將此圩鄒姓及衆姓三百餘戶全徙於附近之他圩乎？抑不僅徙入一圩，而分徙數圩，借他姓以鈐制鄒姓乎？告示四條中，本無令不可靠之圩遷併他圩之條。後因林士班有併圩之稟，札飭該員等，亦但令小圩歸併大圩，初未嘗令秀圩併歸良圩也。告示有云：入秀冊者在籍，則擒拏正法；該員等但當遵示立誅秀民。如全圩皆係秀民，請兵剿洗可也。不當勒令併圩，有告示之外，另立新法，使民無所適從。一圩至三百餘戶之多，其不願遷乃屬常情。稟中所稱懇之再四者，僅鄒姓不願遷乎？抑衆姓皆不願遷乎？除鄒老金、鄒學禮，外鄒姓之甘心從逆者，究有若干？能一一訪查其名乎？仰迅速縷稟，以憑核奪。

委辦阜陽圩務尹牧沛清、阜陽縣程令兆和稟查明圩寨，分別去留緣由

該牧等稽查圩寨於西鄉各圩中畫出段落，互相圍繞，尙屬有條不紊。惟西鄉十四團五百八十七圩，據所稟之數核之留者二百八十圩，去者乃三百零七圩，一鄉之中，圩寨平毀大半。推之四鄉去者幾千餘寨，與本部堂四條告示殊不相符。本部堂告示中第一條，堅壁清野；第二條，分別良莠，初無平毀之說。厥後因林士班之稟，始批令將零星不能自存之圩，酌量歸併。然亦須因地

制宜，不强人以所難。非謂將良莠不齊之圩一律去之也。大凡一圩之中，或房居堅實，而不易遷，或田地就近，而不肯遷，皆人之常情。該牧情等須試為設身處地，期於一令之出，案即遵行。禮所謂知事人然後能使人也。且良莠之不齊，處處皆然，不獨此三百零七圩。其准留之圩，果皆良乎？一圩之中，著名匪人，不過數人，嚴擊正法可也。若全圩從擒，派兵洗之亦可也。斷無以平毀為查辦之理。仰尹牧即將經手事件，交與程令作速來徐，本部堂面詢一切，再行核示。

統領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候車駝到營，即馳赴光固相

機進剿由：

該逆欲在光固一帶築營度歲，聞燒殺擄掠之慘，尤甚於前。該處民心望援孔切，不啻蹈水火者之求救，實屬耳不忍聞。貴軍門游擊南汝光一帶，久經奏明，遐邇咸知。惟銘軍平日之聲威尤盛，故此時望之尤殷，亦責之尤切。雖使車輛無一到者，亦當就現有之夫，即日起程。縱令日行僅二三十里，亦勝於全不拔動也。至囑至囑！

馬承文夢稟：查復徐防兵勇駐紮豐縣擾累情形：

拆屋砍樹，舊迹猶存。且聞該處士民於銘字營則歌頌不置，於鼎字營亦亦感其戰功之偉，而怨其微有騷擾。獨於樹徐兩軍極口怨謗，民心至公，必非無因而致。此究竟係樹營擾民較甚乎？抑徐防營尤甚乎？仰全軍營務處徐防營務處會同細查，稟請懲

究！

委辦蒙城圩務桂令中行稟：查閱渦河以北各圩情形，并開摺繪圖呈鑒由：

蒙城習於從擒，溺已深有，非法令所能止。全賴該員等不憚煩勞，苦心訪察，苦口開導，明之極而才略生焉。誠之極而感化見焉。即多殺匪黨，亦須自明字誠字中做去。至於圩長之賢愚，圩寨之平否，儘可從容查辦，而以有恆持之，不患其無成效也。

臨淮營務處張編修錫嶸呈：逃勇一條，請酌核定章辦理，由：

逃勇一條，全在招無時不收募根之游民，而哨官什長平時又體卹而防範之，則此弊自少。若已逃而復獲，輕則責革，重則正法。須隨時研訊情節，察奪辦理，難以一律相繩。長夫亦然，民夫惟拐逃衣物，及在外行兇，必應嚴懲，餘則可輕辦也。

臨淮營務處張編修錫嶸呈：可否因勢利導，多募數營，以資防剿由：

該邑應募者多，准再添募一營，以前已成之營為中營，而以此次新募者為左右兩營。本部堂亦急思將湘勇規制推而行之。淮北而不能驟然多增者，一則恐餉項不繼，二則見該處現無營官之才也。李爵署部堂於咸豐十一年冬初招淮勇，亦僅四營。其營官即劉軍長銘傳、張臬司樹聲、潘臬司鼎新、吳副將長慶，四人。凡得一將才，三分人力，七分天命。該營務處意謂激勸裁抑，誘

披獎勵，便可鍊出人才，則視事太易耳！

同治五年丙寅歲正月，起北征行轅：

委辦亳州查圩事務，薛元啓、李承炳、濤稟，在辦各情形。該員等所論稽查情形，似尚認真辦理。惟各圩怙惡不悛之徒，既有所聞，應即隨地隨時，擒拏正法。該員等又謂恐此有所發，則彼有所逃，欲俟清釐既畢之後，同時查拏。不知亳州地面甚寬，該員等帶人甚少，斷無同時能拏許多之理。各匪徒轉得從容，去殊屬因循姑息，大負委任。必須隨時擒拏，使各怙惡者知在外為賊，即不得在家為民，尤不得去來自由，混其身於時，搶時民之閒。總以當幾立決，購線捕誅為主。至各圩應去應留，該員等於經過時，當已察酌情形，胸有成竹。亦貴當幾立決，無待於各鄉紳董之會議，致滋紛呶也。

委辦蒙城、圩務，桂令中、行稟，查圩情形，并密陳管見二條，以備採擇，由。

該員數月以來，辦理俱有斟酌，良以為慰。循此做去，自不患無效驗。移風易俗，本非一蹴所能幾也。圩規四條，經此刪節，委曲詳盡，足以感人。即可照此刊刻繕發，總可勸化一千可善，可惡之人。至查出之莠民十六人，多係在營，此等習氣根深蒂固，本難驟變。如有挾制圩務之處，無論何人，何營臨時具稟請示，本部堂必思所以懲之。此外藉公肥己之徒，或革或責，該員儘可自主。古人所謂鐵肩辣手，此等正用得著。另摺所呈二條，極有卓識，牽一髮

而全神俱動，殊不易辦。然本部堂當從容籌畫，期於澈底澄清而已。

委在阜陽、圩務，翁游擊開甲、尹牧、沛清稟，會同親赴西南鄉查緝情形。

李姓等數人是何名字？圩長藉以購線，則可倚以集事，則不可。該員等何不帶親兵躬往查拏？若僅以文書稟上行下，奉行故事，則大失本部堂委任之意矣。翁游擊係幫查之員，何以銜名反列於前并飭？

統帶義勝全軍，韋副第、俊、賀年稟。

該將本係告假回籍之員，經官督閣部堂驟加委任，自應感激抒誠，力圖報稱。惟湖北兵勇向不可靠，該軍係倉卒招募而成，無暇揀擇，其中必多游手無賴之徒。該將須先講營規，申明紀律，然後再求剿賊之術。勳廉二字，是自治之根本。不擾民三字，是治軍之根本。該將將此五字自治治人，兢兢業業，慎之又慎，或可保全令名也。

委在阜陽、圩務，翁游擊開甲、尹牧、沛清稟，籌辦查圩各情。該員等之職，即專以查匪為重。擒黨固匪，行劫擾害亦匪也。此稟恍如大夢初覺，前此固不知查匪為分內事耶？該員所清之幫辦較之蒙稟等屬已多，尙復稟請紛紛不已。專從周旋情面上著筆，置公事於不問。以後如有拏獲之犯，正法之案，再行具稟。此等空稟，不必屢瀆。本部堂在軍多年，實厭看虛浮文字也。

候選訓導計棠等稟奉札赴河南一帶勸諭圩寨，可否酌帶書識長夫親兵由

該員等赴豫專以拊循開導爲事，常與紳民接見，不必與州縣往還，亦不宜稍涉張皇。蓋河南牧令與紳民素多隔閡，該員等以安民爲名，必須深自斂抑，陰行其善。若過於矜張，形人之短，乃所以致齟齬也。無庸通飭各州縣及軍營知照。該員等准共帶書識一名，親兵四名，以爲張帖告示之用。

受業陳枝蓮賀年稟一件，并陳辦理保甲，興舉義學，由

該令辦理保甲，興舉義學，與諸生講論文藝，於勤字已能切實用功。嘉平之月，詞訟減少，亦收勤字之效。至於廉之一字，其效先見於宅門內之四項人，次見於頭門內之二等人，卻無明效大驗見於百姓之身，挂於百姓之口。如必欲百姓頌官之廉，則不免於於炫矯飾，反非出於自然，可以持久之道。故勤可以得名，廉則不宜有名，此中最貴體貼。四川循吏現有幾人，宜擇一二深交而觀摩之。近人張文端之教子弟，汪龍莊之論良吏，皆以取友爲要，不可不師其意也。

臨淮營務處張編修錫嶸呈報募齊新添二營勇丁，啓程

赴臨日期由

近據各路稟報，捻逆又有北趨之勢，臨淮甚覺空虛。敬字左右兩營募齊，希即認真訓練，冀成勁旅。勸誠淺語中，言訓有兩端，將領之教兵勇爲營規，父兄之教子弟爲家規。練有兩端，練技藝

可使十人敵數十人，練陣法，可使千萬人如一人。雖未說得甚暢，而此四者實缺一不可，望實驗而力行之。

濟甯嘉祥金鄉等縣士民會傳照等稟，商廉貞誣陷會毓鐔，懇賜咨行暫釋回籍，堵禦賊匪等情。

當咸豐年間各省土匪蠭起之時，州縣辦理團練，拏獲匪黨，多係奉有格殺勿論之諭，或有准以軍法從事之札。若事後紛紛翻案，則是非膠葛，治絲愈芬，有礙於政體。本部堂前在湖南辦團，及在湖北兩江等處凡州縣及團練所殺土匪來轅翻控者，概不准予申理，以翻之不勝其翻也。商潔貞既係長鎗會匪之首，經金鄉縣錢令拏獲正法，何以商廉貞京控會毓鐔，冀翻此案，仰候咨詢閣撫部院，將全卷大略摘錄見覆。會毓鐔可不准釋再行示諭該紳民等可也。

委查亳州圩務李承炳濤稟，查獲迭叛捻首劉二能等五名，訟明正法，由

該承於訪聞劉二能等消息之後，即能糾用民團，查拏正法，此爲官民一氣之漸，辦理尙屬妥善爲之一慰。所有此次酌發之飯食銀三十八兩，賞卹銀八兩，均准赴臺支領。王大山以躑躅案被殺，應照陣亡之例，給銀三十兩，仰再赴臺補領。二十二兩給其家屬，從前湖北興國州爲盜賊之藪，胡文忠公派邢守高魁，捕誅千四百餘人，以後便不窩藏粵匪。近年山東蘭山費縣土匪如林，閩撫部院札長守康王守成謙，各殺千人，而閩邑肅清，捻匪不敢入

境。該三員皆有明效，皆得優保。仰該員商之薛桂、張朱各員，認真查辦，不可稍涉姑息也。

候選訓導計棠、毛印堂、候選直隸州州判寶鉦、稟分赴宛汝查辦圩寨，由。

據稟已悉。本部堂在徐州啓行時，本意一月有餘，即可由歸陳以達於周家口。不料行抵濟甯，適值張逆北竄，繼又益以任賴等逆，現均聚於鄆、鉅、濮、范之間。近日以全力與該逆爭扼運河，使不得東渡，以擾完善之區。劉周諸軍已到，日內必有大戰。不知能否得手。赴豫之期，遙遙莫定。該員等自應將曉諭圩寨事宜，先期舉辦。該員等此次之恩，入汴所過之處，不過貼告示一張，與圩長多不得見面者，形同逆旅，自難使民間共信。必須在所經之州縣，每處多盤旋幾日，苦心誠求，苦口開導，總須辦到圩寨釋去疑慮，兵民一氣而後止。若謂開歸陳數百里之廣，飭千圩之多，其中無一肯與湘淮軍通氣之圩，圩長無一可與言之人，此理究不可信。若遵分三道入洛入宛，入汝是猶掘井尙未及泉，而欲改掘數處，以求速效。不知頭緒愈多，用力愈勞，愈無及泉之期。該員等仍當專力於開歸陳三府，擇一易辦之縣，從切實處下手。一縣辦有成效，然後再移他縣。他郡至於賢才之有無，不可預必。如有灼見，開單存記，候本部堂到豫後，察看委用。求賢以治本，諭圩以治標，二者兼營，其餘力不能做到，分不應與聞之事，不管可也。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軍抵周口休息兩日緣由：

張總愚股匪，向聞不如任賴一股之強。然我軍日來與戰三次，初四獲勝，初六初七卽有兩次挫敗。張逆凶悍如此，況任賴等逆人數較衆，其悍過之。雖經潁州苑寨兩次邀擊獲勝，而并未傷其精銳，豈肯輕自散去。其沿途逃散者，不過新擄之衆耳。該逆所到之處，擄人擄糧，彼散此聚，於人數仍屬無損。自咸豐以來，辦此賊者，不曰勢極窮蹙，卽曰諒茲小醜，不難指日蕩平。而十餘年來，賊之猖獗尤甚。僧邸以馬隊擅長，而前後被擒奪去馬匹四五千之多。淮軍以洋槍擅長，而昨亦被擒奪去百餘桿。賊勢日熾，我輩自應倍加敬懼。明末流賊之患，亦係旋散旋聚，旋滅旋起，後遂至於不可收拾。貴軍門老於軍旅，諒必見及，斷不宜輕視此賊也。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軍抵龍岡集，勦賊獲勝情形：

此次各軍環集東境，該逆遽爾遠颺，未能痛加懲創，殊堪憤恨。幸貴軍有此一戰，足以挫凶鋒，而快人心。惟該部將士自鄂皖而東豫，一月之間，馳驅數省，勞乏已極，應卽察看衆情，略與休息，再行跟蹤追躡。如賊至湖團，貴軍應會商劉鎮老湘一軍，設法夾擊。老湘營之長矛劈山礮，尙屬得力。劉鎮亦極有血性，惟人數單薄，且素未與擒匪交仗。貴軍門將羣掄技倆及制寇之術，詳細指示，俾不至於喫虧。所有出力之營總保成等三員，仰候隨摺請獎。訓導王琪、監生于廣安，接引官軍，尤爲難得，應照所擬歸於黃陂案內奏獎，卽由貴軍門先行飭知可也。

全軍營務處李副將昭慶呈軍抵嘉祥，城門不開，請飭行

東省州縣遇有官兵到境，勿得堅閉城門，由

在張逆大股初二夜，棄鉅野之太平集，向西北竄去。初三日，登撲郟城，初四日潘臬司一軍接仗於城西十餘里之磻溪渡，是逆蹤距嘉祥城有百餘里。該軍初五日馳抵城外，黃令何得閉門不納，該令以地方瘠苦，不能供應兵差，儘可當面說明。本部堂近可濟甯，亦可稟明，斷不強令應差。至於堅閉城門，禁絕出入，則大不可，并不出城稟見一次，尤屬荒謬。兵勇亦皇上之赤子，城池乃皇上之城池，原非該令所得而私。似此行爲，實出情理之外。東豫兩省民閒圩寨，本已恨兵如仇，若各州縣再爲之倡，則以後行軍處處皆成荆棘，實屬有礙大局。仰候咨請閣撫部院，將嘉祥黃令卽行撤委奏參，以示懲警。

唐殿魁稟蒙保奏衛州鎮總兵員缺，奉到行知，由

該鎮從征各處，衝鋒陷陣，爲銘軍得力良將。此後名位日隆，益當從勤廉二字上用功，勤則百事具舉，閑營可保常新之氣，廉則取予不苟，衆人皆有畏服之心。看似老生常談，而名將名臣不出乎此。常常留意，則異時勳績如日方升，而未有艾也。

張編修錫麟函牘一件，並另呈覆現在籌備各事宜，由

貴編修於回營後，極力整飭籌布防守事宜，諸臻允協，良以爲慰。其所陳八條，惟第六條絕賊糧法，非不善，然斷非命一委員張貼告示所能做到。臨淮百餘里內外，亦恐號令有所不行。存糧不准過石，違者以通匪論，恐委員卽借此以擾民生事。雖有愛民

之政，亦須出以曉誠委曲，若惟恐民之不便者。王介甫不知此義，故青苗雇役，其志亦將利民，而遣使非人，適以害民。且存糧太少，必不能辦到。凡出一令，而僅託空言者，不出可也。

統領老湘營劉鎮松山稟，遵批前進追擊擒逆，由

擒逆大股逼近湖團，該軍甫經出隊，卽行颺去，殊可憤恨。刻下該鎮旣已全部拔動，作爲游擊之師，應卽尾追緊躡，期於力戰數次，獨當一路，不必依傍他軍以成功。度該鎮之才力，足以辦此。會商進剿之說，不過使彼此聲勢聯絡，使該逆有所牽制，而我得專力一方。至於臨敵應變，則非他人之所能爲力也。大抵打仗貴於自立，不可存借助將伯之心，使弁勇稍生怠忽。謀事貴於謙下，須常存廣詢求助之心，使他軍樂於親附。二者看似相反，實則相成，均不可少。至囑至囑。

老湘營劉鎮松山稟，報勦敗巨股擒匪，大獲勝仗，由

曹縣之役，該軍初次與擒相遇，鏖戰終日，卒以穩慎獲勝，力遏凶鋒，欣慰無已。本部堂圍賊擒匪長處在馬隊，四面包圍，騎賊好用大刀長棒，步賊好冒煙衝突。然終以未能目親，恐致隔膜。今該軍經此大戰之後，於賊之所短所長，自必一一了然。究竟擒衆伎倆在粵匪諸僞王中，於何酋最爲相似？官軍宜以何法制之？仰熟思稟復。

候選訓導計棠稟呈豫中採訪記略，摺

該員去汴已久，於豫中風土人情，當已洞悉。各處圩寨如何

而後可以禦賊。如何而後可與官軍相安。本部堂前次發去之批，是否接到。稟中一字不題，而忽發此題外之論，洋人之患，此天所爲，實非一手一足所能補救。本部堂分內之事，現在專重在勦辦捻匪。但使捻匪之凶鋒少減一分，卽爲朝廷釋一分之憂勞。該員分內之事，現在專重查辦民圩，但使兵民疑團稍釋一分，卽爲本部堂寬一分之責任。此外，非分內而又萬難做到之事，不必多管。成大事者多在銖積寸累上用功，如股浩呂頤浩輩，志非不大，其究何嘗有分寸之補。該員若專事高掌遠矚，竊恐一無所成也。采訪記略摺存閱。

臨淮營務處張編修錫嶸呈明撥募三百名，令左營正幫辦張德修帶往滄北九灣等處彈壓由。

抽撥防兵，鎮壓民圩，免爲賦所迫脅，用意亦厚。惟三百人太單，不足以禦寇氛。本部堂向不肯抽撥零隊，恐其無益於彼，有損於此也。以後仍須審慎，頃沈錫瑾至此言及該軍哨官什長勇夫，每日均僅發錢百文，半年以後，仍准找領全數，弁勇頗有怨言。又稱臨淮銀價有時可換至一千四百以外，而該軍概以一千三百文合算，人有不服等語。查勇丁惟利是視，朝三暮四，數本相等，而衆狙皆怒，此人之常情。至以錢扣銀，縱使便於市價，人猶疑之，況少減毫末乎。沈錫瑾係被屏斥之人，未必可信。此二事實情，何如應否酌改，仰一陳及。

盛字營周鎮盛波稟回稟就近發餉，及全軍拔隊赴豫勦

賊由

數月以來，該鎮攜行隊二千餘人擊賊，雖數次獲勝，而該逆究未大受懲創者，未嘗非人數太多之故。此次回稟將月餉趕放，全部悉拔，以行期與此賊縱橫馳逐，兵力既厚，各將士膽氣更壯，卽該鎮亦無內顧之憂。從前鮑軍門、近日劉軍門，皆不肯分兵，行則全部俱行，戰則全部俱戰，爲賊所畏，總由大力盤旋，不僅出零隊，剪尾股，小吹小打而已。該軍旣作游擊之師，自後須奇正并用，正則排開大隊，苦戰竟日之類是也；奇則黑夜劫營，專截輜重之類是也。望好謀而善用之。

盛字營周鎮盛波稟奉到諭賜白玉翎管各件，懇附片具奏，代謝天恩由。

來稟已悉，御賞翎管搬指等物，業經祇領分藏，該鎮係實缺人員，自應具摺率同胞弟謝恩，候卽代辦陳遞。嗣後該鎮兄弟受恩愈渥，報稱愈難。益當飭厲戎行，力圖滅賊。公則紓朝廷之憂患，私則保昆季之勳名。本部堂於該鎮實有厚望。乃近聞各處輿論，於該軍不免微有閒言。二月間，賊由睢州東竄，該軍會由睢西至杞縣，聞賊將至，仍卽折回，未與賊迎戰。言該鎮有家眷住歸德城內，都司高琢家欲入該軍者，皆賂高琢以進，故該軍頗染豫兵習氣。三月內，該鎮赴東省勦賊，當二十四五，賊氛逼近歸德之時，營內有婦女數十人，皆蘇常裝飾，由西北兩門冒雨入城，見者深以爲異。又其時附郭東西時見邊馬，適該鎮新招馬勇中有孫姓者。

日與四五人躍馬出城，不著號衣，因此鄉民間有謂馬勇冒賊者。又聞該鎮由山東回歸德，途經劉家口，該寨不肯開門，遂將該寨之人責打，聞者亦遂譁然。四月初旬，賊歸德境內，該軍拔營赴毫，不救歸德之急，宋人怨之。如此之類，雖係傳聞之詞，未可盡信，然亦未必盡出無因。本部堂實用憂慮一則以豫中兵民仇隙已久，全賴該鎮等以節制之師，推示大信，使民間漸釋疑團，聯為一氣。若該鎮等染豫軍積習，則以後更有何人挽回風氣！一則以淮勇各軍，經李爵署部堂與各統領經營數年之力，始成今日規模，始成今日紀律。斷不可令絕好之聲名，因數事而貽人口實。履霜堅冰，不可不慎。該鎮兄弟能謀善戰，治軍嚴明，久為豫人所欽服。仰將以上各節查明，如實有其事，即行懲儆更改。不特該鎮兄弟自保令名，即與本部堂曉諭圩寨之告示，亦不違背。與李爵部堂訓練淮軍之苦心，亦不辜負矣。仍仰逐層稟復。

統領老湘全軍劉鎮松山，統領星字吉中豫字營朱牧式，雲稟軍抵王家後林，遇賊接仗獲勝，由

王家林之捷，昨於該鎮等初六日稟內批令補具備案。今此稟已到，即無庸再具矣。該鎮等軍長處全在穩持穩擊，隊伍不亂，鎗礮不斷，故能制此悍賊。從此由穩而加之以猛，隊伍不僅整於排立之時，而并能整於追逐之時，當更可立偉績也。我軍長矛與賊矛對刺對撥時，究竟能勝賊矛否？便中再一稟復。

壽春鎮徐鎮稟標兵別除舊習，可期振作等情。

本部堂治軍多年，所誦諄教士卒者，祇有四事：曰戒騷擾，戒煙賭，操隊伍，操鎗礮。教文武官員祇有二字：曰勤，曰廉。該鎮正派慈祥，若能守定此數端，必可正綠營之風俗也。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請添馬隊，并親兵步勇，由

各軍馬隊皆不能與賊交手，惟貴軍門臨陣體察，自出機杼，所練馬隊，可與捻逆回合鏖戰。據稱迭次奪獲賊馬，足敷一營之用，既可刻日成軍，應准即添一營，派張佩之管帶，以資勦辦。其口糧，由徐州糧臺照章給發。以成軍後，奉批之日起支。至陸軍親兵三哨，應行酌減。前接李爵署部堂來函云：餉項支絀，各軍若添步隊，一概不宜允准。若請添馬隊，亦須裁減步軍之額，騰出馬軍之餉。近又接一函云：湘鄂兩省鹽釐大為減色，戶部催加鹽課，并索鹽釐峻詞詰責，餉源愈絀。各等語。又接湖南來文所撥靈軍月餉二萬五千兩，湘鹽局竟無銀可以應撥解付，是各軍不能再增步兵，餉項實限之也。惟貴軍門好養絕人之技，敢死之士，古來名將，亦往往精選帳下健兒，以備緩急。張勝琦等兩隊，其中當不乏壯士，此等亦少而見珍，應請挑留數十人，常置左右，其餘或撥補各營假汰之缺，或竟行遣去。查刊本營制職統至萬人者，每月加銀三百兩，加夫三十名，貴軍門應按月支領，以為畜養健兒之用。候飭徐州糧臺知照。

盛字營周鎮盛波稟任賴股匪西竄，我軍攔頭截擊獲勝，由

該軍一敗半逆於白龍王廟再敗任賴等逆於磨庄九皆以少敵衆力挫凶鋒遂紆皖中之禍可勝嘉慰自四月初該軍由曹回宋本部堂以相去太遠不復遙制該鎮自爲進止惟未救歸德之急不滿宋人之望此外則或追此股或勦彼股遲速往返多合機宜如任賴尚在沙河以東應即乘此聲勢盡力追勦如業已渡沙渡淮而南則該軍不必遠追頃劉軍門潘臬司等軍辦沙河之防扼賊不得北竄該軍七月應予休息亦須在沙河東岸會防也

臨淮營務處張編修錫嶸呈明敬字營擬支發餉項條規繕摺呈鑒由

平日雖僅發百錢而隨時結算清給找領不惟不俟半年且無踰月此斷無致怨之理惟銀價餘出些須另歸中餘簿爲本營辦公之用議定按月發銀而假期內仍僅發百文此二者當爲疑之所由生怨之所自起貴編修有營務之責臨淮糧臺每月有議作銀錢價值之稟由本部堂批准飭行各營遵照該軍以銀作錢應即按照稟定批准之數核算糧臺門外懸一牌營門外懸一牌下月議價之後乃換上月之牌自足取信於人申餘之簿決不可立另摺擬議各條均屬詳細惟裁曠一節本部堂向例於各營遣撤之時酌量該軍立營之久暫人數之多寡批令總繳裁曠若干或令繳出或在欠餉內畫扣爲數并不甚多均係屆時定議不於未經撤營之前零星呈報動撥此項款餉或存或用概由貴編修主政辦理本部堂此時不與聞也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防河事宜俟抵周口與潘張二軍通力合作由

防守沙河之策從前無以此議相告者貴軍門創建之本部堂主持之凡發一謀舉一事必有風波磨折必有浮議搖撼從前水師之設創議於江忠烈公安慶之圍創議於胡文忠公其後本部堂辦水師一敗於靖江再敗於湖口將弁皆願去水而就陸堅忍維持而後再振安慶未合圍之際祁門危急黃德糜爛稟議撤安慶之圍援彼二處堅忍力爭而後有濟至金陵百里之城孤軍合圍羣議皆恐蹈和張之覆轍即本部堂亦不以爲然厥後堅忍支撐竟以地道成功可見天下事果能堅忍不懈總可有志竟成辦擒之法馬隊即不得力防河亦屬善策但須以堅忍持之假如初次不能辦成或辦成之後一處疏防賊仍竄過沙河以北開歸陳徐之民必怨其不能屏蔽中外必譏其既不能戰又不能防無論何等風波何等浮議本部堂當一力承擔不與建議者相干即有咎豫兵不應株守一隅者亦當一力承擔不與豫撫部院相干此本部堂之貴乎堅忍也游擊雖勞而易見功效易收名譽防河雖勞而功不甚顯名亦稍減統勁旅者不屑爲之且泚地太長其中必有極難之處貴軍門當爲其無名者爲其極難者又況僚屬之中未必人人諒此苦衷識此遠謀難保不有一二違言貴軍門當勤勤懇懇譬如自家私事一般求人相助央人竭力久之人人皆將鑒其誠而服其智迨至防務辦成則又讓他軍接防而自帶

銘軍游擊，人必更欽其量矣！此貴軍門之貴乎堅忍也！若甫受磨折，或聞浮言，卽意沮而思變計，則掘井不及泉而止者，改掘數井，亦不見泉矣，願與貴軍門共勉之！

盛字營周鎮盛波稟，遵批確查各情，由：

該鎮今年二月聞賊犯東省之信，拔隊赴杞，迎勦張牛等逆，旋由蘭考一帶奔竄，尾股距杞不遠，該軍抵杞後，縱不能迎擊大隊，亦當略停二三日，派兵追其餘黨，始足以塞杞人之望。乃該鎮一聞賊蹤離杞，旋即退回，當時該軍尙無城武荷澤之戰，故未能取信於人，本部堂所聞輿論，卽係指此次而言，非指三月十二任賴股匪由周口回竄一次也。迨張牛一股二十七日與該軍接仗後，四月初至十三四日，在單縣碭山虞城盤踞十餘日，去宋近而後，去毫遠。該鎮初二日自宋赴毫，正歸德喫緊之時，何謂旬後方有警信？其時任賴股匪由碭蕭睢甯宿桃，以趨泗州，亦并未入毫也。馬勇冒賊卽指陳明昇之勇而言，當賊氛密邇歸德之時，該營雖尙未呈冊驗點名，而各勇已自稱爲周軍矣。都司高琢，旣係職官，又租其屋，何得謂井無名目受賄卽無實據，然其人之向爲宋人所鄙，已可概見！攜帶家眷，雖非該鎮所爲，而出自左營官周提督壽昌，實屬有違紀律，應將周壽昌摘去頂戴，姑免參辦，以示薄懲！淮軍聲名久爲蘇豫皖齊等省所稱，該鎮等兢業維持，猶恐不能暨人之望，若似此不加警惕，始則漸鬆漸懈，繼則怙過飾非，以一軍之紀律日疏，連累諸軍之聲名皆壞，不特本部堂所不許，亦衆

論所不容也。茲再苦口勸誡，望該鎮反躬內省，毋護前失，與諸將共相勉勵，改過不吝，卽是一大善矣！

盛字營周鎮盛波稟，蕭縣令吳士鑑前稟盛軍爬城滋鬧一案，遵批查覆，由：

來廣申覆各情，本部堂查閱吳令原稟，詳加察核。如吳令所稱該鎮飭備米麵之文，係初六投遞，而填初五日期，該鎮則云初五派員投遞不收，初六再遞，始肯收納。該鎮所稟，自係實情。當初五日該軍勇丁赴城倉猝之間，吳令一味疑慮，不肯開城，故不知該鎮已備公文也。該營什長王從善被搶一節，吳令稟稱訊據王從善供稱：銀兩洋鎊已交伊母收藏，並無被搶情事。取結附卷釋令回營。該鎮則云：迄今從善未回，王從善旣係蕭縣人，自係在家逗留，毫無疑義。如果銀兩被搶，反遭吳令禁押，至今豈有事隔四十餘日，該鎮忍耐不問，直至此次飭查始云是否釋放，尙候移詢。此理所不可信者也。米麵萬斤，牛車十輛，吳令所稟與該鎮所覆相符。至所稱備夫二百名，牛車四十輛，均係一時爭論之言，並無其事，不足置辯。委員勒索程儀一節，吳令稟稱鄭從九勒銀十八兩，張守備勒銀十四兩，該鎮則稱找回購糧尾銀數目相近，究竟是一是二，必應澈底根究。吳令藉差科派車輛一節，該鎮但稱鄉民來營申訴，究竟有無呈詞證據，亦應切實查訊，仰候札飭徐防營務處李道傳集確查稟復核奪。至近來軍行所到之處，東豫州縣往往閉門絕市，牧令避不見面，將弁深以爲苦，江南不可更染

此風吳令久留該營，云因瘵發，臥斷不可信。其云吸食洋煙，當非無因。候咨督撫三院，飭司即將吳令撤委，赴徐聽候查訊。該鎮亦飭委員鄭國紳赴徐聽候查訊。

委辦宿州查圩事務張牧雲吉稟：詣查各圩，沿途阻水延滯緣由。

今年水勢過大，淮南北幾成澤國，圩寨傾塌者，何可勝數。亂後子黎，遭此災厄，自顧不暇，何暇修築圩牆？自未可催督過急。所幸賊氛稍遠，尙可從容以圖。歸併圩寨，已是查圩第二義。凡圩戶至一二百戶者，卽難驅併，蓋安土重遷人之常情。不如更易其圩長而教導之。圩長之抗傲不遵，情節較重者，枷之責之，尤重者，殺之！本部堂查圩之始，其意專重在訪拏積匪，多殺數人，便足以靖根株而消反側。該牧查辦圩務，不爲不久，而誅戮僅及十人，此威信之所以不立也。若欲平毀圩寨，興衆動兵，則二百人不足以濟事。若搜拏積匪，則二十人已自餘。且各圩團民亦可號召，事畢之後，酌予賞錢。本部堂原所不惜，蒙城亳州各員，多用此法以集事。觀該牧歷次來稟，於查匪一事，似尙未得要領。豈姑息以邀譽乎？抑才不足以勝任乎？卽如稟中所稱拏獲窩匪之魏廣春、魏三科等，何以不殺？魏慶洪、李昌林等，何以不革革之？而該圩長猶從中作梗，拏而殺之可也。蓋殺數壞人而保全一圩，則其事易。因圩中有數壞人，而遂欲平圩犯衆人之所不欲，則其事難也。現在既無可撥之營頭，亦無餉項，可以再募勇丁，所請添募二百營之處，礙

難允行。

老湘營劉鎮松山稟請：另擇便地駐歇，及探報賊情，由本部堂初次防河之議，本令該兩軍駐於賈魯河沙河之東岸，分防一段，約長四十里等語。十九日檄行後，又慮該軍分防不便，是夜復有一批，如該二軍現在距河已遠，不能拆回，抑或慮分定一段之後，將來不能抽出游擊，則不管防河之事，亦可隨即印發在案。不知已接到否？現在朱仙鎮以上河工，豫軍辦理，尙未就緒。朱仙鎮以下隄牆，雖已粗成，尙未分段置守。而任賴張牛各匪相逼而來，志在東竄。頃檄銘鼎兩軍由中牟尉氏迎頭堵截，日來尙未接到劉軍門潘臬司函稟，不知行抵何處，亦不知會否見仗。果能遏其東竄之路否？劉臬司楊鎮兩軍十二至許州，該兩軍擬由鄭縣至襄城，計與劉楊相隔不遠。若賊已西竄，該四軍不必力追，恐挺而走險，反以速其東竄之謀。一過汴梁以東，各軍皆在西路，尾追不及，大局恐又全壞矣。此時賈魯河之防，自張市扶溝以下，水勢尙深，頗覺可恃。惟張市以上，直至汴梁以北，處處可慮。一月之內，淮軍、湘軍、豫軍，均須抵防此段，爲屏蔽東路之計。應俟河防辦理穩固，確有把握，再行分道窮追。張市扶溝以西，稍遠者爲長葛，爲洧川，爲許州，最近者爲鄆陵，爲尉氏。該兩軍應在葛洧許州一帶扼駐，卽以少資休息。朱仙鎮汴梁之西，稍遠者爲鄭州。爲二鄭中間之郭店，最近者爲中牟。劉楊二軍應在郭店鄭州一帶扼駐，俟賊西去已遠，該四軍再定進止。防河之事，該鎮不必管矣。

張鎮養病魯山，未卽來營，仰錄此批，與之一閱，仍事事函商而行，并與劉軍門、潘臬司、劉襄辦、楊鎮，常常函商。聞豫軍宋鎮謀勇俱優，該鎮與之共事已久，亦可錄批與之熟商也。

義甯州釐卡委員朱令寬成稟公暇得與陳守寶篋、篋生復等讀書論古，藉資切劇等情。

該員在卡照常辦事，又得陳守李生等讀書論古，問學日新，至以爲慰。蘭生幽徑，不以無人而不芳。本無所待於外，而德無久孤之理。玉無終闕之輝，亦會有賞音也。本部堂六月十五日由濟甯水路東下，八月初九始抵周家口。患病旬餘，現請假一月調理矣。

襄辦軍務劉臬司秉璋函報：任賴張牛似將合併東犯等情。

昨據許州稟報言，該軍抵州後，十二日任賴股匪，聞知官兵已至，卽由石固向禹州西走。又接劉鎮松山來稟言：湘軍已抵郟縣，據探任賴各逆在襄城以北，張牛兩逆在禹州東北，擬卽由襄城進勦。計該軍與劉張相隔不遠，當可一收夾擊之效。惟該逆此次志在東竄，前檄銘鼎兩軍由中牟尉氏迎頭堵截。日來尙未接到劉軍門潘臬司函稟，不知行抵何處，亦不知曾否見仗。果能扼其東竄之路，否刻下賈魯河之防，自張市以下水勢較深，尙覺可恃。張市以上水勢甚淺，朱仙鎮以北豫軍興辦尙未就緒，處處可慮。一月之內，各軍當以全力扼此一段。賊已西竄，該兩軍與湘軍

均不必力追，恐挺而走險，反以速其東竄之謀。一過汴梁以東，各軍皆在西路尾追不及，大局又全壞矣。頃已飭令劉張二湘軍，卽在長葛、滄州、許州一帶扼駐，暫顧張市、扶溝、鄆陵、尉氏以西，該兩軍應卽在鄭州及二鄭中間之郭店等處扼駐，暫顧朱仙鎮、汴梁、中牟以西，均爲屏蔽東路之計。俟河防辦理穩固，確有把握，再飭各軍分道追勦，仰與楊鎮商酌而行，并常常與劉軍門潘臬司及劉張二鎮互通消息，使彼此知軍行所在。豫軍宋鎮行仗甚爲出力，亦須一律聯絡也。

候選訓導計業、毛印堂、候選直隸州州判寶鉅、稟擬查辦圩寨章程二十一條，開摺呈鑒由。

河南圩寨修築已及十年，各寨章程行之已久，未必盡皆不善。各寨人心間有不同，而其願保身家性命則人人皆有此心。苟可固守，斷無不竭力死守者。苟其力不能堅守，則雖會同中丞下一督率之札，多發委員，頒一極密之章程，而其不能守如故也。卽嚴定州縣之處分，而其境內有可破之寨如故也。彼人丁單弱，財力貧薄之寨，卽委各員能一一使之富強哉？另摺所陳如選寨長聯絡各寨，已革寨長不准把持圩務，收糧入圩，禁止抗官，編造戶冊等條，本部堂四條告示中業已言之，凡能言者未必能行。如第一條正寨長須擇端方廉幹，素負一方之望者，此種人卽極不易得。此處一差，著著皆錯。本部堂不肯通飭辦團，所慮首在於此。該員等若覺寨長處處皆有賢者，仰卽自揀一二縣。本部堂札派該

員等前往經理試行，果有效否？若六十餘州縣皆派委員，必致物議沸騰，斷不可行也！

統領銘軍劉軍門銘傳，統領鼎軍潘臬司鼎新稟：賊毀長橋，竄逸東境等情。

中牟縣十五六兩次來稟，賊於十五日未申之間，已至中牟城下。十六日黎明，大股始由城外經過。本部堂初八之檄，令該兩軍赴中牟尉氏攔勦，據稱擬於十七日赴中牟，是自覺本管汛地，尚可無虞。若於十四日由汴回防之時，即赴中牟堵勦，大局或不致決裂。縱不能遏之使西，但能扼駐一日，劉楊趕到，即可痛打一仗。此處稍失機宜，實爲可惜！惟兩軍汛地太長，不能不時回顧，是可亮也。本部堂於貴軍門初次批牘，即慮有無數波折，未必能一次辦成。然終始堅持此議，如果將來該逆回竄，仍須防守此河，斷不因難而中輟，亦不因浮言而變計，尙勉圖之！

委辦宿州查圩事務張牧雲吉稟：拏獲擒目高繼周等，訊明正法由。

正法竄竄周等三犯，辦理漸覺認真，稍爲一慰。蒙宿情勢雖有不同，而本部堂所辦係拏勾擒匪之徒，并未翻苗逆之舊案。即蒙城正法各犯，據桂令等節次稟報，口供亦皆當擒屬實，非以其從苗而殺之也。總之查牙之意，祇分良莠，不問苗擒。甘心爲莠者，雖概未從苗，亦在所必誅。洗心向善者，雖曾經從苗從擒，亦在所必釋。該員節次嚴飭之後，甫經振作，遽欲預爲宿人請命，以邀慈

惠之名，而爲節勞之地，殊屬誤會題旨！本部堂并非好殺人者，辦理之認真與否，自有輿論可訪，非計殺人之數，以較優劣也。

